出版前言

Saint Augustine

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 年）是古罗马帝国晚期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体系讨论了当时最重要的神学和哲学问题，其著作堪称神学百科全书。

随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思想源流的梳理，奥古斯丁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观点或理论，与后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现代思想中一些核心理念之间的关系，逐渐引起学界和读书界的重视。了解西方学术思想流变、历史传承，奥古斯丁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本书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奥古斯丁的文学传记。

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家庭并不富裕，但还是为他提供了北非最好的教育，送他到本地区最大的城市迦太基去，在那里学习修辞学。奥古斯丁早年信仰摩尼教，384 年前往曾为罗马帝国首都的米兰任修辞学教师，在那里他接受了有名的大主教安布罗修的洗礼，皈依了基督教。两年后他回到北非，不久便在教会获得了高级职位。396 年他被按立为非洲希波城的主教。从此，就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了教会的事务以及反对异端的斗争。430 年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他死于此城。在此期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说，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主要有《上帝之城》《忏悔录》《三位一体》等。在他死后的 1600 多年间，他的思想不断给后代的思想者带来启发，影响甚至远远超出基督教的范围，成

为普世思想的财富。

奥古斯丁的父亲是很有地位的异教徒，财产不多，为人懒散偷安，贪恋世俗，直到临终的时候才信奉基督教。他的母亲却是个忠诚的基督徒，很关心儿子的前程，他受母亲的影响很深。人们常常拿他父母双方的禀性，来解释奥古斯丁复杂的个性："奥古斯丁……既好色，同时也很属灵；他被世界所吸引，然而也潜心于智识的生活；他一方面屈从于友谊，然而另一方面又能断然放下。他是放纵与节制、想象与理性、神秘主义与逻辑论辩的混合体。"

事实上，没有哪种简单的说法可以对奥古斯丁作出诠释。但是，我们却可以抱持"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的态度，藉由文学丰富的表现力来了解奥古斯丁追寻真理的一生和著述，以及这位时代巨子的人格魅力。

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哲学与神学合于一流，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独尊至圣的意识形态。本书作者因此选择了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笔调，生动地描绘奥古斯丁哲学思辨的青年、勇于护教的中年和鞠躬尽瘁的晚年，为读者还原公元四、五世纪古罗马帝国走向衰落时历史情景和宗教面貌，也有助于读者体会理解奥古斯丁生活的那个世界及其思想背景。

目录 Contents

1
❶ 出走罗马

噢，主啊！母亲是那么痛彻心肺地祈求你不要让我走。可是因着你奥秘的计划，你不按她当时所求的给她，好叫她能从你得着她一直想要的。

15
❷ 误入歧途

我也想相信摩尼教的教义，可是有太多地方渐渐无法苟同。他们认为“善”是被动无能的，任凭“恶”猖獗蔓延。果真如此，这样发展下去的最终地步会是如何呢？

31
❸ 渴求真知

我真不想责备自己的灵魂，宁愿怪那“潜藏在我里面，却不是我”的那个东西。噢！全能神啊！那时我宁可

胜过你而进入毁灭，也不愿你胜过我而让我得救。

41
❹ 主教风范
安波罗修的确是极为出色的讲员。他把我们当作受过教育的人，讲道的风格很精致，还不时提到柏拉图、普罗提诺及西塞罗……他的演辩技巧实在好到无懈可击！

55
❺ 平定风波
无比的领袖魅力与政治直觉，坚定的信心加上勤勉好学，安波罗修主教的影响力上及皇帝、文武百官，下达平民百姓；充满深度的证道辞也深深吸引着奥古斯丁……

65
❻ 决志信主
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了。就在我读到经句结束的地方，立刻察觉有股什么涌入心里，好像是一股全然明了的光亮照进去，所有出于怀疑的阴郁，全部一扫而空。

79
❼ 安静清修
奥古斯丁的诸多作品反映出，他在基督教的信仰架构中探寻各样哲学问题。而《独语录》更令人大开眼界，因为未曾见过哪一位作者，如此赤裸裸地揭露自己理性与灵魂的对辩。

91
❽ 母亲之死
在迦太基，我抛下她一个人，可是她从来不曾抛弃我。在她生病时，甚至感谢神赐给她一位忠心又关怀她的

儿子。我何曾做过哪件事，比得上她对我的爱和为我作的祷告？

101
⑨ 重返北非
神还会用你带领更多人归向他，奥古斯丁！用你的口才和文笔来对抗摩尼教。或许，神带领你回到这里，就是要你拯救那些盲从邪说的无知之人。

109
⑩ 神职之途
“教义问答”课的学生人数增加得很快，主教有时还得把奥古斯丁藏起来，免得被私下挖角，多纳徒派和摩尼教也都开始提防这张新面孔……

119
⑪ 转化北非
到后来，奥古斯丁的修道院晋身为神学院，训练出许多敬虔又有力的主教。他们带着广博的世界观，散布各省各区事奉基督，这是以往北非的属灵领袖一直做不到的。

127
⑫ 牧会风云
为什么我在你面前重新数算这些事？当然不是要让你透过我来知道这些事，却是要用这些事来激起我自己，以及读者对你的爱，好让我们说：“伟大的主，他的伟大配得歌颂！”

137
⑬ 内忧外患
奥古斯丁不断提醒正统教会中报复心强的教徒，教会应作为表明神的教导与恩典的工具，而非报复的工具。一

如过往，他自己设计出一套方法来教育希坡的多纳徒派会众。

147
⑭ 修院纪律
奥古斯丁在教导时，深知对神和他的子民有一份极大的责任。他知道必须引导他的会众走向永生。神已将他们的灵魂交给他照顾，想到这样的托付，他就敬畏而战栗……

159
⑮ 反扑势力
奥古斯丁站在远处，看着多纳徒派这支威风凛凛的队伍。他穿的还是那件简单的黑袍子，走在迦太基的街上，一点也不起眼。然而，在他冷静的凝视中，反映出不寻常的决心。

169
⑯ 政教纷争
罗马帝国沦陷一事不仅震动全境，更是让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怀疑与害怕的洪流冲击之中。会众屏息凝神地听奥古斯丁讲道，好像每一个字都与他们的呼吸扣合在一起。

181
⑰ 教义辩证
整个北非只有无奈地等待情势改变时，奥古斯丁却没闲着，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文字反驳战。他写了许多反驳伯拉纠派的简册，大量散发至罗马全境。

193
⑱ 服事终点
他年迈的双眼闪烁着泪水，会众每一张脸清晰地映

目录

在脑海中。他们想都没想过，奥古斯丁居然会有不是希坡主教的时候；当他们还是婴孩时，他就为他们施洗过了。

203
⑲ **属天之城**
靠着神的帮助，我现在可以搁下写这本巨书的义务了。让那些认为我说得还不够或说得太多的人，都能原谅我，也让那些认为我说得不多也不少的人，能和我一起来感谢神。阿门！

目录

1

出走罗马

噢，主啊！母亲是那么痛彻心肺地祈求你不要让我走。可是因着你奥秘的计划，你不按她当时所求的给她，好叫她能从你得着她一直想要的。

"无论如何，你绝不可以把我们之间的约定告诉我母亲。"奥古斯丁一边说，一边把一小包银钱交给了客栈老板。

老板的黑眼珠里闪过一丝贪婪的光芒，但他随即深深地一鞠躬，附和说："年轻的夫子啊，当然、当然！"

奥古斯丁向他点了点头告别，在这拥挤的房门口稍停了一下。他从厚厚的门帘后往院子里看，心里很担心："看来妈妈的午祷还没结束。"和母亲蒙妮卡（Monica）共进晚餐前，他还有些事必须先跟那艘船的船长谈定。北非浓郁的花香和午后的炎热向来把他烤得昏昏欲睡，这会儿反倒提醒他时间紧迫，令他更焦虑了。

"果然，她还在那儿祷告！"母亲跪在橄榄树荫下，孤高的头低垂在她最喜爱的蓝色面纱下，双唇默默地颤动。在那迫切的祷告中，一滴眼泪沿颊缓缓流下。不知是几千几百次了，一股深深的罪恶感像黑死病般笼罩着奥古斯丁。然而，看到她这么专注迫切地祷告，他却感到万分庆幸。奥古斯丁知道他母亲正在向神祷告，希望他能留在北非。看来这整个下午她都会祷告个不停。

奥古斯丁悄悄地穿过门厅，走出客栈前门，踏入一片耀眼的阳光中。他匆匆往迦太基（Carthage 译注：奥古斯丁最初教学地）的圆形大海港走去，在那儿有艘船不久就要载他远离那一群幼稚、吵闹的学生，远离一份要扼杀他天分的乡下教职，远离一个难以满足他求知饥渴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远离他的妈妈。因为

从他一生下来，母亲就不停在他人生的每一步路上，用她那顽固又火热的基督信仰来管教他。

“第一丝曙光出现时，我们就出发前往意大利。”黝黑结实的船长喉咙深处吐出低沉的土话勃勃语（Berber，译注：北非方言泛称），问：“就你们三个人？”

“没错，”奥古斯丁说：“我自己、我的女人，还有我那快7岁的儿子。”说到这，他的声音不禁流露出骄傲。就像他儿子名字的意思，阿弟（Adeodatus）是神所赐的。

“很好。我可不会让小婴孩上船的。恐怕船还没离港，小家伙就在嚎哭中给热死了。”船长一把抓走奥古斯丁手上的钱，塞进粗劣的小帽下。“我把丑话说前头，黎明之前你还没有上船的话，我们会开船不等你的。”

船长看多了这些北非芝麻官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些人满口拉丁文，受的是古典式教育，却不满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一心只想前往意大利，向往那儿的风采，总觉得罗马帝国西半部各大城市正等着欢迎他们去。这位年轻的教师竟然只给他这么一点酬金，却不想想他自己是多惹人注意的摩尼教徒（Manichae-anism），他的激进派思想使得他和家人在迦太基再待下去的话，多少会有危险。“年轻的笨蛋！”船长心里暗骂，往油灯烟熏的酒店泥地呸了口浓痰。

“我们会到的，”奥古斯丁坚定地说，“坦白说，你这艘破船根本不值这离谱的价码。”他眼眨也不眨，冷冷瞪着船长。

船长开始坐立不安，慌忙地吞下一大口酒，嘟囔着脏话说：“能准时到就好！”他那怀着恶意却又不得不佩服的眼光盯着奥古斯丁挤过这难闻又拥挤的房间，消逝在狭窄肮脏的街道上。

“你母亲还在祷告。”奥古斯丁回到客栈时，情人对他说。

“很好！”奥古斯丁回答说，“出发的事都办妥了。”

“我也把该带的都预备好了，”她恭敬地向他鞠个躬。顿了口气，一缕夕照轻抚着她乌黑亮丽的头发。“按着你的意思，我没对孩子说。可是，他知道有些事正在暗中进行。”

奥古斯丁先露齿一笑，随即又是一副痛苦的表情。“当然啦，阿弟一定会感觉到的，就像他奶奶一样精。我妈要是没跟着我们到这里来，那该多好！这回她八成知道出毛病了。我真希望她没做什么异梦，没发现我们的秘密计划。”母亲偶尔会做关于家中成员的异梦，梦里她能很准确地看到他们的秘密，甚至未来。“吃饭前我会先和阿弟说，免得他心中的怀疑脱口而出，让妈知道了。”他知道儿子会在几条街外的市集那儿玩，前几回他们去参观圣居普良教堂（chapel of Saint Cyprian）及那附近的海边时，他就和一些男孩玩在一块。奥古斯丁轻抚情人瘦削褐黄的脸颊，去找阿弟了。

她看着他宽阔、结实、高大的身影大踏步而去。自他俩十多岁在一起以来，她一直对奥古斯丁忠实不移。她非常宠爱他俩的儿子，也教导他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在奥古斯丁所有书信记录中，我们找不到她叫什么名字。情人的社会身分很低，她自知，鲜有男人会把情人留在身边一辈子的，不过至少眼前他还愿意带她同往意大利，否则也不会告诉她这个计划了。

想到这儿，她丰满的唇角不由得露出一抹笑容。或许，等逃离了老太太身边，就算奥古斯丁为了事业野心去娶了某位贵族女儿，他依然会把她这个情人留在身边。无论如何，她会把自己当作温驯的仆婢，先去帮奥古斯丁的母亲预备晚餐。她知道，只要能做，老太太一向坚持亲手准备奥古斯丁的每一餐。身为奥古斯

丁的情人，她知道分寸，也很识相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十二年来，她已懂得“是什么身份唱什么戏”了。

“求求你，奥古斯丁，跟妈回塔迦斯特（Thagaste）好不好？”母亲恳求，“过去待在迦太基（Carthage）的七年当中，你什么也没得着。你看，你的学生拒付学费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你爸在塔迦斯特可是大有地位的人，没有人胆敢这样子轻慢你，况且，你也好帮着弟弟纳威（Navigius）管理爸爸的庄园啊！”

奥古斯丁擦了擦唇角，从妈妈手里递过水盆，慢慢把手洗干净了。“爸的庄园就那么点大，纳威根本不需要我帮忙。你忘了，他的管理才能是我们家最棒的。就算他真的要帮手，也可以找姊姊佩儿（Perpetua）帮忙啊！你可别小看她的能力喔！”奥古斯丁把视线从双手移开，看着妈妈，笑着说：“她全都是从你身上学会的。”

母亲给了他一个不以为然的白眼，想要忽略儿子拍的马屁，可是到头来也只能意兴阑珊地叹一口气。全家也不是只有佩儿一个人从她这儿学会有关人与财产的管理艺术。

“喔，对了，妈，烤羊肉棒极了，而且从不失手。”

“对，奶奶，羊肉好好吃喔！”阿弟附和着。他就像父亲一样，从小学会只要夸赞奶奶的烹饪手艺，做奶奶的就算再严肃，心都会软化下来的。这小家伙打的主意就是下桌回到妈妈身边时，能顺手多拿些甜点带着走。

阿弟果然没失望，奶奶又往他手里放了些最喜欢的蜂蜜蛋糕。他突如其来给奶奶一个拥抱，这可奇了，小家伙平常好动得不得了，向来不肯停下来让人抱一下的。

母亲脸上满是浓浓的笑意。看着这情景，奥古斯丁再次发现，

这么多年了，妈妈的美貌似乎一点也不减当年。“阿弟，别忘了，明早你和你爸要到圣居普良教堂来，和我一起祷告喔！”

“我们会啦！”奥古斯丁匆匆回答，而阿弟早就一溜烟跑去和朋友玩了。

“你如果到罗马去，”她低声说着，“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我的孙子。”她褐色的眼珠黯淡下去，泪水似乎浇息了那火热的神采。

奥古斯丁很不自在地岔开话题：“妈，我还没决定走哪一条路呢！我有两个选择，各有各的优点。”

“什么选择？去罗马还是回塔迦斯特？”

“不是的。妈！”奥古斯丁轻声地坚持着，“是去罗马还是留在迦太基这里；塔迦斯特用不着像我这种教雄辩学（Rhetoric 译注：包括修辞、哲学、逻辑、雄辩政策、公共演说等学问）的老师。”

要怎么说她才会了解呢？故乡塔迦斯特建城已有三百年了，也是大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北非诸省一直是帝国主要的粮食供应地，其农产与运销让许多移居当地的罗马人以及归化入籍的非洲人发了大财，更甭提有多少人靠着它生活安康了。

奥古斯丁的父亲帕崔（Patricius）虽不是特别有钱，却是市议会的成员，负责收税；他的产业不少，在农业区里地位十分突出。奥古斯丁生长于一个靠着罗马的财富而决定一切的小世界里。在这个圈子里，众人推崇的尽是那些塑造数百年罗马文化的雄辩家、思想家、政治家以及军事领袖；他们崇尚罗马食物，追逐罗马的流行时尚，享受罗马的娱乐风潮。彼此生意往来或亲友联络时，他们喜欢用拉丁文，而不是固有的北非方言。

因为与帝国内其他地区贸易往来密切，北非有长达数千里精心设计、细心维护的道路与桥梁系统，使得在任何气候下，货物都可以畅流无碍。更重要的是，罗马军队靠着这些道路来巡逻保护北非的农产基地，更在塔迦斯特以南、沿奥瑞斯山脉（the Aures

Mountains）南麓设立了许多前哨站，使得罗马帝国的势力一路扩及大沙漠的北边。

具备了这么多的优点，奥古斯丁的家乡却始终是个孤立的乡下小社区，深处距地中海六十里之遥的内地，需要好几天的旅程，越过美捷达山脉（the Medjerda Mountains）才能到达。塔迦斯特实在太小了，无法一展学识与雄辩长才。真不知母亲的想法是什么！至少迦太基是个不算太小的港都，紧临地中海，可以直趋帝国的经贸、政治与学术中心；奥古斯丁如果顺服了母亲的压力，回到故乡，也不必奢望在事业上有任何发展了。

母亲的声音打断了他脑海中的思绪："凭你的能力和名气，如果回去的话，你可以把塔迦斯特变成雄辩学中心的。"她斩钉截铁地说。

奥古斯丁摇了摇头，笑着回答："你太高估我的影响力了，妈。而且，我想要教的学生是真正热心好学的学生。我已经受够那些被惯坏的学生，上课不守秩序不说，还会欺负幼小的同学。我听说罗马有许多认真的学生，皆是担任重要官职而一心向学。亚吕皮乌（Alypius）也这么说的，他到罗马已经好几个月了，不仅会见了许多重要人物，在宫廷中也小有名气了。"

在奥古斯丁记忆中，亚吕皮乌一直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和奥古斯丁有亲戚关系，他俩从小就一起在塔迦斯特附近田野中狩猎，一起爬村子附近雄伟的山，书念烦了还一起诓骗老师。年岁稍长后，奥古斯丁甚至还在迦太基教过他，甚至影响亚吕皮乌去接受摩尼教，就是那个极具争议性、扭曲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宗教。如今，他最要好的朋友正在罗马学法律，且在皇家政府内担任要职。他的来信更加深奥古斯丁去意大利一展抱负的决心。

"你要把你一生的方向取决于亚吕皮乌那封吹牛皮的信上？"

"妈，别担心，辛马库（Symmachus）现在是罗马城的提督了。"

"一般人哪敢夸口他有当罗马参议员的朋友？"奥古斯丁心里挺自得意满。辛马库当年曾担任过迦太基的临时地方总督，到任后不久就听说了奥古斯丁这位极优秀的年轻学者，知道他在文学和雄辩学方面的造诣更胜自己。奥古斯丁到了罗马后，如果能和他再续旧好，那他的事业可就要三级跳了。

"说不定他会写封信，把我介绍给他在米兰的表亲安波罗修（Ambrose）呢！"奥古斯丁这么说。

听到有这样的机会，他母亲静了下来，开始沉思奥古斯丁到罗马去，再转往米兰所可能带给他的益处。自从354年生下奥古斯丁以来，她就一直为他祷告。难道经过了漫长的二十九年，如今神要带领他走的，是一条她自己从未考虑过的路？奥古斯丁看着妈妈陷入深思的表情，就知道在他母子俩辩个不停的老问题上，这一次是他占上风了。

米兰是罗马帝国在北意大利全天候交通网的中枢，因为贸易关系，米兰向来繁荣非常。不仅如此，公元4世纪时，来自阿尔卑斯山脉以东及以北的蛮族入侵愈趋严重，米兰也成了战略要地，是军事将领与罗马军团驻扎的地方。到了四世纪后半期，统治西罗马帝国的诸皇在米兰待的时间愈来愈长；到最后，米兰实质上取代罗马而成了皇室中心所在。365年以来，米兰已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人口达到十三至十五万人之间。同时，因为充斥着官僚、军事将领、贵族、商贾、士兵、平民以及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米兰也成为一个权力与财富聚集的城市。这正是有事业野心的年轻人大展宏图的地方。

随着人口迅速的成长，米兰也成了当时正统基督教（译注：天主教或东西正教之辞均为此后才有）的重镇。基督教在此时尚未分裂成东、西两派，东派教会听从康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主教，西派教会听从位在罗马的主教。此时罗马帝国全境的正统教会信徒都是信奉并维护正统信仰的，就是遵行耶稣的生活与训

示，以及使徒的教导，也就是今日新约圣经的内容。

而在此时，教会中最重要的领袖就是这位权力极大的米兰主教安波罗修。他在374年被任命为主教，是罗马帝国境内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不但慎思熟虑、辩才无碍，更是敬虔火热的基督徒。如果奥古斯丁是梦想成为一位有钱又有影响力的学者而前往米兰，那她愿意向神祷告，求神借着他与安波罗修的接触来往，能带领奥古斯丁的信心重回圣经的基要信仰上，放弃他现在信的摩尼教谬论。

"如果这是神的旨意，"她缓缓地说，"我不会不准你去意大利的。神所要祝福你的，我也同样愿你得到。"在母亲爱怜的眼神久久注视下，奥古斯丁全身轻颤，他的两眼也热泪盈眶。

妈妈无言地拍了拍他，开始利落地收拾餐桌。一面收一面大声说出她的盘算："虽然这段旅程颇为艰苦，可是你如果坚持要去，我会陪你一起去的。"她顿了一下又说："虽然我身子骨老了，力气也衰退了，可是阿弟需要我。你那个女人哪配当这孩子的妈呢？她对你也不适合！"

热血冲上奥古斯丁的脸颊，猛地涨得通红，太阳穴也激动得一鼓一鼓的。他觉得羞愧，是因为他信奉的摩尼教要他们追求属灵上的快乐，而不是肉体上的，因此他有时也自省自承不该有情人。可是令奥古斯丁讨厌的是，妈妈从小就唠叨警告他提防女色；更令他反感的是，妈妈时常干涉他管自己家的方式。二十九年啦！我受够了！只要能远远逃离她的啰嗦与干扰，那将会是多么美好！

"妈，我还没决定哪！"他很谨慎地控制声音，免得心中的怒气暴露了，"我的朋友马尔这一、两天也会到这客栈，他正准备去意大利，只等风向对了好开船，到那时我才会决定是否与他同行。"

"他最好别来，免得诱惑你去做傻事！"母亲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

"别担心，妈，他不会来的。"奥古斯丁看着她离去的身影，嘴

角浮起一抹邪恶的笑意。因为根本没有马尔这个人，全是奥古斯丁捏造出来的。

终于上船了！迎着黎明前平静的海风，奥古斯丁深深吸了口大海的空气。“风啊，吹吧！吹吧！带我到那遥远的意大利，带给我生命吧！”

午夜时分他们从客栈偷溜了出来，阿弟靠着船边依偎着爸爸，设法不让自己入睡。想到他们鬼鬼祟祟地穿过漆黑幽静的街道，偷偷摸摸到港口与人会合，将行李装船，这孩子兴奋得很。当他们登船时，船身在薄曦浪潮里起伏不已。阿弟知道奶奶对爸爸企盼已久的这趟行程非常反对，可是，她毕竟是老人家，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恐怕还要再等好几个小时，风势强了，才能够出海，”奥古斯丁说，“你要不要到船舱里和你奶一道儿休息？我们要出港时，我会叫醒你的。”

阿弟摇了摇头。他想亲眼看着这些大事小事发生，尤其是天光渐明，甲板上的事看得更清楚了。船长吆喝着下令，肌肉结实、皮肤古铜的水手们便爬上缆索去调整帆片。这船满载着谷物粮食和乘客，慢慢从甜甜圈状的迦太基港口出海行驶而去，浪潮推涌着船，好似一只温柔的巨手来回推摇。

奥古斯丁轻搂着儿子肩头，忆起12岁那年离开偏僻的家乡前往马道若斯（Madauros）去上学的兴奋，以及后来在迦太基创业初期的沉醉。但是，没有哪一样过往的经验能与此时相比！虽然他有些晕船反胃，但他的意气却像风一样愈趋飞扬。海岸的清风就像他一样，迫不及待要离开北非。不论383年会为他带来什么，这一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是新旅程的开始。“风啊，吹吧！吹

吧！带我到那远方的意大利，带给我生命吧！”

当天色由漆黑转为灰蒙，夜星逐渐隐去，天际的几抹晕红也宣告黎明的到来。船帆开始摆动，风力增强时，帆也给鼓得更加饱满。船长见状心喜，又吆喝一堆命令。船缓慢沿着航道在波浪中颠簸而行，直奔外海而去。

奥古斯丁胜利的眼光转向孩子，阿弟却已困得两眼闭上，仿佛昏迷似的站着睡着了。奥古斯丁轻轻地把他放平在甲板上，拿了自己的外袍给他盖上。

“等下我会试着叫醒你，好让你最后看一眼陆地。”奥古斯丁轻声对熟睡的儿子说，“可是你睡得这么沉，恐怕等你醒过来时，你根本不会记得发生了什么事。”

奥古斯丁将身子伸了伸，因为有些僵硬了。不会吧？岸边那个纤弱却又熟悉的身影，难道……他瞪着眼看，几乎要吓呆了，然后摇了摇头。为什么我的视线会落在这个人身上？海岸边上不也有很多人吗？当那身形直奔海岸的最尽头时，东升的旭阳也投下一抹蓝在那人身上。奥古斯丁嘴里嘟囔着几句脏话，强迫自己不再往岸边看去。他移步到船的另一侧，转而凝望那仿佛向他招手的开阔又平滑的天际线。“来吧，奥古斯丁，奔向自由、出名以及发财之路！奔向意大利吧！”

他再也不曾往回看过一眼。

“说！奥古斯丁上哪儿去了？”蒙妮卡逼问着奉派侍候他儿子一家的怯弱小女仆，“他人在哪里？什么时候走的？他和我孙子说好要到圣居普良教堂和我一起晨祷的。”小女孩双膝一跪，一言不发地趴在地上。奥古斯丁的母亲怒火中烧，见到客栈里每一个仆人，她都大声责问，要他们回答同样的问题。吵了好一会儿，客

栈的主人出现了，央求她冷静下来。

“冷静？冷静？我儿子奥古斯丁一家都不见了！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走的时候你们说过什么没有？”她向来端庄冷静，可是现在却愤怒得像是幼子被人夺走的母熊。

客栈主人从她眼中看到自己大祸临头了。“是的，老夫人，年轻的大子和他全家在昨儿深夜走的时候，健康平安，毫无异状。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去哪儿了，”他毫不结巴地说，“可是，我想我听到小孩子说要去坐船。”

“哪一艘船？叫什么名字？说！”

“老夫人，这我就真的不知道了。他们是把所有行李都带着走的。”他心里想：“他可是很大方地付了我一笔钱，可是我想你是追不上他了，这样你就没法抱怨他付我太多了。嘿嘿！”

二话不说，奥古斯丁的母亲像一阵飓风冲出客栈大门，愤怒加上无止境的哀痛在她内心煎熬。她一边抹着泪流满面的双眼，一边挤往迦太基港口熙熙攘攘的街道，喘着气，询问每一个码头工人。最后，她碰上了那位用接驳船把奥古斯丁、阿弟和情人送上大船的船夫。

“是的，老夫人，我们把他一家送上了扎马（Zama）船长的船。喔，不，老夫人，起风的时候是晚上，他们出发到现在已经有两三个小时了。”

“噢，主啊！求你让风静止吧！就像你在加利利海上行的一样。是你将我的儿子带走的吗？”奥古斯丁的母亲匆忙地沿着航道的岸边往大海奔去，直到她再也无法前进。她累得伏倒在沙滩上。烈阳下好几个小时，她十指插入沙中，痛哭着祷告。“噢，主啊！我不知道奥古斯丁这一去，还会再回到你的身边吗？罗马城到处是偶像、异端、邪说……而他，他一心只想追求知识，他就像是在马蹄下玩耍的小孩，不知身陷险境啊！”

奥古斯丁正在船上饮酒，此刻他终于远远离开了正陷入绝望中的母亲。随着船缓缓地向意大利驶去，他也享受着无垠视野与海上的奇景。他想都没想到，这一次逃离北非，反而把他重新拉回母亲所信奉的神怀里。

多年后，在奥古斯丁的一篇祷文中，他是这么纪念母亲的苦痛与对神坚定的信心：

噢，主啊！她是那么诚挚且痛彻心肺地向你祈求不要让我走。可是你因着你自己奥秘的计划，知道她所求的真正目的为何；你不按她当时所求的给她，好叫她能从你得着她一直真正想要的。风不停地吹拂，鼓着风帆送我们远离。她悲痛逾恒，直到第二天早上仍在那里向你抱怨、生气，你却充耳不闻。她甚喜欢我与她同在，却不知你借着把我从她身边带走，反而要给她更大的喜乐。

2

误入歧途

我也想相信摩尼教的教义，可是有太多地方渐渐无法苟同。他们认为「善」是被动无能的，任凭「恶」猖獗蔓延。果真如此，这样发展下去的最终地步会是如何呢？

奥古斯丁躺在床板上，全身骨头阵阵发痛。翻腾不已的胃使他连呼吸都不可能，更甭提坐起身来了。

情人拿了块湿布，温柔地抚拭他火烫的额头。他却暴躁地说：“别烦我！走开！我宁可自己一个人，也不要一堆蠢材围着我。”

走出去时，她又怜又怨地回头看了他一眼。这段旅程中，奥古斯丁才发现他会晕船，且晕得很厉害。整个海上行程，他都是倒在舱房里晕吐。她和阿弟刚开始也会，但不久就适应了，反能尽情享受地中海美丽的海景，以及甲板上的充沛阳光。她本以为一旦登陆意大利，他就会忘记这段痛苦不堪的记忆，晕船造成的倒胃，使他整个人苍白又虚弱。谁想得到，他又不知染上了什么病，到现在都不能痊愈。真枉费当初付了一大笔钱给北非的一个巫医，只为了搞个保安符。

奥古斯丁的牙齿打颤不已，他努力告诉自己千万要镇定下来。他想到七岁时曾患一场大病，濒临死亡，他求家人为他施洗成为基督徒，免得面对神可怕的审判。可是这念头随着病情的改善，也就淡忘了。如今，这个久病不治所带来的苦痛，远甚于所有想到死亡或死后所带来的不适。生命似乎正在消逝，一切机会似乎也从手中溜过。一想到这些，心中的焦躁远甚发烧所带来的煎熬。“我一定得好起来！非好起来不可！”船上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窗外传来的声音告诉他，企盼已久的罗马已经到了，他巴不

得立刻走到室外，呼吸这城市的空气。

让奥古斯丁心烦的不仅是自己倒在病床上像个废物，更着急的是，他想和一些重要人物会面。这些人不但会介绍学生给他教，而且接触学生有钱的贵族亲戚，也能帮助他雄辩学的事业更上层楼。他可是位聪明绝顶的学者，又有滔滔辩才，然而，此刻却只能躺在床上，呕吐、发抖，就像是……像是……一个生病无用的老女人！虽然同是摩尼教徒的加利欧慷慨接待奥古斯丁一家免费居住，可是咱们这位年轻学者得赶快挣钱了，不然那藏在箱底的老本，就是从父亲那儿分得的家产，就要在还没成名之前给消耗殆尽了。

“就算无所不能的妈妈此刻突然出现在罗马，她也绝不会给我一分一毛钱的。”

奥古斯丁的母亲当初发现儿子误信摩尼教异端后，根本不准他再踏进家中大门一步，后来还是经由主教的劝告，以及她自己在梦中得见异象，知道儿子终究会回归正统信仰，她才重新接纳奥古斯丁的。

奥古斯丁想到自己是怎么逃离迦太基时，脸上不禁露出痛苦的表情。“她因我改变信仰而发的怒气现在可能已稍平息，但是她最恨的就是有人让她中计，说谎骗她……”

一想到这，母亲那张充满自信又坚强的脸孔，再度鲜活地浮现在奥古斯丁的脑海中。她深色的眼珠子一眨也不眨直盯着他，好像在严厉地控诉他。“若是摇摇头就能忘掉母亲，那该有多好！”可是，孩子思念娘亲的泪水却已满眶；他很快地忍住，不许一滴流下。

他自小就怕母亲，因她主见甚强，向来要求孩子听从。可是，母亲温柔的抚揉却在显示她深厚的爱。就算他乱翻橱柜的东西给朋友吃，或是逃学旷课，而被母亲严厉处罚，她的爱还是不变。那父亲呢？他本不是基督徒，是临终才受洗的。父亲非常得意奥古

斯丁的少年老成，所以愿意牺牲自己、拼命工作，提供儿子最好的教育。但是，对奥古斯丁来说，爸爸是严肃冷漠、遥不可及的，只有妈妈的爱使奥古斯丁幼年的生活温馨又多彩多姿。这些童年回忆是这么鲜明，就像他记忆中满山遍野的橄榄树，以及擦亮故乡塔迦斯特每一条街道的金色北非阳光。他能活过这场大病，再见到妈妈或是塔迦斯特一面吗？

就算他努力止住自己怀乡的泪水，脸上依旧有着一抹轻蔑——我堂堂奥古斯丁是什么人，哪会怀念塔迦斯特那鬼地方！

打从354年出生以来，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工作，因此他才会远离老家努米底亚省（Numidia），去谋得一份皇家职缺。塔迦斯特虽是孤立的城市，却是那些原始的山城乡村所不及的。塔迦斯特是罗马人在奥古斯丁出生前约三百年所建。那里的街道规划经过精心设计，输水渠道直通奢华的公共浴室，还有一座像罗马竞技场一样大的圆形大剧场。

这些有助于提升居民健康、居住品质及城市地位的公共设施，是该城有钱人世世代代经营出来的。就像大多数罗马城镇一般，塔迦斯特的建设标准，是以永恒长存为考量〔奥古斯丁的出生地就是今日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拉斯（Souk Ahras）〕。但是，当奥古斯丁来到这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时，该城已是处处残败。有钱的地主依旧住在郊区富裕的庄园，但他们所缴的钱却用来供养野兽及竞技士，这使得当地居民对娱乐需求的追求更甚于居住品质的提升。

“我们不像以往那么繁荣了，”奥古斯丁心想，“蛮族的入侵使一切都改变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得花极大的费用去保卫帝国的安全，对偏远省份也就没有多余财力了，甚至，连维修军援要道的经费都没有。有钱人将财富隐藏起来，以防将来被人夺走。于是，破损的塑像无人修补，华美的建筑逐渐破败，奥古斯丁的故乡就像弃妇那般憔悴。

“如果继续待在塔迦斯特，”奥古斯丁自忖，“我顶多就像我父

亲一样。”这么一想，不禁起了一阵寒战。这可不是病得发抖哟！他父亲是当地的官员，身份是有的，钱却不多。他的收入勉强供得起亲戚、奴隶及妻小这一大家子足够温饱。奥古斯丁依然记得，为了供应他受教育，家中不多的收入更形窘迫，母亲和姊姊有时的穿着，真可称得上衣衫褴褛了。

“感谢天老爷，多亏有了罗曼尼（Romanianus）。”他心想。若非这位有钱的赞助人欣赏他这位萌芽中的天才亲戚，奥古斯丁恐怕还待在塔迦斯特呢！“说不定就像当年在马道若斯念书，有一年因缴不起学费，不得不休学，结果就在街上鬼混捣蛋。”他还记得他和那一帮朋友夜里在镇上乱逛，存心惹事。有一回，在奥古斯丁家的葡萄园旁，一株梨树长满了熟透的果子，但果子有虫，他们一帮人居然把那树上的果子采个精光，扬长而去。

“难吃死了！”奥古斯丁记得他勉强自己吃了一颗。“那些梨，甭提有多臭多烂，我们全都丢给猪吃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罗曼尼让奥古斯丁随意进出华丽的自宅，只要他高兴，橱柜随便一开，就有许多好吃的水果等着他。“水果！”奥古斯丁的胃不由得一阵翻搅，“唉哟！真不该去想这个字眼……”

不过，第二年罗曼尼又给了一笔钱，可以送17岁的奥古斯丁到当地的学术重镇迦太基去深造。在塔迦斯特时，奥古斯丁不喜欢上学，因为老师的教学方式是流传了八百年的老掉牙方法。老师会把罗马古文学，像是大诗人威吉尔（Virgil）与学者政治家西塞罗（Cicero）的作品，抽出一段来要学生死背。奥古斯丁喜欢以当代拉丁文母语写作，却讨厌以古代希腊文所写的作品。随着年龄增长，他发现自己最着迷的学业，就是演说与写作。可是，他经常被老师用藤条打得很惨，因为他拒学希腊文，更甚于他讨厌的算术。

当他与母亲吻别，要离开塔迦斯特到迦太基求学时，其实高兴得很。他再也不想回来这个破地方了！自由啰！自由啰！即使

此时此刻卧病在床，奥古斯丁仍然感觉得到离开乡下的肤浅，进入大城市自由文化与知识界的快乐。初抵迦太基，他真正体验到自己实在享受这种自由。如今，身处世界的中心罗马，他要再一次重温自由的乐趣。

“今晚还好吗，奥古斯丁？白天的时候有没有好好休息？”

奥古斯丁缓缓翻过身子，与屋主加利欧上了年纪却温柔的目光相触，疲惫的心又再活了过来。“有呀，加利欧！我甚至喝了点汤，觉得力气添了不少。或许明天我可以吃多一点。”

“愿主成全你所想的，”加利欧很热切地说，“你的脸色好看多了。这证明有人为你祷告，已经蒙应允了。”

“我知道我妈一定会祷告的，”奥古斯丁也有同感，“虽然她根本不知道我生病的事，而且为了我来罗马这件事，恐怕还在气头上呢！”

“我猜她是反对你变成摩尼教徒，对不？”加利欧这么问他。

“没错！她根本不听我解释。”奥古斯丁紧瘪着嘴。

“你可千万别生气。不要去想她生你的气，多想想她对你的爱呀！好好休息吧！”

奥古斯丁感激地点了点头，薄暮降临，加利欧悄然走出了房门。

奥古斯丁叹了口气。加利欧与他不熟，但他却张开双臂欢迎接待奥古斯丁全家，一点也不担忧他会不会带来什么传染病。这一待就是好几个礼拜了，摩尼教徒彼此如同一家人，并互相照料生活所需。奥古斯丁的个性是“朋友要么不交，要交就是交一辈子”，也难怪他会被摩尼教徒的热情所吸引。

“不过，妈妈是对的，”奥古斯丁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虽然我也想相信摩尼教的教义，可是有太多地方我无法苟同。他们认为

'善'与'恶'是宇宙中两个不同的力量。如果神是'善力'，只创造'善'的事物，那'恶'又是从哪儿来的？摩尼教似乎认为'善'是被动无能的，任凭'恶'猖獗蔓延。果真如此，就属灵意义而言，这样发展下去的最终地步又是如何呢？而'善'这一方又如何能一直维持优势呢？"

奥古斯丁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里全是一堆解答不了的疑问，这些疑问打从初抵迦太基就开始困扰他了。时间过得真快呀！难道十二年了？当年，他沉迷在大都会的声色爱情中不能自拔，奥古斯丁在那儿的第一年可说是疯狂地追求逸乐。让他特别着迷的是戏剧，尤其是剧中人被迫分手的爱情悲剧。他也喜欢与一群喧闹成性的酒肉朋友去看武士竞技，跟着那些观众疯狂叫喊，把流血当成娱乐，看那些肌肉纠结、肤色古铜的竞技士彼此厮杀，与熊或其他野兽格斗。他也交了许多女友，通常是在教会中遇到的，并狂欢于母亲严格禁止的罪行中。

虽然他也佩服一群特殊的学长（Eversores）胆敢对教授们挑衅，欺负新生，还在课堂中闹事停课。他一直希望能引起他们对他的注意与佩服——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只是对学长的行径还是不敢苟同。

不论是在知识上或肉体上，迦太基对这么一个乡下来的男孩而言，都是一场盛宴。再也没有藤条体罚了——鞭打不但不能刺激他向上，反倒扼杀他的好学心，奥古斯丁对那些非基督徒教授的博学多闻，感到非常快乐。

到了第二年，奥古斯丁受够了那些变幻无常的爱情游戏所带来的狂喜与剧痛，于是他也给自己弄了个情人。这在当时非常普遍，尤其是一些有身份的罗马青年为事业而结婚之前，都会弄个情人的。他的情人，当然啦，出生于阶级地位比他低的家庭。虽说他俩吵起架来可是惊天动地，不过彼此却又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因此奥古斯丁对这样的状况也颇为满意。

"虽然教会方面对这种事抱着容忍的态度，可是妈妈却是极力反对。不过，我知道，当她发现这个女孩是属于正统基督教且不是有夫之妇时，至少她是松了一口气了！等到儿子生下来后，她一开始还想装，到头来，那掩不住的高兴还是表露无遗了。"

"我本来很不想要有孩了，可是看到孩子睡着的神情，我就投降了。"多年后，奥古斯丁在文章中记下了那段温馨岁月，并且为孩子的美好向神献上赞美：

噢，我主我神，你不但将生命赐给婴孩，还给他一个身子，五官四肢、一应俱全、形象美丽、健康茁壮！在这一切的事上，你都令我称颂你圣名，感谢归与主，赞美归与至高神……你创造美好的万物，并按你的律使他们井然有序。

奥古斯丁设法从他躺着的床上看出去，试图找些星星，因为摩尼教教导他们的信徒，无论何时何地总要找到一个光源。"儿子明天会来探望我吧？"他好想念儿子的活泼、聪明又有见地的发问。

"她什么时候才来点灯呢？"奥古斯丁有些焦虑了，侧耳想听见情人的脚步声，"我真该像丢下我妈一样，把她留在非洲的。把这种女人拖在身边，我在罗马甭想图个什么快捷方式好处了。可是，孩子毕竟还是需要她的。"

房间暗了下来，奥古斯丁的寂寞感也随之增加，在心底深处他知道，自己也需要她。

"懒骨头，别再赖在加利欧家啦！该是出去为自己闯名气的时候了！"

奥古斯丁紧握着朋友的手，亚吕皮乌也重重拍着他的背。这两位北非老友相见甚欢，地中海不再是他俩之间的阻隔了。看来皇室助理主计长的工作很适合亚吕皮乌，奥古斯丁心中暗忖："他

的交往圈子一定是些达官贵族。瞧他，原来北非乡巴佬的口音少了许多不说，连甩头弄发的身体语言都像贵族！”不但穿着高级品，就是内在的高贵气质也是在迦太基时所没有的。

“这一下子你飞黄腾达了，恐怕觉得当年的老师不配成为你的朋友了。”奥古斯丁说。

“要我屈身下就来见你实在太丢脸了，不过，算你运气好，我今天心情不错，就让你沾沾光吧！你的学生没发觉你是为了逃离母亲而半夜摸黑离开迦太基的吧？”

“只要你不说，我也不把你在学生时代被人当贼给关进牢里的糗事向皇室打小报告，嘿嘿！”

“谢啦！”亚吕皮乌一边说笑，一边往市集方向移动，“告诉你，我有时在噩梦里还梦到那一天呢！走！咱俩找个地方好好喝上一杯，聊一聊。”钻进赶集的人群中，两人找了张板凳坐了下来。

“你的学生怎么样啊，有没有比迦太基那批学生更用心啊？”亚吕皮乌问他。

奥古斯丁像是给碰到了伤心处。“一点点吧！看来我估计错了，我以为罗马人是很用心向学的。马库（Marcus）、优尼（Junius）、盖依（Gaius）这三个人表现还可以。可是安托尼（Antonius）和梅那（Menas）这两个家伙专门捣蛋，存心不让课堂上的同学有任何认真讨论的机会。他俩比迦太基的学生还要糟！”

亚吕皮乌不禁哈哈大笑：“至少他们，噢，不对，是他们的老子，付的学费比较多！”

“这也对！他们看来全是富豪子弟，老子我要发啰！”奥古斯丁自我解嘲地说，“说真格的，在这儿教书的开销可大呢！我不但得提供教室，还得安排安全警卫控制学生进出！”

“这可比当年我们在迦太基时更正式了。那时候我们冲进冲出教室，哪有人管啊！”现在轮到亚吕皮乌皱眉头了，“你刚才不是提到梅那这个名字？我另一个教授朋友说他有学生也叫梅那，闹

得他都快要发疯了。这还不打紧，更糟的是，学期末居然还不付束脩[1]哪！奥古斯丁，小心啊！出身贵族家庭不保证人品也是高贵的。在罗马这地方，到处都是宵小奸人，这跟他出身贫富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会小心的。”奥古斯丁回答，被朋友的关心深深打动。两人继续聊下去，谈到在塔迦斯特和在迦太基的亲友们，不时大笑或彼此揶揄，完全无视身旁市集的喧闹。岁月在热情的交谈中流过，奥古斯丁仿佛又见到，年轻时的亚吕皮乌紧紧跟随他这位刚出道教授的情景。亚吕皮乌不但是第一个为奥古斯丁的宗教新见喝彩的人，更是将它们全盘纳为己有的人。

“噢，亚吕皮乌，我没有误导你吧？我不会把你带入摩尼教义的迷宫，找不到真理了吧？”

年轻时的奥古斯丁对真理的追求是那么着迷，就像他抵挡不了妈妈做的蜂蜜蛋糕一样。有位教授给了他一本指定读物，西塞罗的《荷顿西乌斯》（Hortensius 译注：今已散佚）。刚开始读的时候，奥古斯丁觉得很难，可是坚持读下去，这本书却令他意兴昂然，尤其是作者对哲学家的忠告。西塞罗说哲学家“不论在任何事上，对智慧的本身要火热地去爱、去追求、去得着、去坚持，并且珍惜，而不是以这个宗派或那个宗派的主张为哲学目标”。《荷顿西乌斯》一书改变了他的整个态度。“噢，主啊！当初就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态度，使我开始向你祷告，带给我新的盼望与渴慕。主啊！当时我是那么的火热，亟欲摆脱世上的事，全然归向你！”

开始时，奥古斯丁受到妈妈的影响，也曾用心研读神的话语。（多年后回忆过往，他说：“不论是什么文章，不管它再怎么深奥渊博、辞藻华丽、真实无伪，只要它没有谈到基督，我就是没兴趣读。”）可是，奥古斯丁却大失所望，因为他觉得圣经的白话风

① 束脩，旧时送给老师的酬金。—编者注

格远比不上西塞罗的文笔。他尤其不喜欢旧约，因为那里面记录了血淋淋的杀戮、用活物献祭，还用图片描绘愤怒的耶和华，让他觉得好像是他父亲。

他开始去听摩尼教领袖们犀利的辩论与演讲，领袖们宣称，他们所传的基督教是更纯、更有教养的基督教。摩尼教认为基督纯粹是一个灵，不是以人的肉身出生的，而他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以及死亡，都是人眼看到的表象。摩尼教是 224 年由一个叫摩尼（Mani）的人在中东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创设的，摩尼自称他就是圣灵。在奥古斯丁眼中，摩尼教中的“选圣者”（the Elect），就是高层领导，似乎都很圣洁、很聪明，他们行事神秘、独身不近女色，并且经常禁食。

奥古斯丁入教成了“听道众”（the Hearer），就是门徒，负责烹煮食物给领袖们吃，因为领袖不能杀生，包括植物在内，一般门徒并不受此限制。虽知道性行为是肉体上的接触，比摩尼教义所鼓吹的灵光更低等，但奥古斯丁也在摩尼教义中找到托词，就是凡信徒都不需为自己的恶行负责，因为是宇宙中那一直与善对抗的恶使得他去行恶的。这借口使他在良心没有太大的负担下，一直维持个情人在身边。

“奥古斯丁！你又在想东想西了，我说的话你一句也没听到。”亚吕皮乌往他肋骨上一戳，“算了，至少我还能确信，你依旧是老样子没变。你以前就有这神游太虚的老毛病！”

“这不能怪我啊！谁要我发觉自己跟自己讲话，远比跟周遭的人对话要来得有学问呢？”

“我呀，真该把你丢给你那一伙学究，不管你的。可是，这对你绝对没好处，你已经整日埋在书堆和工作中了。尤其在这场大病之后，你需要放松一下，好好吃一吃，把胃撑大，至少像我见到的那些当官的一样。”

“还说我？那你呢？你刚才教训我的，你也一点都做不到！你

还是瘦得像当年我在迦太基看到的那个新生一样。"

"没有你瘦，奥古斯丁。你绝对算是形销骨立的。"亚吕皮乌眼中露出些许焦虑。

奥古斯丁笑着说："那你一定有办法救我脱离苦海啰！"

"没错，我有！首先呢，我们先去狠狠地大吃一顿，再去看竞技赛。凑巧，我最喜欢的竞技士今天要上场呢！他绝对值得你去看看的。"

亚吕皮乌说话的声音都尖了起来，眼中满是企盼的眼神。奥古斯丁觉得事有蹊跷，希望从朋友的脸上看出端倪。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平常的口吻问："我以为你已经决定暂时不去看竞技赛了。"

亚吕皮乌不耐烦地耸了耸肩："本来是的。一开始，我是去都不去的，可是几个月前，两三个朋友硬拖我去看了一场。不看还好，一看之后就觉得迦太基的竞技赛枯燥得像是塔迦斯特的算术课，跟这里没得比的。"他拉着奥古斯丁的臂膀："从那以后，我只不过再去一两次而已，不像当年在迦太基时那样频繁了。"

奥古斯丁叹了口气。从小时候起，亚吕皮乌就是很懂道理的。虽然奥古斯丁年纪比他还大，但辩论起来，常常还真说不过他。亚吕皮乌内心非常正直，为什么一到了竞技场就跟着观众大叫，把这些优点全丢掉了呢？不像亚吕皮乌，在迦太基的时候，奥古斯丁从来就没有迷上看竞技赛。不过，竞技场中人兽之斗，的确能让他血脉贲张。再说，教那些怠惰、调皮的学生对他而言已经是够累的了，去看看也好。"好吧，亚吕皮乌，我想也该调剂一下了。"

"天啊，我真不敢相信，门票居然这么贵！"奥古斯丁觉得心脏快要停掉了，"迦太基比这里便宜多了！"

“别担心，算我的！”亚吕皮乌说着，丢了一把银钱给管理员。

他俩进了大竞技场，找到专门给小贵族和小官坐的荫凉区坐了下来。在他们四周充斥着意兴阑珊的谈话：坐在左边的一位妇人，看到硕大的豹子，啧啧称奇；早晨的节目是“打猎秀”(Venation)，是由武技较差的“斗兽士”（Bestiarii）去和各地珍异猛兽相斗。另一位妇人则不屑地抱怨说，她都吃完午餐回来了，公开处决犯人的工作竟然还没有结束。当时罗马是在正午于竞技场中公开处决犯人的。这妇人说：“杀犯人作秀只适合给下阶层的混混看，哪配在我们这些有头有脸的人面前摆出来哪！”

和多数罗马人一样，奥古斯丁认为公开处决犯人是一件恰当的事，因为这可以显示罗马帝国运用权柄来维护公正及保护人民。可是要他看着手无寸铁的死刑犯，在狮子或熊的爪牙下挣扎，他可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心里清楚得很，康士坦丁大帝（ Emperor Constantine）尚未成为基督徒之前，不知有多少像奥古斯丁的母亲一样虔诚的基督徒男女，被送入竞技场喂了猛兽、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被活活烧死，而这些都是用来“娱乐”像亚吕皮乌和他自己这样花钱来看好戏的人。

“来了！来了！”亚吕皮乌大吼着。全场观众也都站起来大声叫喊，欢迎这些举着刀剑武器绕场示众的竞技士们。

“看！连一个奴隶竞技士都没有！”亚吕皮乌兴奋地说，“我们今天一定会见到一些最骁勇善战的斗士。”当时多数的职业竞技士都是被掳的战俘，他们在竞技场内拼命，斗个三、五年若不死，就可以换得自由身。可是也有很多本是自由人的罗马公民，自愿作职业竞技士的。一方面是因为待遇丰厚，可使自己和家人都享受优渥的福利；另一方面则是其中的名气与荣耀吸引他们。所有的职业竞技士就像是运动选手般，都要在政府资助的训练营受训。他们一年大约得斗上两、三场比赛，但每一场都是非你死即我亡的残酷斗争。

"看！就是他！那一位就是吕起（Lucius）！他是今天的压轴好戏，最厉害的！"身形巨大的他左持一面小圆盾，右举一把阴森恐怖的特拉（Thracian 古希腊小国，位巴尔干半岛）弯剑。别的竞技士也模仿罗马帝国敌军的装备去穿盔戴甲，使用武器，让人不禁怀想起竞技比赛发展初期的情况。例如，散尼乌人（Samnite）戴羽饰头盔、拿椭圆形盾牌；高尔人（Gallic）的竞技士（murmillo）拿长方形的盾牌，戴护眼罩和鱼形装饰的头盔；还有网斗士（Retiarii）用渔网和三尖叉作为武器。

当竞技士做出有力的攻击或漂亮的闪躲时，奥古斯丁和群众就会大声喝彩。可是，要是有哪个竞技士一下子就干掉他的对手，观众反而会喝倒彩，因为训练有素的竞技士懂得耍弄对手，好让花钱的人爷看个过瘾。

"割喉咙！割喉咙！"亚吕皮乌大吼着，不见血不罢休。他那恐怖的眼神，让奥古斯丁的叫喊声霎时停了下来。多年后，他谈到竞技赛是如何把疯狂的因子潜入他朋友的体内："他的头转都不转，眼睛死盯着血淋淋的比赛。不知不觉将疯狂吞入体内，因这邪恶的比赛欢欣，口中狂饮嗜血的情欲。进入赛场前他本是正常人，但进入赛场后却变成周遭暴民的一分子，成了当初带他去竞技场的那人的死党。他专注地看、忘情地吼还不算，还要把上瘾的疯狂带回家。他下次不仅要与第一次带他的人再来，就算朋友不来，他也要自己另外拖别人一起来。"

"亚吕皮乌，该走了啦！"奥古斯丁对着他朋友的耳朵大喊，"看够了啦！"可是亚吕皮乌除了比赛之外，什么都听不见。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吕起以高度的技巧，和一位短小精悍的金发日耳曼武士搏斗。吕起的肌肉颤动着，闪烁的汗珠在耀眼阳光下滴在被烤焦的地上。这使奥古斯丁想到希腊神话的大力士赫丘里斯（Hercules），有哪一位神祇在战斗中能像吕起这样展现恐怖美吗？

突然之间，那位瘦小的武士往前一跃，手中短剑像闪电般狠

狠在吕起臂上刺了一刀，使他几乎无法拿剑。受创之后吕起更加奋勇，而他也着实在对手身上留下好几处剑伤，然而大量失血以及酷热的天气，终于让身材魁梧的吕起露出了败象。

“完了，他完了！”暴民般的观众开始喊了起来。

奥古斯丁盯着亚吕皮乌看。刚开始时，亚吕皮乌呆愣一旁，不发一言，简直不敢相信心目中的无敌选手竟然要输了。可是有几个站在身旁的观众竟开始吼着要吕起死，因为这日耳曼斗士的胜算愈来愈大了。很快地，数以百计的观众也跟着起哄，形成一股残酷丑陋的声浪。让奥古斯丁惊惧难堪的是，亚吕皮乌居然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没听错吧？他要求杀死的人竟是几个小时前视之为偶像的人？”

终于，日耳曼斗士把吕起打得跪倒在地，筋疲力尽的他缓缓举起左手食指。裁判见状，立刻宣布停赛，霎时整个竞技场被两股声浪冲击震荡起来。一股是佩服他的勇气，愿意赦他一死的欢呼；另一股则是如野兽般的咆哮，就是要他死。众人的眼光全都投向终审官，等他表态。今天的终审官是一位富有的贵族，为了纪念死去的哥哥，他包了当天全场的开销，也就当了终审官。他会看在吕起过去辉煌战史的分上，赦他一命吗？

这位满头白发的贵族，冷酷不屑地伸出他的大拇指，如剑锋一般，宣判了吕起的死刑。

吕起上气不接下气，缓缓将一只手放在胜利者的大腿上，脸色惨白，而日耳曼斗士则倏地抡起短剑，刺入吕起喉头。一时间，观众像野兽般疯狂叫好、赞同。

奥古斯丁拖着好友离开大竞技场。心想：“亚吕皮乌啊，当年你还不过是一名低阶司法官，你曾毫不犹豫，拒绝一名位高权重的元老院议员给你的贿赂；你也不像我奥古斯丁一直陷于肉欲的争战中；你人聪明、头脑清晰、冷静而果断。可是，现在的你还是我过去认识的你吗？”

“根据摩尼教选圣者的教导，这是恶的力量使他变成这样的，”奥古斯丁自嘲自慰地想，“就像恶的力量使我无时无刻不渴望女人一般。”通常这么一想后，他会觉得好过些，不再那么自责自怨。可是，现在当他试图要他的朋友冷静下来时，却有股不寒而栗之感：这股恶的力量会不会有一天彻底征服我们俩呢？

3

渴求真知

我真不想责备自己的灵魂，宁愿怪那「潜藏在我里面，却不是我」的那个东西。噢！全能神啊！那时我宁可胜过你而进入毁灭，也不愿你胜过我而让我得救。

“星期一你会去参加聚会吧？”亚吕皮乌有些焦虑地问着，“你知道的，那是圣坛会（the Bema）喔！”圣坛会是摩尼教所有仪式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纪念创教人摩尼的殉道，同时也用来欢迎新的“听道众”与“选圣者”。

“当然啦，我会去的！”话虽如此，奥古斯丁却难掩脸上勉强之情。加利欧现在已是他的好朋友了，在这次圣坛会上，他会被封任为“选圣者”。这表示他得放弃一切财物及所有，云游四方，居无定所；作为真理的跟随者，他得独身不近女色，一天祷告七次，全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必须禁食；他的太太看来也会被封为“选圣者”。想到这些事，奥古斯丁的心情非常低落。加利欧原本温柔好客的家从此就不复存在了。他那贪婪的长子何瑞（Horatio）肯定是要继承他父亲大多数的财产。这小子是出了名的吝啬，与他父亲众所皆知的慷慨恰恰相反。只要加利欧一不在家，这小子就会苦待自己的家人与奴隶。

“你怀疑摩尼教信仰的正确性。”这是一句断语，可不是问句！亚吕皮乌是奥古斯丁多年挚友了，奥古斯丁或许瞒得过其他摩尼教的朋友，但可骗不了亚吕皮乌。今天是他俩第一次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这事讲出来。

“亚吕皮乌，我得把这事想清楚才行。”奥古斯丁回答。

“我知道，但你先不要妄下定论。早在你我入教行道前，有多

少摩尼教徒已经身体力行所信的道了！我刚到意大利时，他们为我安排了许多宝贵的机会，如今也待你不薄哟！”

“我知道！我知道！”奥古斯丁有些恼羞成怒。他现在的新学生全是摩尼教教友介绍来的，而且因着摩尼教在罗马庞大的会众，奥古斯丁的雄辩学能表现的机会也倍增了。这些都不说，连他这条命也多亏加利欧的怜恤才得以保全。他垂下头，盯着自己的脚，支支吾吾地说：“我只不过得先把这道理想通了嘛，亚吕皮乌！”

“好啦！我知道你非得这么做不可。”亚吕皮乌伸臂搂着沮丧的奥古斯丁，“况且，无论如何，你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奥古斯丁抬头看着他充满谅解的眼神，心想：“我真庆幸有你这样的朋友！”

“等你做出决定了再告诉我。”亚吕皮乌走时这么说，留下奥古斯丁去探索他的疑惑。

奥古斯丁不停地检验他已信奉了九年的信仰的正确性。当年他 20 岁，所有对正统基督教的疑惑，似乎都可以在摩尼教的教义中找到答案。刚开始，他拚命大嚼大咽这新发现的理论大餐，尤其是与他正在读的西塞罗作品比较，竟不谋而合。当 20 岁的他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Ten Categories）读懂后，迦太基的知识分子无不感到诧异，因为这般程度与罗马顶尖的学者相比亦是不遑多让！正因此，奥古斯丁很容易说服他在迦太基的朋友去改信摩尼教。有些正统基督教的拥护者因为反对摩尼教，而与奥古斯丁公开辩论，却因他们辩论的技巧太差，反倒使奥古斯丁的影响力大增。当他回到塔迦斯特去做短期教学时，甚至说服他的赞助人罗曼尼接受摩尼教的教义为真理！连他的亲戚也毕恭毕敬聆听他说教——只有他母亲是唯一的例外！

奥古斯丁一开始接触摩尼教的学说，主要是透过迦太基的知识分子。他们排斥传统基督教中一些他们视为“野蛮”的面向，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又无法替奥古斯丁解答他最迫切求知的哲学疑惑。当他在摩尼教中待得越久，接触到越多商人、工匠与其他未受教育的人，越发现他们都盲目地信从摩尼教的七经。奥古斯丁倒是仔细地读过这七本装饰华丽的精致经书，但他并不觉得里面说的足以让他接受，最明显的就是其中对日食、月食及星体移动的描述，完全与事实抵触。对奥古斯丁这么一位执意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种与事实相悖的教义居然出现在七经中，实在令他大起狐疑。

当他把这些问题指出给教中受过教育的朋友看时，他们都安慰他说，只要等到米磊城（Milevis）的法乌斯（Faustus）结束宣教旅行回到迦太基，就能解答他所有的疑惑了。

“嗯，他的宣教简册中表现出绝佳的逻辑及文学涵养，”奥古斯丁心想，“摩尼教中最聪明的人都视他是‘选圣者’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简直就是北非的摩尼教权威。我相信他一定能打开我的智慧之眼，让我看到七经中我看不懂的地方。”怀着这样迫切的盼望，奥古斯丁一等就是好多年。

当法乌斯终于在383年回到迦太基时，他那滔滔雄辩却又温文儒雅的风采，深深吸引了奥古斯丁。

“可是我只不过是个微末的‘听道众’，”奥古斯丁自忖，“我哪有机会能见到他，把心中的困惑向他陈明呢？我又怎能向他坦承我虽已入教，可是心中却有许多不信呢？不论在聚会前、聚会后，我都不可能找到机会和他好好谈的，因为那一大帮徒众不是拿食物给他，就是团团围绕奉承他。”

好不容易，他鼓起勇气去见迦太基“选圣者”的主席那基（Narcissus）说：“我和一两位朋友可不可以和法乌斯私下谈个一小时左右呢？我们想向大师尽量多学些东西。”

那基一听，登时因这位年轻老师的火热而笑了起来。他非常庆幸奥古斯丁改信摩尼教，更高兴的是奥古斯丁在迦太基的学者与学生之间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我们得想办法鼓励他！”“你在这儿等我，我去问问他。”不一会儿，好消息来了：“法乌斯今晚在月亮初升时分可以见你们。”那基容光焕发地说：“这个时间实在太恰当了。那是属神之人的生命之光，像是四散各地的碎片，随着月亮升到天上，填满整个月亮，照亮夜晚的时间。”

奥古斯丁点点头，心想：“我倒真希望法乌斯的光能启发我！”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自辩自解，反复不停地做天文学方面的计算了。

可是当他们这一小群人见面一谈之后，奥古斯丁不禁深感震惊，因为他发现，事实上法乌斯所受的教育比他还不足！

“我向他提出我的一些疑问，立刻就察觉他对文科的知识根本不懂，只知道一些基本语法。甚至连基本语法，也只有很普通的程度而已。”

“一旦我发现，他本该很强的文科知识竟是那么空乏无知，我对他帮我解答困扰多年的难题一事，根本不抱任何指望了。……他们的经书长篇大论，尽是有关天界与星辰、太阳与月亮的不实陈述。我不再以为他能满足我迫切想知道的事了，就是：摩尼教经典中有关天体运行的记载，是不是与我在其他地方读到的数理知识一样，最起码可以彼此辩证分析？当我向他建议他们该去了解并讨论其他学科在这方面的见解时，他倒很谦虚表白，不敢去从事这样的挑战，因为他知道自己对这些学科根本一窍不通，而他倒也大言不讳。……主啊，法乌斯的心纵令不认识你，至少他倒不自欺，至少他做到了不知为不知！”

“你的问题似乎对他一点也不造成困扰，”内贝底（Nebridius）在他们一行人回家的路上说，“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内贝底是奥古斯丁的好朋友，他向来不喜欢那些不经思考就轻率回答复杂问题的人，但是对于那些不回答问题的人，他

可不知要如何应付了。内贝底盯着奥古斯丁，想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现在我真不知该怎么说。”奥古斯丁摇着头，“我钦佩那些不会假装懂很多知识的人，可是他的浅薄无知却令我震惊！真不知我该从此不理会法乌斯这个朋友，还是该恭贺他有谦逊的品德？”这样的想法在他脑海中盘旋不去。“不过，我很快又要和他碰面了。法乌斯知道我在教文学，似乎很高兴，他想与我讨论一些我熟悉的作品。”

虽然这是一场大混乱，奥古斯丁到头来还是挺喜欢与这位摩尼教的领袖消磨时间的。他发现法乌斯是一位聪明可亲的聊天好手，他能用不同的方法，重复表达同一个摩尼教教条。不过，这种技巧在奥古斯丁眼中看来实在不怎么样。

“我已经听够了他们的陈腔滥调，歪理不会因为被表达得好就变得比别人有道理，也不会因辞藻华丽就多了些真理，就像我不会因为这个人长得斯文、说得文雅，就认为他有智慧。”

奥古斯丁执著地认为：“酒的好坏不在于盛酒的器皿、食物的美味，也不在于餐具的贵重与否。同样地，我也不会因为传道人是否吸引我，而决定他说的是否就是真理。”尽管奥古斯丁与法乌斯用心发展彼此的友谊，但奥古斯丁对摩尼教的重视却日渐消减。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反倒成了这位“选圣者领袖”的文学家教！

心中的失望反倒刺激奥古斯丁决定下半年前往罗马，继续他对智慧的追求。可是，他已经和摩尼教的朋友有了很深的友谊，他非常不愿意失去他们。更关键的是，摩尼教最主要的教义对奥古斯丁而言还是深具吸引力——他宁可把自己的罪行劣迹算到那藏在暗处、不属于人的“恶力”账上，也不愿怪罪于自己。

“我真不想责备自己的灵魂，宁愿怪罪那潜藏在我里面，却不是我的那个东西（至于那是什么东西，我倒不知道）。但我不能抵赖的是，事实上是我的不敬虔使我自己敌对自己。因为我不认为

自己是病人，那瘟疫般的罪就更得不着医治了。这是更可憎的罪孽。噢！全能神啊！那时候的我宁可我胜过你而进入毁灭，也不愿你胜过我而让我得拯救。”

到了罗马，奥古斯丁依旧自我安慰，紧抓住摩尼教的观念，认为自己的罪不是自己做的。可是，他很快就开始收到妈妈寄来的信，信中有原谅，但也有针对他的慈训；这又一次挑起他良心的争战。在罗马待得愈久，他愈是坐立不安，开始找借口不去参加摩尼教的圣坛会及其他仪式。“目前我还是会当一个摩尼教徒的，”奥古斯丁心想，“但会不会一辈子都是呢？谁知道？”

“亚吕皮乌，有一件最妙的事发生了！”

“什么事？奥古斯丁，是什么呀？”有好一阵子亚吕皮乌没见过他的好朋友这么兴奋了。

“辛马库，就是罗马城提督，奉命要为米兰市找一位雄辩学教授！”因蛮族的势力已威胁到罗马城，皇上和朝廷贵族现在都住到米兰去了。奥古斯丁不停地拍着桌子，心里是又高兴又焦虑。

“没问题的，他一定会把这份工作赏给你的。”亚吕皮乌说。

“给我？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应征这份工作呢！罗马有很多人比我更有经验和影响力。”

“可是你只不过待在罗马一年，你的杰出已是众所皆知了，你绝对是罗马最有口才、文笔最好的人。”亚吕皮乌笃定地说。

“还是有人把我当乡巴佬看。”奥古斯丁不以为然，“我的话还带着北非腔呢！”

“没错，但那腔调是一天少过一天，反过来说，你的北非关系背景应该是个帮助。你忘了？辛马库在迦太基当了一年还是两年

的总督，在你尚未到罗马之前，他早已知道你这个人，以及你的著作了。"

"诚然如此，很多机会都是因为他认识我才出现的。"奥古斯丁看多了，许多一流学者因为没有当地的关系门路，在罗马可是受尽了冷淡待遇。

"你只要先设法在辛马库面前发表一篇演说，再找加利欧的弟弟和布鲁特斯（Brutus）做你的推荐人，事情就成了。"亚吕皮乌说得很肯定。

奥古斯丁看着他这位伙伴。亚吕皮乌从来没拍过他马屁，也未曾对他说过谎，就算有时客气一下，说都没说过。"或许，我可以试试看！"

"你当然要啦！"亚吕皮乌说，"而且我要请调到米兰，这样我就可以陪你了。"他说得轻松自然，俨然自己的事业前途一点也不重要。

奥古斯丁凝望这位朋友，惊奇不已："我何德何能？竟能得到这么一位好友？"

几匹马在初秋清晨的寒意中，不停嘶鸣、踱步。发抖的奥古斯丁把外袍拉紧了，眼睛往街那头搜寻过去，看看亚吕皮乌怎么还没来。阿弟也依样照做。

"他们说罗马的气候通常不会这么早就开始冷，"奥古斯丁说，"可是，我们最好赶快适应寒冷的气候，米兰很靠近阿尔卑斯山脉，比我们以往到过的地方都还要靠北方。"

"我想要看到很多很多的雪！"阿弟说，"妈妈也想看。"奥古斯丁的情人会带着仆人和家当，跟着后续的车队前来米兰。

"你肯定会看到的。"奥古斯丁说。通常奥古斯丁非常不喜欢

降雪结冰的天气，他小时在塔迦斯特就很讨厌那里冰天雪地的冬季。可是，今天早上冷冽的空气反倒在他脸上添了些笑意。“就算米兰的冬天比老家努米底亚山区的冬天还糟，此行也绝对值得！”

奥古斯丁看到亚吕皮乌了，他咧口大笑地骑着马迎面急驰而来。

“我到现在还觉得这像是一场梦。”奥古斯丁说。

亚吕皮乌一边下马一边说：“从一开始我就没怀疑过。不单就能力而言，有大脑的人都知道，你是唯一适合出任雄辩学教授的上选。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你也是最佳人选。辛马库是异教徒，他当然不会挑一位正统基督教的死忠信徒，去帮安波罗修主教得着更多权力，尤其是安波罗修在过去很多事情上反对过他。另一方面，虽然辛马库像罗马多数的贵族一样，都是异教徒，但都有心保存罗马固有的宗教信仰，他也不敢任命一名异教徒出任这个职位，因为皇室是信基督的。所以这个职位一定得由一位和基督教有关系的人来担任，而摩尼派基督徒正好符合这两方面，对辛马库来说，摩尼教徒和异教徒没什么两样。”

“或许他是对的。”奥古斯丁说。虽然他心里觉得不很平静，而且对摩尼教的教义愈来愈不抱任何希望，然而这一次能得着这大好的职位，也是因为他与摩尼教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察觉奥古斯丁的脸色黯淡，亚吕皮乌就说：“算了！咱们别谈这些政治运作和其他没用的蠢事！我们来庆祝，今天就是你出名和发财的开始，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亚吕皮乌，要不是你的鼓励，这份工作根本不会落在我身上。”奥古斯丁说，“我真不敢相信，你怎么那么快就安排好你调差的事！”

“也没什么，只要找对了人，”亚吕皮乌说，“而且被找的这位知道我是何许人，这就够了。我们还是赶快追上辛马库的队伍吧！免得他们把我们丢在罗马了。来！比赛看谁最先到！”

于是，奥古斯丁和阿弟翻身跃上马背，两个大人仿佛重回迦

太基的童年时光，身体一斜一倾地往罗马街上狂奔而去，阿弟则紧跟在后。罗马初醒的晨喧已被他们抛在耳后，由地平线上刚蹦上来的朝阳，照着他们奔驰的身形，带领他们前往新的生命乐章。

4

主教风范

安波罗修的确是极为出色的讲员。他把我们当作受过教育的人，讲道的风格很精致，还不时提到柏拉图、普罗提诺及西塞罗……他的演辩技巧实在好到无懈可击！

奥古斯丁沿着宽阔大道向新的米兰大教堂走去。"或许安波罗修已经结束了下午所有的约见，可以和我谈一谈了。"他知道这位有名的主教很忙，不仅每天有许多关于教会的会议要开，还得从事圣礼等职务。与安波罗修会谈的对象不仅是朝廷的贵族而已，甚至当今年轻的皇上也固定与他谘商。"难怪他抽不出时间给我这个外国人。"

有人说，米兰的每一个人仿佛都是外国人！可是奥古斯丁所知的却不同，即使在罗马，他也未曾见到当地人口组成这么复杂的。当他经过当今皇帝华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的皇宫时，宫门守卫的是一队蛮族部队。大多数米兰人恨透了这些哥特人（Goths），这些蛮族傲慢地在街上巡逻，看到妇女就色眯眯地笑。可是年幼的皇帝为了保住帝国，不得不需要这些哥特人在此。奥古斯丁尽量不去和这些肌肉纠结、凶恶的卫兵有任何眼神的接触，因为看到这些人，就让他记起现在所居之地与罗马文明无法控制的蛮族之境有多么近了。双层城墙外原始又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让奥古斯丁每一次仰望的时候就自惭形秽。往日白色的山顶，今日却被厚厚的灰云笼罩着。

"但令我欣慰的是，米兰至少很大方地接纳我们这些蛮族以外的人。"虽然他偶尔也会碰上一些对他北非背景有偏见的人，但是他在宫廷被人接受的程度，却远比他预计的更快。北非籍的官员

也不是稀有少见的，波斯人、日耳曼人以及埃及亚历山大人（Alexandrian）——这些与军队和情报有关的人——天天都可在米兰见到。甚至他与摩尼教的关联，也不让人觉得有什么独特的。朝廷里有同情异教徒的人、有哥特人，甚至有认为圣父比圣子的神性更纯更大的亚流派分子（Arian）。皇太后幽丝汀娜（Justina）尤其对亚流派的信仰大力鼓吹。想到这一点，奥古斯丁不禁摇头，觉得不可思议。这种主张在别处基督徒城市，一定会被禁止，不然至少也会被批斗的。他知道安波罗修身为米兰正统基督教的主教，正在对亚流派的思想进行一场有分寸但坚定的反击。至于自己嘛，他倒是很感庆幸，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他是摩尼教徒一事感到有什么问题。

奥古斯丁做了个手势，路旁小贩很快地拿了点心过来给他。一边咬着食物，一边皱着眉头：“奇怪了，怎么搞的，米兰人做的面包这么硬！要不是赶时间，我宁可在家里吃。”

“不过在这儿工作倒是挺愉快的。赚的钱扣除生活所需之后还绰绰有余，这就令人振奋了，有钱有权的人也都由衷地欢迎我们。”奥古斯丁负责做一些刻意安排又辞藻华丽的演说，好让各地的外交官和政府官员能了解皇帝的施政要求，但又留下一些天威难测的神秘不解在他们心里。有时，他还要为去世的朝廷官员写一些阿谀奉承、吹捧过头的吊辞。也是因着这些公开演讲，米兰人很快就知道他是个很杰出的演说辩论人才，甚至“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因为有些学生是他见过最有天赋的学生。“迦太基的学生根本不配跟他们比，那群白痴上课爱来就来，想去就去，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他浸淫在米兰浓郁的知识文化气氛中。这儿的神职人员与富裕的普通信徒都读希腊古典文学作品，不仅如此，诗人更是把米兰当作诗坛圣地。

虽然他与摩尼教的关系日渐疏远，但奥古斯丁却不愿把自己

定位在某一特定学派的框架中，反倒重拾对西塞罗作品的兴趣。西塞罗教导他的学生在研究知识时，要慎重衡量各家说法，不可轻易接受一家一派的主张。奥古斯丁立志一生坚定对智慧的追寻，但他也告诉自己要谨慎检验每一个观念。“再也不要像小孩子一样，轻易追求炫人眼目的虚妄学说了。只是，我这一生找得到‘真正的’真理吗？”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他初抵米兰的几个星期中，这种绝望感一直跟着他，像一层又冰又厚的毯子压着他，连工作上的成功都不能让他觉得温暖。

想着想着，奥古斯丁转过了街角，加快了步伐，从那儿到教堂还有一大段路呢！奥古斯丁知道安波罗修主教的影响力很大，所以他到米兰的第一个礼拜就去拜会他，而他给奥古斯丁的感觉非常好，甚至让人觉得好像慈父一样。和拜会其他大官时的无趣相比，这感觉就是不一样——优雅又充满关怀。奥古斯丁并不打算再与米兰的摩尼教徒有什么密切往来，可是摩尼教徒之间那种大家庭的感觉，就像他在迦太基与罗马被礼遇的，令他极为怀念。所幸，安波罗修让他有了宾至如归之感。

他与安波罗修第一次会面后，就告诉自己：“我这个礼拜天一定要去听他讲道。”有时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议，乘机与神职人员和信徒建立关系，异教徒也常常去参加主日礼拜的。“这个不说，在过去几年当中，这个人的声誉越见卓著，连妈妈都不停地提到他。”奥古斯丁和妈妈之间已是雨过天晴，经常通信。因为自己也觉得寂寞，所以当她说要在开春时到米兰来看他，奥古斯丁也没表示反对。“她肯定是一举双得的打算：一方面来看我们，另一方面听安波罗修的讲道。”想到她一向尊敬安波罗修主教，奥古斯丁发出会心一笑。

“他的确是一位极出色的讲员。”那个主日聚会，奥古斯丁与其他信徒站着听安波罗修坐在主教的座位上讲道，奥古斯丁很快就发现：“他把我们当作受过教育的人来对我们讲道，他讲道的风

格很精致，还不时提到柏拉图、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以及西塞罗。”他一边听一边分析安波罗修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嘴角瘪了瘪，不以为然，却不知是从摩尼教带来的偏见影响了他的判断。“他讲道的经节似乎偏重旧约，我可不想听那些荒谬的旧约，可是他的演辩技巧实在好到无懈可击！”奥古斯丁无法不继续听下去，大啖这丰美的雄辩学飨宴。第二个礼拜天，奥古斯丁又来听安波罗修讲道。不但如此，下一个礼拜天他也来了。

就这样，安波罗修讲道的内容在奥古斯丁心中起了作用。多年后奥古斯丁记下那时的情况：

“我就是这样被拉回正道来的，慢慢地，毫不自觉地。虽然我根本懒得研究他讲道的内容，只想听他如何应用演辩的新技巧来讲道。然而，随着他流利的口才，那些我不想听的道理也就钻进了我脑海里，因为我没办法把内容和技巧这两样东西分开。”

奥古斯丁一向看不起旧约，这是北非的神职人员偏好以字面意义解释旧约所造成的后果。可是，当安波罗修透过预表的角度来讲解旧约中的律法及预言时，奥古斯丁出自摩尼教立场的反抗，就给化解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不该跟随正统基督教走，”奥古斯丁心想，“我现在能理解，有学养的人也能在不扭曲自己学术良心下，赞同正统基督教的立场。可是，信摩尼教的人中也不乏学养深厚的人呀！”

层层乌云扼杀了萧瑟的冬阳，奥古斯丁抵达主教官邸时，凛冽的风已刮得很大了。“我到这来干吗？”他自己也不解，“我有一大堆工作等着做不说，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得去拜会，我又没有事先和安波罗修约好，到头来一定是在冷冷的等候室里等他和别人先说完了，才轮到我。”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我受不了啦！脑海中各家理论一直不停地辩过来又辩过去，可是不辩个清

楚又不行。每次来看安波罗修，总是带给我更大的冲击，可是不见他，又没有人能为我解惑。”

奥古斯丁心不甘情不愿地在门口踱掉脚上的泥，走进了官邸。

情人按摩奥古斯丁宽阔的肩膀，为他倒了一杯酒。他喉咙咕哝了一下，算是说谢了，整个人又深陷思绪之中。她叹了口气。奥古斯丁近来沉默寡言，身为正统基督徒，她很欣慰他对安波罗修主教的证道产生很大的兴趣。可是，每一次短暂拜会主教回来后，他的情绪就变得非常沉郁。每个礼拜天听完安波罗修的证道辞后，星期一开始，就有一股阴沉沉的气氛压着奥古斯丁，也笼罩整个家。有时得靠着已是青少年的阿弟来逗他走出那种抑郁的心情。当内贝底也在米兰与其他众好友在一起时，她心中的高兴也不亚于任何人：当亚吕皮乌和内贝底两人逗奥古斯丁和他们展开一场辩论时，她又可以捕捉一丝当年在迦太基，他那种吸引她的火热喜乐的神采。他现在几乎都不和她吵了，奇怪的是，她还真怀念那种打打闹闹的日子。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是一副没听见的样子。

她清楚得很，打从到米兰开始，奥古斯丁一直有从北非来的信。她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纵有许多疑问，奥古斯丁也不告诉她信中内容。她虽然迫切地为这些疑问祷告，但是这些没有特殊目的的祷告似乎也只是石沉大海。宇宙唯一的真神会垂听她这么一个没地位的情人的祷告吗？她不敢确定。

突然像盘子碎落在地似的，奥古斯丁的声音刺破死寂：“他读书时是不出声的。”

“谁？谁读书啊？”

“安波罗修！”奥古斯丁的语气仿佛他俩本来就在谈这件事，“亚吕皮乌和我无意间走入他的书房，看到他正在读书。”

“没有念出声音来？”她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境内读书都是朗读出声的。

“嗯，一个字都没有。我想他是不想让喉咙过度操劳。你是知道的，每日的弥撒他都得讲道，再加上无止无尽地约见宾客，他也得说话啊！总而言之，他就是静坐在那儿享受那本书，好像吃蜂蜜那么甘甜。”

“那你呢？你怎么办？”她又追着问，虽然她毫不在乎这件事，只是想让这难得的谈话机会继续下去。

“亚吕皮乌和我就坐在一旁看他读书，后来我们就走了，免得妨碍他。真没见过那么全神贯注的思考！”

“为什么他对他所读的一声也不出呢？”

“或许他担心他念出来会让人觉得挺感兴趣，想要与他讨论讨论，这样一来，反倒使他更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既使博学像安波罗修，有时也要有自己的时间能静下来思考与祷告的。”

“没错！我们都需要。”一个熟悉的声音由门口传来，“就算是安波罗修也一样。”

奥古斯丁一听声音就跳了起来，忙不迭地奔上前去抱着妈妈，像个孩子似的。整整一年半他俩没见过面了。阿弟在一旁笑得声音都哑掉了——多少与他青春期变声有关系——还笨拙地绕着他俩跳着不像舞的舞步说：“我看到奶奶在门外，但我们故意不吭气，要给你一个大惊喜！”

在大家快乐高兴声中，没有人注意到孩子的妈。她默默地退出房间，紧握双拳，掩着嘴，脸上毫不流露任何表情。

“妈，这一路都好吗？”奥古斯丁问道，“今年这里的春天真不干脆，已经来了好几场暴风雨了。”

他母亲笑着说："这趟旅程，说实话，还真不容易呢！有一段时间，水手们都绝望了，觉得必会葬身鱼腹。我一直鼓励他们不要怕，因为神在梦中告诉我，说我必平安抵达意大利。"

奥古斯丁一听就笑了，有些事情不变就是不变。"神还告诉我说，在我有生之年必得见你受洗归主，"母亲说，"我一点都不担忧他信实的话语。"

奥古斯丁又好笑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妈，我已不再是摩尼教徒了啦！我决定成为教会的正式慕道友了。"作为一名正式慕道友，表示基本上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并且愿意接受教会的教导，但这并不表示他很快就会受洗。就像奥古斯丁的父亲一样，很多正式慕道友会把洗礼一直拖到他们年老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代，受洗以后就得独身禁欲，就算已婚者也得如此。不过，对奥古斯丁的母亲而言，他成为一名正式慕道友就算是踏出很大一步了。

出乎奥古斯丁意料之外的是，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妈妈一点也没有很惊讶或很激动的样子。她在过去不断地流泪祷告，就为了能听到奥古斯丁亲口说这事。如今他说了，她却只是很镇静地听着。"是谁让你决定这么做的呀？"

奥古斯丁漫不在意地回答说："在米兰啊，做个基督徒可以带给你很多好处的，远比当一名摩尼教徒更好。而且，安波罗修主教的证道让我深感兴趣，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学养，讲道也颇具挑战性。"

他母亲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便把话题转到了塔迦斯特的现况。到了晚上，她虽然已经非常疲乏，却一点也没法入睡了。"噢，主啊！你是信实的。你信守你的应许。我会耐心等候，看你行出奇妙的作为。"

当然啦，他母亲并不是啥都不做地看神做。这从奥古斯丁后来的祷告可以看出：

“噢，主啊，怜悯的泉源！因着她流更多的泪，更迫切的祷告，你就加快对我的帮助，照亮我的昏昧。”

虽然住的是儿子的地方，她却毫不客气地重新安排家里的摆设，也与孙子逛了米兰许多地方。每一天她都会参加弥撒礼拜，非常喜乐能够听到她最欣赏的安波罗修主教讲道。她儿子多年之后有这么一段描述她的话：“她爱慕他，就像天使看神一样。因为她知道是因为他，我才有这么长足的进步。虽然当时我的信心还是摇摆不定，并不是很沉稳，但是她完全相信，经过了这样的阶段，就像病得痊愈一样，我必得救。”

安波罗修主教也对她火热的虔诚赞誉有加，却不知道她的儿子并没有她那么热切的信心。

按着北非的惯例，她焙制了特别的圣徒糕饼及面包。她把这些放到篮子里，加上特选的酒，准备拿到纪念殉道圣徒的圣地，分送给在圣地那儿的人。她以为大家可以像在塔迦斯特一样，一同吃饼喝酒纪念。

“你不可以把食物带进去！”圣地守卫严厉地对她说。

按着平常的样子，母亲早就一眼瞪回去，让守卫不敢多说了，这一次她只是反问：“我不能到殉道者的墓地来表达纪念之意吗？”

“安波罗修主教下令，不准在这里吃东西的。”

她听对方这么说，喃喃答道：“那我就应当听从他的命令。”她决心回家去问奥古斯丁为什么。

“安波罗修主教认为：这种习俗是模仿蛮族的异教信仰；蛮族相信这么做可以增强他们祖先亡灵的能力。”奥古斯丁接着说，“而

且很多人一天去好几个圣地，又吃又喝像一群醉酒的猪一样，主教认为这根本是对殉道圣徒大不敬的行为。为了避免掉入灵里放荡的陷阱，他干脆连有节制的吃喝都禁止了。”

他母亲点了点头说：“我的确看过太多人因为放荡地吃喝，以致无法站起来去另一个墓地行礼。”她说完，便把一篮子的食物拿去分给穷人了。

奥古斯丁简直不敢相信他刚才听到的，只因为安波罗修主教说的话，他母亲就二话不说地放弃了行之有年的习俗！

尔后，他与内贝底和亚吕皮乌聊天时说：“早知如此，我应该先向她要一些糕饼的，谁晓得她是不是从此不再烤这种好吃的饼了。”

不过，她母亲却不因此就闲下来，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奥古斯丁现在已经32岁了，目前的工作有相当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在皇家政府里加官晋爵，只是迟早的问题。虽然他的收入还算可以，但是身为杰出的雄辩学教授，他的生活方式也必须和赞助他的富人贵族相匹配才行。换言之，奥古斯丁得娶一位有教养的富家小姐为妻才行。

他母亲尤其想安排一个稳固的婚约，好让奥古斯丁因为与正统基督教女子订婚了，就比较愿意接受洗礼。为此，她用尽了一切个人的和儿子的关系，去撮合一桩合意的婚事。

“好消息喔，奥古斯丁！”有一天当他回家吃晚饭时，母亲迎面对他说，“儿子啊，美妙的好消息哟！”“什么好消息？”看她兴奋的样子，他虽笑着，心里却不由得往下沉。

“盖依·彪布（Gaius Publius）家族已经答应让你娶他们的女儿了！帖儿（Tertia）很健康，又有多样优点，更不用提他们的财富及势力了，米兰哪一个人不知道她家！当然啦，他们是正统教会信徒，去的是安波罗修的大教堂。和她结婚，你就可以退休了，到乡下别墅去读书、写作、教学生，随你便！你还可以在自己愿

意的时候才演讲。”

“那……太好了。”奥古斯丁说得有些迟滞。

“帖儿长得非常可爱。”母亲精明地说，“她那漂亮的姊姊嫁人后，生了许多健康的孩子。我想阿弟将来也会有许多弟弟妹妹的。”

奥古斯丁记起来了，他曾匆匆瞥见这位迷人的女孩。“可是她不过还是个孩子啊！”他说。

“她现在已经10岁了，再过两年就到了合法结婚的年纪了。”他母亲回答说。

屋内一片死寂。

“你得把你那位情人送走。”他母亲说。

“我想这是你谈婚约中的一部分条件，对吧？”奥古斯丁眼睛看着别处说。

“没错！”

又是一阵死寂。终于，他说：“我会把她送走的。”

他母亲走出房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精神好很多。

站在意大利港都欧斯提（Ostia）海边，奥古斯丁的情人看着灰黑的海浪碎裂于岸边。两年前，她和儿子阿弟在船上笑着庆贺他们终于看到意大利了。奥古斯丁拖着晕船虚弱的身子，也到甲板上一同庆祝。她还记得他们兴奋地下了船，登岸迎向新国家将带给他们的一切挑战。

如今，她孤独一人站在岸边，冰冷带着咸味的浪花溅起，湿润了她的脸庞。

当然，她并不是真的只有自己一人。自从老太太宣布奥古斯丁的婚期已近，通知她必须离开时，他几乎就不曾再和她说过话了。不过，他却坚持要她带着一位小女侍回到北非。这小女孩顶

讨人喜欢的，说起话来还像个小娃儿。他还给了她丰厚的礼物带回去，她想，她父母应该会很喜欢的。

“他大可什么都不给，只给换洗衣物，就把我和儿子阿弟赶出家门的。”眼泪倏地夺眶而出，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眼泪宛若大教堂的洗礼泉水，沿着两颊涌流而下。连阿弟流泪紧抱不舍的时候，她都未尝落泪，反倒安慰他不要哭。跟着她，他是一点前途也没有；他的聪明才智，就像他父亲一样，是属于米兰的，是属于有权有势的阶级。她很感谢奥古斯丁从不把阿弟当作私生子，反而坚持把他留在身边。

奥古斯丁在她离开前一直躲着不见她其实，这样也好。虽然他俩彼此忠实相守十四年，她心中却一直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爱她。

她向一艘小船的老水手招了招手，出了个价钱。老水手皱着眉，不太甘愿地点了点头。她手一甩，丢给他一小包铜钱，回头唤过正在水边打水漂的小女仆。她俩上了船，老水手仿佛没看见她脸上的泪水，倒是另一个年轻的水手，看着她，好像要来安慰她似的。她却装作根本没见着这两人，把面纱重新戴上，让他们划桨，送她上那艘风帆已鼓、蓄势待发的大船。

她下定决心回到北非家里后，要过独身禁欲的生活。她依旧美艳，走在街上仍引起人回头观望，可是她对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做了这样的决定，表示她可以再一次被教会接纳为肢体，得以共享圣餐。虽然她不能再和儿子一同笑闹，或是骂骂他笨手笨脚，或是看着他胖嘟嘟的身子长成肌肉结实的成年男人，但是，她可以为他祷告。

“或许，当我再被纳入主的肢体后，”她心里想，“圣洁的神就会垂听我的祈祷了……”

奥古斯丁花了很多时间和阿弟在一起，一部分原因是要安慰他哀痛的儿子，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儿子身上仿佛看到儿子的母亲大而乌黑的眼睛，丰满热情的双唇。他试图将自己埋首于书堆之中，但是连读他向来喜好的书，都不能定下心来看。寂寞就像竞技场上的野兽，把他撕得粉碎。

为了再等两年才能结婚，沮丧挫折的他又找了一位情人，却不曾与她建立任何比较深入的关系。他绝口不提孩子母亲的事，就算是在好朋友亚吕皮乌和内贝底面前也是不说。仿佛当时其他有身份的人一样，情人的事根本不值一提。在他早期的书稿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她。

然而十五年后，他当上了主教，奥古斯丁灵魂深处的痛楚在他的文稿中流露无遗了："我的情人，仿佛会妨碍我婚姻的绊脚石，被硬生生地剥离我身边。我紧紧依靠她的心也被扯开、受伤，以致淌血。"

5

平定风波

无比的领袖魅力与政治直觉，坚定的信心加上勤勉好学，安波罗修主教的影响力上及皇帝、文武百官，下达平民百姓；充满深度的证道辞也深深吸引着奥古斯丁……

"主人啊，快来喔！老夫人有危险了！"

奥古斯丁的仆人鲁夫向来不敢在他静思与学习的时候打扰他。"她人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鲁夫？"

"她一定还在大教堂那里，主人！我听人说安波罗修主教抗拒皇上的命令，不肯离开教堂。老夫人一早就去参加弥撒，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奥古斯丁慌忙跑上街，往教堂的方向奔去。他的思绪整个呆住了，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他知道安波罗修主教鼓励教友在复活节前一周（圣周）常来，使教堂大殿整天充满人。可是，皇上为什么要进攻教堂呢？他来到教堂之前却进不去，因为整个教堂被那批惹人憎恨的哥特人卫队团团围住了。他拉了拉外袍，把头盖住，隐身在一条街道的阴影中。他察觉有一位穿着体面的老先生早已躲在那儿了。

"您可曾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奥古斯丁问道。

"显然是皇太后要用这大教堂来举行亚流派的礼拜仪式。"老人回答，"主教不同意，说他绝不允许这种非基督教的事在教堂进行。皇上就派了这批令人恶心的部队来，准备用武力强夺。我太太每日早上都忠心地来参加弥撒，唉，我真希望她今天待在家里没来！"

"家母也来了！"奥古斯丁说，喉头仿佛有个硬块塞着。

“到现在为止，他们尚未使用武力，”这人说，“让咱们往教堂方向挪一挪，说不定可以多知道一些消息。”

他们俩一点一点往士兵围成的界限移动，在那儿耐心等候了好几个小时。成百的米兰市民瞪着士兵，眼中燃烧着憎恨的火焰。有一两个往哥特兵丢石头，和他们对吵；另一些人则激烈地质问他们，用脏话骂他们。他们愠怒抗争的火气使得奥古斯丁不由得冷汗淋漓。“双方不知还要僵持到几时？会不会爆发教士、信徒及士兵鲜血流大街，甚至整个教堂呢？”

“散开！散开！”一位由皇宫派来的信使紧靠着士兵，面向百姓，在那腾跃不已的马上大声吼着：“奉皇上谕旨，所有人立刻遣散。皇上下了宵禁令，所有在朝廷任职的人都不得在此！”他顿了一顿，狠狠注视着奥古斯丁，又吼道：“散开！奉皇上敕旨！”

“在这儿没有我能做的了，”奥古斯丁心想，“一点都不能。”哥特兵排成了一道无法突破的邪恶围墙，无论是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溜过去贿赂他们，或是冲过去进攻他们——这些全都不可行。奥古斯丁知道皇上花了大把银子训练了这一支精锐部队，给他们的薪水也极优渥。想要绕过这批士兵进去，根本就是自寻死路。“我出现在此地一事，要是让皇太后知道了，小命恐怕不保，至少也会被皇上扔进监牢里去！”

那老人转过了身子，与奥古斯丁面面相觑。“看来此人也了解，我们是无能为力了。”众人像贼一般悄悄退回街上。“愿神与你同在！”老人这么说。奥古斯丁也祝福他，并说了再见。突然，他发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居然没问这老人姓谁名谁！

第二天，奥古斯丁心不在焉地做着他的工作。“我们不过是任人摆布的傀儡！”他心里悲痛地想。看着宫廷里其他官员彼此微

笑问安，各做各的，他知道在他们若无其事的表象下，都有个像他一样绷紧害怕的心。“我们哪敢说什么啊，谁知道这个才15岁的皇帝要干什么？哪一天脾气来了，做他自己想做的；第二天又为了讨好他母亲，改成做她想做的。她，不过就是个可悲的亚流派异端。”奥古斯丁清楚得很，使用教堂这件事上，安波罗修主教绝不会屈从一位“相信圣父的神性在耶稣基督之上”的皇帝。他只能祷告，希望皇上几位明理的顾问能出面干涉。根据他听到的消息，安波罗修主教对士兵们大吼说，他宁可死，也不会离开教堂一步。

“可是，我不能见我母亲跟着死啊！”他心里悲哀地想，“我才失去了所爱的女人，可不能再失去我的母亲了。我真不敢想象那些哥特流氓会不会蹂躏她，甚至杀了她！噢，神啊！噢，神啊！”这一整天他拼命地祷告。

当天晚上，他没什么胃口，一面挑着桌上的菜，还一面安慰惊吓中的儿子，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令他俩为之一惊。

“这玩意配给我孙子吃吗？”奥古斯丁激动地紧紧抱住母亲。阿弟更是抓着她，再也不让她走的样子。

“神再一次地救了我。”她笑着安慰他们。可是这一次的折磨，使她面无血色，瘦峋的双手不停地颤抖着。“神告诉我会活到至少亲眼看你受洗。儿子啊，我知道他是信实的！”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她儿子问，脸色几乎和她一样苍白。“有没有人跟踪你？”说着他急忙冲到窗边往外看。

“不要怕，没事的！”她回答他，“当我们被困在教堂里的时候，神赐平安给我们。当士兵威胁我们的时候，安波罗修主教就带着我们唱歌赞美神。那是我一生中听过最美的旋律了！但是神也让主教面对皇上时，有够用的恩典。皇上用心听完主教的解释后，就认错悔改，撤销他所下令的行动。于是士兵让我们全体平安走出教堂，包括主教在内。你真该看他脸上的表情，荣光满面，

像天使一样。这个年轻的皇帝如果胆敢再做类似的傻事，肯定是顾虑重重的。放心好了，儿子，不用担心！”转头看见了他们的晚饭，她用一副鄙视的表情说：“这哪叫饭哟！是哪个没用的仆人弄出这么一桌垃圾？”

“饶了他们吧，妈！教堂这件事弄得全家上下都一团乱。”奥古斯丁应着她说。心情突然这么放松下来，他反倒觉得要晕垮了。他实在太累了，不能再看着母亲弄得佣人鸡飞狗跳的。“我会要煮饭的侍女另外再烧一些。”

有史以来第一次，他母亲露出累垮的样子。她坐下来，用手指紧压着太阳穴按摩，坦白承认说：“我可是筋疲力尽了。这两天除了圣灵之外，我们是滴水粒米未进。”

大教堂事件反倒使奥古斯丁更被安波罗修主教所吸引：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能拒绝顺服地球上最有权势的国王？

和奥古斯丁不一样，安波罗修是生于豪门，受的古典教育成绩斐然。在他担任利瓜瑞亚省（Liguria）的省督之前，他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法律事业。可是有一天，米兰的正统基督教突然任命他做主教，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一名正式的慕道友，尚未受洗。虽然安波罗修谦辞不敢受此要职，可是皇上的御旨已下，安波罗修只能相信神的意思就是如此，而接受主教一职。

于是，安波罗修不再竭尽一切手段避免主教这个职位，他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首先，他让一位资深的神父辛普利奇（Simplicianus）为他施洗；接着，他变卖一切的财产去周济穷人；最后，他又一面牧养教区，一面念神学这一门很难的功课。很快地，他就成了一位有名的神学家与演讲家。不过，他也有务实的一面。他不顾其他神职人员的激烈反对，下令将所辖教区内教堂外墙上的

金饰挖下来，熔化，拿变卖的钱去救助那些受饥荒的贫困基督徒。

安波罗修无比的领袖魅力与政治直觉，加上坚定的信心与勤勉好学，很快就成了历代多位皇帝属灵方面的顾问。他运用雄厚的政治力量去支持皇帝的统治权，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仆人；然而，他也不顾自己的性命，只要皇帝行不智之举，他会毫不犹豫地纠正皇帝的错误。年幼的皇帝之所以听从其他顾问的意见，把安波罗修从大教堂放走，也是因为他了解，安波罗修在百姓当中有无比的影响力。华伦提尼安二世悻悻然地承认，如果主教下令的话，他自己的顾问才不管他是不是皇帝，都会把他关进监牢的。

因为这位主教的影响力遍及重要政治人物、教会体系内的官员、贵族阶级，以及一般教区人士，想见他的人实在太多了，奥古斯丁很难排上一个与他独处的约会时间。此外，虽然安波罗修写的东西很多，奥古斯丁却不常看他的著作，他喜欢用听的。他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听这位个儿不高、脸型瘦长、眼眸深邃，却极其敏锐的主教证道。他的证道辞之所以吸引奥古斯丁，是因为他能将圣经的道理与异教徒的观念交织成一篇充满深度的讲道。

“把被造物的永恒和全能神的永恒相提并论，把被造的当成是神，把天、地与海当作神来敬拜，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荒谬的呢？”安波罗修这么问道，“因为这种荒谬就产生了一种信仰，以为这个世界的某些部分就是神祇。”

奥古斯丁全神贯注听他说的每一个字。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说只有一个世界，其他的人说有无数个世界，例如德谟克利图斯（Democritus），他对自然科学的论著被古人认为是最权威的了。亚里士多德说这个世界存在于过去且存在于未来，可是柏拉图的主张却不同，他说这世界在过去不存在，却会继续存在到未来。人类在这么多不同的哲学论调中，怎么能找到近乎真理之道呢？”

“在圣灵的感动下，摩西，他是敬畏神的人，预见这些错误的

观念会在人当中浮现，甚至当时已经出现了，所以在他记录下来的文字中，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将一切事物的源头——世界的创造主——与一切的被造物同时提到，目的就是要你了解，早在这个世界开始以前，神就已经存在了，同时，神自己就是万物的源起。”

仿佛被安波罗修广博的哲学知识催眠了一样，奥古斯丁完全不觉得主日早上的证道居然长达三小时。

“当安波罗修说到神的本质时，我听懂了。”奥古斯丁大为惊讶。可是当主教毫不含蓄地直陈各人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时，奥古斯丁就坐立难安了。

“若邪恶没有起源，仿佛不是被造的，或不是被神造的，那么自然界中的邪恶又是从哪儿来的？任何一位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邪恶的确存在这世上，放眼周遭常见的意外及死亡就可以了解这一点。然而，根据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可以知道，邪恶并不是一个活物；它是我们灵性与意念上的偏差，远离真信德的方向。这等偏差经常偷偷地临到那不自觉的人的灵魂中，因此，更大的危险不是在我们身外，而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敌人是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犯下各样错误，牢笼我们，不得释放。仔细检讨你的企图，反省你意念的倾向，看住你的思想与心里的贪婪。你自己是你邪恶的肇因，你自己是带头让自己犯罪的人，你自己是挑逗自己行为不检点的人；你凭什么还找个身体之外的东西，作为自己犯罪的借口？”

“有时我真希望自己还是个摩尼教徒，”奥古斯丁心想，“那我就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犯的错，怪罪到那在我身子之外的恶了。”性的欲望日夜不停地折磨着他。

“我寻求生命答案的努力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质问任何问题了。”

日后，奥古斯丁回想起他生命中这一段困难的历程时，他说：

“噢，邪曲的生活啊！无耻的灵魂啊，你有祸了！你以为忘了神就可以找到更好的吗？你不就是辗转反侧，不得安眠吗？你不断变换姿势，仍觉得床硬，到头来只有神才能给你安息。”

奥古斯丁经常以安波罗修主教最新的证道内容，来和他当年求学时的赞助人罗曼尼展开辩论。罗曼尼为了一劳永逸，避开一件拖累多年的官司而迁到意大利。亚吕皮乌和内贝底也常常加入辩论。在这样的过程中，这些曾非常投入的摩尼教徒努力挣扎，为要了解安波罗修主教许多革命性的观点。

“爸爸今天还好吗？”阿弟问着奶奶。

做奶奶的她正在点算食物柜中买回来的东西，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还好啊！”不过，稍一停顿，她回过身来问他说：“你干嘛要问？”

在奶奶精明的眼神下，阿弟忸怩不安地回答说：“他最近很急躁，我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要不然，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他今天看起来很好啊！他昨天和亚吕皮乌、内贝底，还有罗曼尼三个人一起研究主教的证道内容。通常他们几个讨论完毕后，你爸爸看起来总是精神更好、更轻松。”做奶奶的双手往胸前一盘，跟着问他：“为什么特别关心啊？”

阿弟垂下眼睛结结巴巴地说：“我需要一点钱。”

“所以你要先确定他心情不错，免得开了口却要不到，对不？嗯，很有外交官的手腕！不过嘛，不见得有用的。”祖母说，“如果你是要钱买书的话，或许这一招会有效；如果是要拿钱去看戏剧、看马戏，或是为女朋友买东西？”

“是买书啦！”阿弟赶快看着奶奶回答说。

奶奶笑了笑，从柜中的小罐里拿了几个硬币给他。“幸好你喜欢读书，像你爸爸一样。”

阿弟匆匆忙忙往奶奶脸颊上用力一吻，一阵风似地冲了出去。奶奶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笑着摇了摇头。他就像奥古斯丁当年

同年纪的时候，冲动、热情，却又聪明，满脑子都是对周遭世界的疑问。

就在前一天晚上，奥古斯丁也是抱了一堆从他朋友曼利迪欧（Manlius Theodorus）那里借来的书。“妈，你看！”他很热切地说，“这些都是普罗提诺的著作。虽然我最讨厌希腊文，而且从来没学好过，但我一直想要研究希腊的古典作品。当然，有一些已经翻译成拉丁文，但我从来没看过普罗提诺的作品被翻译成拉丁文。终于，北非一位叫马瑞威克（Marius Victorinus）的译者，翻译出这些来了。”

“已经很晚了，你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母亲说道，“你该不会现在就要读吧？”她知道奥古斯丁一旦读起书来，就会忘了时间，搞不好，他又要熬夜通宵念书了。这么一来，一定会因为没睡，脾气更加暴躁。

“我只是先大概地看看而已。”他口里说着的同时，人也抱着书溜进书房去了。

果真如妈妈所猜的，奥古斯丁当晚就猛读那些书。尔后，他也是夜以继日地仔细研究普罗提诺的哲学。普罗提诺主张“美”必须由一个人主观意见之外的事，或他人的意见来决定；美的存在应是超乎感官范围的。美不单单是令人喜悦的对称与规律，真正的“美”是由“善”发出来的，其表彰在人的灵魂与知识能力中。“因此，灵魂的美与善诚然近似于神性，因为是从神性流出灵魂各样的美。”

普罗提诺关于美的主张引起奥古斯丁极大的兴趣，因为他的主张和奥古斯丁及其他人对美的看法完全相反。普罗提诺认为这个善（或说神性）并不是被动无为，任凭另一个邪恶的力量来篡位，像摩尼教所主张的那样。相反的，这个善积极主动地将自己倒入宇宙中一切事物之中，但仍与其他事物维持分离开来的状态。恶反叛对抗远比它更大、更强的善。“然而，恶从来就不曾被允许

可以维持原样不受干预，因为善的力量与本质是远远高过恶的。”

奥古斯丁日夜不停地思索他所读的内容。因着普罗提诺的观点，奥古斯丁开始反省自己的知识及灵魂，希望能寻见神。“帮助我，主啊！”奥古斯丁祷告着，“开启我的灵眼！如果你和你的智慧的确存在，那就帮助我能寻见你。”他不停地探查自己的心思意念，最终他看见了，日后，他称之为“不变的光”。

“这光高高在上，是这光造我的；我在这光之下，因我是被造的。凡认识真理的人，都认识这光。……噢，永恒的真理、真正的爱、我所爱的永生神啊！你是我的神，我日夜向你叹息。当我初识你时，你将我提升，让我看到许多我仍得去了解的，虽然那时我尚不配去了解那些事。……我因爱与敬畏而颤抖。我发现自己离你那么遥远，我身处之境完全不像你同在的形像。我仿佛听到你由天上对我说：‘我是强者的粮，成长吧，以我为粮！你不可能改变我的，就像吃世上的食物会变成身体的组织一样。以我为粮，改变的就会是你，让你长得更像我。’”

奥古斯丁的母亲完全不知道，神借着他儿子读的新柏拉图主义使他更亲近神。她依旧火热不息地为儿子祷告：“神啊，你应许在我死以前，我会见到我儿子受洗。我相信你是信守承诺的神。”她的泪水滴在正在揉的面团上。“噢，主啊！求你让这一天早些到来，求求你。”

6

决志信主

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了。就在我读到经句结束的地方，立刻察觉有股什么涌入心里，好像是一股全然明了的光亮照进去，所有出于怀疑的阴郁，全部一扫而空。

"我恨死这份工作了！"奥古斯丁一面强迫自己写一篇阿谀皇上的演讲稿，嘴里一面嘟囔抱怨着。这篇演讲全是官场奉承之词，而且绝大多数是谎言，为要取悦这位不受人敬爱的皇帝。奥古斯丁愈写愈是恨得咬牙。

"他们付我高薪，就是要我写出一些新奇、有创意的拍马屁谎言。我知道我写的是谎言，朝廷文武官员一听也知道这些都是谎言。就连皇上自己，虽然自我中心得厉害，他也知道这些并不真实，然而我还是得演这出滑稽做作的戏，然后听大家赞美我讲得真好！"

"主人，亚吕皮乌和曼利迪欧来看你了。"他的仆人在房门外请示他。

"快、快、快！快请他们进来。"

"这个等到晚上再写吧，说不定他俩能给我一些灵感！"

亚吕皮乌笑着进来："我们没有打扰你吧？"

"你是知道的，看到你们来，我高兴都来不及哪！不过，别太自抬身价喔！唉，我正在写一篇歌颂皇上的恶心演讲稿。我真宁可有个野蛮人拿斧头砍我脑袋算了。你好啊，曼利迪欧，欢迎你来。"

这位身份尊贵的高个儿躬身向他道好："我也是，读书和写文章把我弄得累死了。走！咱们让大脑休息一下，去看场戏吧！"

奥古斯丁现在几乎没有再踏进戏院一步。谁能想象当年在迦

太基，还是个青少年的他，爱看戏剧到几乎着迷的地步。曼利迪欧察觉他有些犹豫，就说："我知道，这些戏里幼稚的傻话对咱们的大脑一点都不营养，可是，没有人应该一直严肃地工作、没有任何调剂的。跟我们去吧，奥古斯丁。我已经吩咐人预备好一顿奢华的晚餐，等我们看完戏后就去吃。然后呢，我们再来安抚不安的良心，来一场有深度又有分量的讨论。"

"内贝底、哲诺毕（Zenobius）以及黑摩建尼安（Hermogenianus）也会跟我们去，还有罗曼尼。你非来不可！"亚吕皮乌对他说。

奥古斯丁把笔一甩，说："我投降了！"他俩一听，马上左拥右簇地架了奥古斯丁就走，免得他又后悔了。

"怎么样？拖你出来，值得吧？"走在回家的暗巷中，亚吕皮乌问他。

"值得！"

"我朋友选的戏不错！"奥古斯丁心想。他觉得刚才看的戏不仅有娱乐价值，而且发人深省。曼利迪欧经常拉一票朋友到他那栋漂亮的别墅小聚。他不但有钱，还有很深的学养，自公职退休下来，便在家撰写哲学方面的书。"他家的厨子大概是米兰最棒的一位了！"奥古斯丁暗忖，"他家的酒也是！然而，真正让我满足的是我们对哲学世事的讨论。"

可是，心中的焦虑却使得好心情打了个折扣。他必须加夜班把那一篇颂词写出来，第二天早上润饰修改，并练习演讲，这才赶得上皇帝的庆典。想到这，他心情抑郁地在夜里蹒跚而行，脚步愈走愈拖得沉重。

突然，一阵快乐的歌声打断了他低落的思绪。一个乞丐手里抓着几个铜板，又唱又笑，摇摇摆摆地走在街上。

“可爱的……可爱的小姐，”乞丐扯足了喉咙颤抖地唱着，“可爱的……我那可爱的……”

“今晚他大概在戏院混得不错。”亚吕皮乌说，“他肯定有什么值得庆祝的！”

“此时此刻，我倒不介意和他互换身份。”奥古斯丁沉重地说。

“等你把那篇拍马屁的演讲稿写完，你就会好过一点了。”亚吕皮乌很同情地对他说，“我也一样，我也得和一群白痴打交道！他们的道德水准就是当人走狗！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宁可过乞丐的生活吗？”

“当然不是，不过这种可能性却一直诱惑着我。不是别人，是我——有着高尚职业、高深教育、丰厚收入的我。我最想要的是快乐，但是，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乞丐却比我快乐！”

他俩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回家的路走去。

奥古斯丁日后在他的巨著《忏悔录》（Confessions）中记录了当夜这一场满带讽刺的经验：

“让我从心灵深处向那些人说再见吧！他们说：“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事物上得着快乐。乞丐的快乐来自于醉酒，你的快乐来自于得荣耀。”噢，主啊！什么荣耀？这种荣耀不是在你里面的。那乞丐的快乐不是真快乐，我的荣耀也不是真荣耀。然而，我却为此着迷昏了头。乞丐虽喝醉了，当晚就能醒过来，但我对虚荣的着迷却是夜以继日，昏沉不醒。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我自己都算不清有多少次了。”

“你说的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奥古斯丁慨叹，“大家一起住到乡下，没有生活琐事羁绊，让自己全然浸淫在智慧与真理的追寻？算了，这种生活我不敢妄想。”

“这不是不可能，”罗曼尼回答说，“为了打这场冗长的官司，我非得留在这儿不可。既然要住下来，还有什么比和我最要好的朋友一同花时间追求哲学，更让我感到快乐的呢？”

“可是咱们一群人中，哪几个负担得起这种梦想的开销！”奥古斯丁不予认同地说，“内贝底，没错，他顶有钱的；曼利迪欧，他也可以。但是剩下来的我们，可伤脑筋了。我从父亲的庄园所得的收入只有那么一点点，就是目前的事业也是刚起步，哪有钱呢！”

罗曼尼笑着回答：“我们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把大伙的资源结合起来使用。不说别的，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让这美梦成真，而且我一直都想这么做，钱我来出！奥古斯丁，你不会连我这个小小的心愿都拒绝吧！”

“可是，你已经出钱让我受教育了！”奥古斯丁不能再接受他另一次的好意。

“那是我所做过最好的投资。”罗曼尼响应，“坦白说，如果我所有的投资计划都这么杰出就好了！”

“好！我一定会让你这一次的辛苦值得的。”奥古斯丁终于同意地说。

于是，奥古斯丁和九位好朋友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然而，他们想要建立的“学术乌托邦”是无法实现的。虽然他们都想放弃事业上的野心，退休下来过一个专心于学习、沉思与彼此讨论的生活，可是就像当时其他宗教或知识领域的完美主义者一样，这种追求哲学的完美生活，是完完全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换言之，就是没有婚姻，也没有家人的牵扯。

“我不会丢下我太太一个人的，”哲诺毕说，“就算是为了加入这么一群绝顶杰出、可爱可亲的朋友，我也不能让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从旁引导！”

“我也没办法做到。”黑摩建尼安也这么说。

“我已经订了婚，”另一个朋友说，“结婚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不能毁约。”

奥古斯丁一直沉默不语，很难过地盯着地上看，他也不想放弃那位情人。虽然他俩短暂而没有深层沟通的关系并不理想，可是，自从阿弟的母亲回到非洲后，奥古斯丁就陷入没有固定异性关系的煎熬中，何况，他也不想放弃现在已订的婚约。“虽然甚爱我的朋友与哲学，可是我真不敢想象，一辈子受这种无止无休的性欲煎熬会是什么样子……”

就这样，讨论不了了之，连带地，本来的计划也就取消了。不过，这些好朋友还是不停地聚会讨论，一同追寻真正的智慧。

同时，奥古斯丁也开始拼命读使徒保罗的书信。几年前他读起来觉得自相矛盾的经句，现在再读时却觉得是那么奇妙、那么有道理。

“我发现，纯全的道只有一个样子……我了解，无论我在普罗提诺学派中找到什么真理，那真理早就在你的话语中存在了，并且还结合着对你恩典的赞叹。”

更重要的是，在使徒保罗的个人争战中，奥古斯丁发现自己与保罗是那么的相似。“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 7：21～24）

这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自己说的：

“这些道理就这么奇妙地深深钻进我心里，当我读到“使徒当中最小的”这么一句，同时又想到你所做的一切，我就敬畏而战栗。”

“我得立刻去见辛普利奇。”一天早上，奥古斯丁对他母亲匆匆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夺门而出，留下母亲又惊又喜地看着他的背影。辛普利奇不仅是为安波罗修主教施洗的人，而且一直是主教的好朋友与导师。“他是一位聪明又有学养的人，更是多年的基督徒，或许他可以帮我的忙。”

这位年长的神父很欢迎奥古斯丁的来访，他注意到奥古斯丁面容憔悴，黑眼圈深陷，他就问道：“我亲爱的朋友啊，你最近还好吗？脑袋瓜子在想些什么呀？”

奥古斯丁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眼泪霎时浮满眼眶，心里不由得一阵惶恐。勉强控制着声音，他突兀地对这位长者说：“我一直在追寻真智慧，找那可以带我走向真理的哲学。”

“这是很值得追寻的，奥古斯丁，令人钦佩。很少人愿意去探寻这么重要的事。多数人只是觉得‘追求知识’很重要，至于真正去做，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你目前寻求真理的旅程中，现在是到了哪一站呀？”

奥古斯丁告诉辛普利奇，他是怎么走进摩尼教信仰的，他又怎么变得不再相信任何的宗教或哲学，然后又怎么重新回到西塞罗的哲学，以及他现在对新柏拉图主义的着迷。“我最近在读由马瑞威克翻译的普罗提诺的作品，以及坡菲留（Porphyry，译注：约234～305年，使新柏拉图主义更加广传的哲学家）的作品。”

“太好了！太好了！”这位老神父低声说，“遗憾的是很多追寻真理的人，他们所读的东西并不能指引他们认识神。可是，一个人若读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几乎不可能不去思考神。神的道会悄然进入他们心里，不是为了要从那人夺走什么，而是为要使那人得着。”

辛普利奇僵硬地从圆凳上慢慢站了起来，踱步到窗前，又踱了回来。“我这把老骨头，请包涵，非得不时地动一动。”他笑着对奥古斯丁说，“请别介意！对了，你觉得那些翻译作品对你有帮助吗？”

“喔，当然有啊！”奥古斯丁回答他。

“早在马瑞威克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就认识他了。”辛普利奇说，“他当时是罗马的官方发言人，就像你今天在米兰的职位一样。他非常聪明，虽然是异教徒，可是元老院的元老们非常钦佩他，甚至在议场设了个塑像来表扬他。”

奥古斯丁心想：“我就知道马瑞威克一定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学者，才配得这种崇敬。”

“马瑞威克不仅仅熟知古典作品，他对神的话语更加熟读。”辛普利奇告诉他说：“当他非常仔细地读过神的话语后，他私底下对我说，他相信耶稣基督。我对他说：‘少来了，我才不信你说的，除非我在教会看到你坐在众基督徒当中。’”

“马瑞威克听我这么说就大笑，他说：‘难道教会就等于教堂吗？基督徒是靠着建筑物来定义的吗？’”

“后来这就成了我俩私下开玩笑的事了，然而，神却在他心里动了善工。他看到自己屈从别人的意见，跟着反对基督教，因为他不想冒犯那些非基督徒的贵族朋友。可是他更害怕基督将来在父神面前不认他，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不认基督。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走，让咱们去教会，我要做个基督徒。’我心里充满说不尽的喜乐，立刻陪他去了。”辛普利奇眼里闪烁着回忆的光芒。“虽然他面临许多人的反对，有钱人也不再赞助他了，马瑞威克对于成为在基督里的初生婴孩，并从此背着十字架的印记却一点也不觉得羞愧。”

“当你在思考新柏拉图主义的作品时，”辛普利奇接着又说，“你也当仔细思考神在马瑞威克心中所动的善工，以致他能翻译出

你正在读的文章，好叫你也能从其中寻得真智慧。”

整个386年的夏季，奥古斯丁的脑中都是这些思想在彼此斗争。

“我每天虽然照常行事，焦虑却愈来愈多，每天都向你叹息呼求。我参加你的教会就像上班那么频繁，而我的工作却令我痛苦。”

奥古斯丁开始受胸痛之苦，这也使得他在公众面前演说变得非常困难。虽然他母亲很努力要把他喂胖一点，他却愈来愈瘦。他的睡眠也很不正常，经常半夜醒来，想问题想到天亮。

一天，奥古斯丁发现他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他发现他已经由不信转成了相信基督，只是他却不愿做出独身不近女色的承诺。这个他做不到的要求，却是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条件：

“‘道’——就是救主他自己——深为我心所喜，但我却不愿走过那道窄门。我已经发现奇美的珍珠了，按理说我该变卖一切，把它买下来，可是我却很犹豫。”

当时罗马帝国末期的文化是，不管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都要求他们最顶尖的哲学家和宗教领袖要守独身。当时的教会并没有明确地要求圣职人员一定不结婚。这一点奥古斯丁很清楚，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并不禁止婚姻。然而当时的多数人，不论阶级高低，都不认为一名真正委身的基督徒，会把守独身这件事当成一种可有可无的事，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把受洗这件事一直拖到晚年才做。一部分人是因为想继续过放纵的生活，一部分人是因为想结婚生子。奥古斯丁的好朋友委瑞坤（Verecundus）就因为结了婚而不肯受洗——虽然他的妻子已经公开承认是基督徒了。若受了洗，按世俗的习惯，委瑞坤就得与妻子离婚，即使这是经上

明白禁止的。

“神啊！赐给我守贞与自制的能力，只是不是现在。”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曾经这么求过。“我怕你真的垂听了我的祷告，太早给我所求的，太早把我追求肉欲的病给医治了。其实我想要的是肉体情欲的满足，而不是挪除它！”

“一切还是老样子！”奥古斯丁硬心默想，“我没法放弃女人，我可以不要我的职业、钱财、房舍，但是我没办法放弃女人，就是不行！”

那一年8月，就在他自己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由北非来探访奥古斯丁和亚吕皮乌（那时寄居在他家），那人名叫彭提奇安（Ponticianus）。这位客人不仅是朝廷的优秀官员，也是一位火热的基督徒。他们三人聊天的时候，他见到桌上放了一份保罗书信。他一见心中大喜，因为他知道另外这人也是信徒。于是，他就问奥古斯丁和亚吕皮乌，可曾听说一位名叫安东尼的埃及修士。

“从没听说过！”他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他是位非常敬虔的圣徒！我真不敢相信你们完全未曾听说他对神的热爱。”彭提奇安惊讶地说。

于是他把安东尼对神的热爱，一样接一样地讲给他们听。奥古斯丁和亚吕皮乌听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安东尼传福音给他的朋友们，并且使他们都成为基督徒。他们都居住在一起，大家持守纯洁，并全然奉献给主。像这样由安东尼设立起来的修道院，如今几乎处处可见，就连你们的主教安波罗修都是米兰附近一所修道院的赞助人呢！”

奥古斯丁与亚吕皮乌两人面面相觑。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就在他们小镇附近，有这么一个弟兄们的组织。

“我自己就有两个朋友，当他们听了安东尼的事迹后，立刻放弃了大好的事业前途，以及即将到来的婚姻。”彭提奇安佩服地说，

"其中一位还对我说：'你说，我们这一生辛劳的目标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从政投入公职的动机是什么？在朝廷上，你地位再高，最多也不过就是'皇帝的朋友'吧？这是多么脆弱，伴君如伴虎的地位！这就叫虚荣！我们历经无数风险，到了那最危险之地后，又怎么样呢？更何况不知哪一天才能真正达到那种地位呢！然而，如果我选择做神的朋友，你瞧！我不就立刻成了'上帝的朋友'了！'另一位也当场附和。更奇妙的是，当我这两位同事把他们的决定分别告诉未婚妻后，她们也立刻宣布要效法安东尼，过一个独身守贞、敬虔爱主的生活！"讲到这里，彭提奇安的情绪激动到顶，一句话也说不下去了。

当这位朋友告辞后，奥古斯丁大声慨叹，对亚吕皮乌说："我们俩是怎么回事？你看出来了吗？你刚才听到了什么？那些未受教导的人，因为听道而行道就得着了天堂。而我们呢？脑袋瓜子装了一大堆理论，大得不得了，心却小得可怜！看看！我们是怎么在血肉中沉沦打滚的！"讲完，他如飓风般冲到花园去，亚吕皮乌也紧跟在后。

"我不是讨厌你在我旁边，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关心我所受的折磨。"奥古斯丁的眼神仿佛对亚吕皮乌这么说。奥古斯丁坐在地上，极其痛苦，两臂紧紧抱头，手掌用力拉扯着头发，下巴紧压在胸膛之上。

"事实上，就是我那些老情人，那卑微中最卑微、虚空中最虚空的事，她们依然让我沉迷，无法挣脱。她们轻轻扯着我这血肉皮囊，在我耳旁低语：'你真的不要我们了？你以为跟我们告别后，我们就不再跟着你了？'……我犹豫不决，不能切断与她们的关系让自己得释放，反倒猛然投入那声声呼唤我的深渊。那放荡的旧习仿佛对我说：'你以为没有我们，你还能活下去？'"

奥古斯丁的灵肉之争将他压倒在地。"我没办法！我不能！"

在他火红的眼前浮起一个女人的幻影，她招了招手，两手一

摊，从老到少的男女全都出现，每个人都很喜乐、安详地独身守贞。“她带着挑衅的笑容对我说：‘你难道做不到这些年轻男女都能做到的事吗？他们当中有哪一个是靠着自己，而不是靠他们的主基督做成的？’”

他的罪和软弱带给他的压力大到他难以承担。他勉强从亚吕皮乌身边走开，藏身在一株无花果树下。在那儿，他哭了又哭，眼泪从脸上流到掌中、流向双臂，浸湿了他那厚厚的袍子。

“拿起来读呀！拿起来读呀！”

奥古斯丁惊愕地抬起头来。“是哪个小孩看到我这痛苦的样子？难道他在嘲弄我吗？”奥古斯丁往花园四处看去。只有亚吕皮乌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花园另一角，而且奥古斯丁确信在他家附近没有哪一家是有小孩的。

“拿起来读呀！”这个童稚的声音仿佛命令似的。

奥古斯丁挣扎地站了起来。彭提奇安早先提到，安东尼是读了基督的话语：“……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21）而舍弃一切所有的。“我一定要去读圣经！”奥古斯丁心想，“是神召唤我去拿起圣经来读的。”他跌跌撞撞地冲进了书房，拿起保罗的书信，就读了起来：“……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13：13～14）

“我不想再读下去了，我也不需要。因为就在我读到经句结束的地方，立刻察觉有股什么涌入心里，好像是一股全然明了的光亮照进去，所有出于怀疑的阴郁，全部一扫而空。”

亚吕皮乌悄声地走进书房，眼神中充满焦虑。奥古斯丁向他招了招手，用微微颤抖的笑容看他。他俩又再一次，一起把这经文读过。

“我要跟随耶稣基督！”奥古斯丁简单明确地说，“他呼召我

过一个全然向祂的生命，我肯定地响应祂！”

“我会与你并肩同行！”业吕皮乌响应奥古斯丁的决心。

这两位好友后来都当了主教，一同事奉神、牧养人，终其余生。他俩都曾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这一个特别拣选又痛苦的时刻。奥古斯丁曾回忆说：

“噢，主啊！做吧！激动我们，呼召我们回家！燃烧我们，让我们亲近你！兴起我们，使你成为我们渴慕的甘甜！让我们爱你，让我们奔向你！”

7

安静清修

奥古斯丁的诸多作品反映出，他在基督教的信仰架构中探寻各样哲学问题。而《独语录》更令人大开眼界，因为未曾见过哪一位作者，如此赤裸裸地揭露自己理性与灵魂的对辩。

“你说的乡下别墅是在哪儿呀？”奥古斯丁决定献身跟随基督后不久，有一天母亲问他。

“妈，我们要待的地方叫卡西奇安昆（Cassiciacum），靠近柯莫湖（Lake Como），就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委瑞坤说那儿湖光山色，景色壮观。”奥古斯丁笑着回答。他心想：“即使我决定改信基督一事令母亲兴奋不已，她还是对我做的任何决定都另有意见。她还是老样子！”

“委瑞坤知不知道，我们没有多少钱付他租给我们的房子啊？”

“妈，他是免费租给我们的，而且他还准备帮我们出其他一切的费用哪！他本来会和我们一起去的，可是因为婚姻的缘故，目前并不想受洗。”奥古斯丁顿了一下又说，“我真的很高兴我是在娶帖儿之前，就决定改信基督并且受洗。”他的声音低沉下来：“这省了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在奥古斯丁决志信主的同时，他也决定独身守贞，所以他就以“个人健康持续恶化”为由，取消了婚约。

“我也相信是神改变了你的计划。”他母亲笑着鼓励他。

奥古斯丁精神一振，就去找罗曼尼，要谈一下关于他儿子利肯（Licentius）的事。奥古斯丁以前是这孩子的家教老师，这一次他想带着他一道去卡西奇安昆。“我自己都需要朋友陪伴了，更何况阿弟，若没有一位同年纪的朋友陪他，他也不会快乐的。他祖

母有了另一个小孩得盯着，或许就不会在我的身旁啰嗦我了。”

看着奥古斯丁出门上街去的背影，他母亲颇觉欣慰，虽然胸痛的毛病还困扰着他，但过去的两三个礼拜，他看起来健康多了。对她来说，没有任何事物比她儿子轻快的脚步、平安的声音更有价值的了。虽然他的病情依旧让她挂心，却成了取消婚约的正当理由，让奥古斯丁可以从官方发言人的位置退休下来，不致招人非议。“只要呼吸一阵子清纯的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他母亲心想，“他复原的速度就会很快了。”

她每天为儿子奇迹式地改信基督、决志受洗而不停地感谢神。“当然啦，想到他从此不能给我生聪明美丽的孙儿，我也有些失落感。”她不禁伤感地点了点头，“可是我有阿弟啊！而且佩儿和纳威也都各有了孩子了。身为一个女人，这够满足的了！”最让她高兴的是，一向与奥古斯丁很亲的弟弟纳威，这一次也会与他们同行，一同探索哲学上的奇境。“太好了！大家可以待在一个安静的乡下地方，一同祷告并研读神的话语。”虽然她觉得米兰颇吸引人，但实在太吵、太复杂了。当然，她一定会很怀念安波罗修主教的讲道，不过想到这次儿子可以彻底脱离摩尼教异端思想，完全接受基督教信仰，那一点点牺牲就不算什么了。

虽然经济上会出现一些困难，她却赞扬奥古斯丁终于辞掉了米兰官方发言人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仅浪费他的才华，更使他变得像伪君子一样，根本与他正直不阿的天性不合。

“神应允了我最企盼的愿望，”她对着飞来窗台上啄食的燕子说，“他也会信实地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就像他养活你一样。”

燕儿响应地叫了一声，好像说“阿门”似的。她不禁满足地笑起来，开始打包行李，做出发的准备了。

“所以你计划在葡萄采收假（the Vintage Holidays）一开始时就出发？”罗曼尼问他。葡萄采收假是从每年九月上旬开始，学生和老师都可以乘机休息，喘一口气。有许多教授更会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休闲性质的学术活动。

早在这位米兰官方发言人还只是塔迦斯特的一名学生时，他的天赋才华就引起了罗曼尼的注意。后来，当他在迦太基当上教授，奥古斯丁靠着强大的说服力和锐利如刀的机智，使得他的赞助人也信了摩尼教。他俩曾经一起构想建立一个学术研究的乌托邦，好让他们和所有朋友都可以全心、全意、全性地追求真智慧。这个计划虽未成功，如今奥古斯丁却找到了一个他个人可以做到的途径。

“没错，罗曼尼。再过十天，我就可以自由地去读书、祷告、思考了。这实在令人等不及。”

“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罗曼尼认同地说。

这样也好，奥古斯丁能够不依赖他财务上的支持就实现梦想，因为罗曼尼的官司进行得并不顺利。此外，奥古斯丁还充满自信地告诉他以前的赞助人说，他计划从那声望卓著的发言人岗位上完全退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职位呢？”罗曼尼不解地想，“为什么不是到乡下休养一阵子，再生龙活虎地回到岗位上奋斗，往更高的地位爬上去呢？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获得一份既尊贵又轻松的官位，足以让他一辈子悠闲过日、发挥创意，而不是像这样暂时性的退修充电。”

“而且，为什么奥古斯丁要取消婚约呢？”罗曼尼更是不解，这简直是自毁前程嘛！

“谢谢你让利肯跟我们一起去，有他在的话，阿弟一定觉得在

卡西奇安昆的日子有趣多了。”

罗曼尼倒不反对让他儿子与奥古斯丁同去。“这孩子在假期当中跟你学到的，一定比跟别的老师一整年学到的还多。”不过，倒是因为奥古斯丁这么情绪化地改变了信仰，又决定要在开春时受洗，而让这位前任赞助人有些挂虑了。

“你还会继续不断追求真智慧吗？”罗曼尼问他。

奥古斯丁把他的手放在这位长者的肩头，看着他的眼睛诚挚地说：“我会比以往更努力的！”当摩尼教无法向他指明真理在哪里时，奥古斯丁几乎绝望地疯狂寻找有没有可以指引他的道路。如今，他深信基督教可以满足他所有知识上的需求。“我知道，我们讨论推理的过程，主要是靠神用祂自己的话语来引导。但是我仍然会继续研究普罗提诺、波菲留、西塞罗、德伦西（Terence，译注：约公元前190～158年，罗马喜剧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也会在这么一个脉络系统中教导利肯、阿弟及其他人的。这一趟，我是把我所有的古典时代藏书都搬了去，而委瑞坤也提醒我可以好好利用他在那儿的大量藏书。”

“谢天谢地！”罗曼尼说。他可不能忍受见到这位天才小亲戚变成不用大脑的修士，口沫横飞地讲一些毫无知识根据的陈腔滥调。

“放心，我不会放弃学术研究的！”奥古斯丁说。看到他的老赞助人松了一口气，自己也不觉莞尔。“我会竭尽一切努力去了解真智慧的。”

走在回家打包的路上，奥古斯丁心中的喜乐与自信高升入云。“我知道，是神自己导引着我对真理的热爱。”

“爸，快来看这里有只蜈蚣！”阿弟叫道。他和利肯发现这条小虫在他笔记本上爬，两个人惊奇地看着蜈蚣的许多脚，急促地蜿蜒爬行。

“赶快打死它！”奶奶看了大叫，她最怕有什么虫跑进别墅里。

阿弟乖乖听命，把蜈蚣砍成好几段，可是“那几段”居然还

能继续在笔记本上爬动。

“你能把蜈蚣的生命力也切成一段一段的吗？”奥古斯丁问他们俩，“它的灵魂是不是一种物质，也可以被切割呢？”

他开始和他俩讨论起这些问题，指派他们到图书室里去找出相关的哲学著作。“午餐后，我要你们俩分开，各自去仔细思考这些问题。阿弟，你到湖边去想；利肯，你到山坡上去。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再来讨论答案，探索背后更深的含义。你们俩准备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吧！我和亚吕皮乌也会利用下午时间思考同样的问题，到时候看谁辩得最好。”

“我们一定输的啦！”利肯说。这小子很聪明，但是在一些习性上欠缺管教，不太能适应奥古斯丁这种密集的讨论训练。

“有可能。”阿弟心情不错地说，“可是总有一天，我们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奥古斯丁有些紧张地笑了笑。现在，是他遥遥领先儿子不成熟的思绪没错，可是这孩子有时的神来之笔，已经可以让人看到他未来灿烂的学术成就。“总不会在今天，你们两个小鬼就把我们这两个老家伙给打败了吧？”

“说不定哟！”两个小朋友兴奋地冲进屋子里，后面是奶奶跟着追，喊着要把脚擦干净才准进去。

亚吕皮乌看了笑着说：“看来你找到激发利肯学习的诀窍了！”

“也只是今天而已。要让那孩子愿意学，可比搞懂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还难。指派他下午到山坡上去想，希望不会让他分心了吧？不过，如果他得先爬一段山路，消耗掉一些体力，走累了，说不定反而会静下来做一些思考。”

“奥古斯丁，你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师！”

亚吕皮乌批评人的时候多，赞赏人的时候却不多见。奥古斯丁觉得自己脸上一热。“我觉得让孩子们的思想不受限制地去追寻真理，肯定比我当年在塔迦斯特被鞭子逼着去，更有效果。”他接

着一叹，“可是，我真有些倦了，胸口这个疼痛不停地折磨着我。”

“你现在最好休息一下，我们有很充裕的时间整理出一篇论文，保证让他俩哑口无言，难望其项背！”

奥古斯丁静静躺在铺毯上，饱览日间爽朗的金色美景。平常太专注于内在的思考活动，他反倒忽略了周遭的自然美景。他现在倾听着湖水轻声拍岸，享受着蔚蓝的天空，品尝秋霜之前最后一季花香，雄伟雪白的阿尔卑斯山巅仿佛张手向着神。每一天，奥古斯丁一方面豪饮于自然美景，一方面又热切祷告好几个小时。“卡西奇安昆的九月！在这世上，恐怕这是我最接近天堂的时候了。感谢主！谢谢你！”

每当讨论哲学时，奥古斯丁就怀念起当初也想这么聚在一起生活的那群有深度的朋友。“噢，这要是和曼利迪欧、哲诺毕，以及其他人一起讨论有多好，”他心里想，“一定比现在和崔杰（Trygetius）、拉斯提（Lastidianus）、路斯（Rusticus）、纳威，还有这两个小孩子一起讨论要轻松容易多了。”往往，奥古斯丁得向崔杰这一位跟着来的年轻士绅，反复说明一些基本概念。自己的弟弟呢，也无法了解奥古斯丁所运用的讨论方法；他一向对抽象概念不行，不像他哥哥在这方面特别强。“感谢神，幸好还有亚吕皮乌在！”看来，他俩的友谊愈来愈少不了彼此。

就像妈妈烤面包的香味整日弥漫在四周，她为这一小组人的祷告也是不停。奥古斯丁知道，若不是妈妈也在，这趟卡西奇安昆之行，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愉快、这么有收获。妈妈虽没受过多少正式教育，但她在属灵方面的洞见却常常让奥古斯丁自叹弗如，她也常尽情加入他们的讨论中。

虽然健康状况限制了奥古斯丁许多活动，可是在那几个月当中，却完成许多事。他发表了好几篇论文，都是献给他在米兰的朋友。这些论文也很快地就在学术圈中流传开来：《对怀疑论之驳斥》（Contra Academicos）驳斥那些愤世嫉俗的学者，在学术和灵

性问题上拒绝采取坚定的立场；《论快乐人生》（De beata vita）主张人生真正的快乐奠基在认识三位一体真神的知识上；《论秩序》（De ordine）响应哲诺毕所作的一首诗，在这篇论文中，奥古斯丁针对“邪恶”这个概念讨论，他认为“恶”不是“善”的对等面，基督徒可以胜过恶的力量，就像耶稣基督证明给我们看一样。这一篇论文旁征博引、涵盖甚广，从科学、几何学、天文学的数学理论，以及传统的历史学、文学与雄辩学都包括在内。但是，奥古斯丁说这些学问都只是研究宗教哲学的入门课程而已，宗教哲学才是让人寻得真理的最终方法。

这些作品反映出，奥古斯丁是在基督教的信仰架构当中，探寻各样哲学问题的解答。这一个研究上的取向颇具创意，足以媲美安波罗修主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他写出《独语录》（Soliloquia）后，他的朋友才真正大开眼界，因为他们未曾见过哪一位作者，如此赤裸裸地揭露自己的思想过程。他以一篇非常长的个人祷告文开场，然后以记录的手法写下他自己理性与灵魂的对辩。辩论的内容就是困扰他多年的哲学难题，例如，奥古斯丁难以压抑的性欲，与他不愿成为基督徒的原因。

“我愈是了解自己的软弱，愈体会出我是多么需要神。”有一天当他和母亲观看凋萎花园中的雪景时，他这么对母亲说。

“我认识神愈久，愈能体会我是多么需要神帮助我度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他母亲响应着。

“所以你受洗了。”奥古斯丁说。

“只有因着神的怜悯，才会让人去乞求受洗的。”母亲解释说。

“或许时候到了！该是我当‘乞丐’的时候了。”

奥古斯丁轻嗅着米兰春天温暖的空气，那里弥漫着新生命的

应许。“走吧，亚吕皮乌，阿弟，让我们到教会去吧！妈，你好了没有？时间差不多了哟！”

阿弟对他父亲笑了笑。“这小子将来会不会长得和我一般高？”奥古斯丁心想，“我太高兴了，他虽然才十五岁，但已经开始了他在恩典里的一生。”这孩子和奥古斯丁一样，在大斋期这段时间内，一直穿这件毛衫，而且拒绝沐浴。这是当时的“及格学友”（Competentes 将领受圣礼者）的惯例。阿弟也跟着奥古斯丁忠实地上完了由安波罗修主教讲授的受洗前课程。他看到他儿子上课时专心聆听每一个字的模样，祈祷他儿子也能以同样的热诚跟随基督一辈子。“想想看！等他到了我这个年纪，他的智慧不知有多高呢！”

他们一行人一起走进大教堂。母亲走到大殿中的妇女区去，而奥古斯丁他们则到了另一个受洗预备室，和所有当天要受洗的人一同敬拜神。一次一个地，每一位受洗者都要穿过一道帘门，走到受洗大池。

“这么多年来，我逃避洗礼像逃避瘟疫似的，哪想得到现在的我巴不得快一点轮到我！”

等候的同时，奥古斯丁想到了一位来自塔迦斯特的好朋友，弗拉（Flavius），是他当年信摩尼教不久所认识的。奥古斯丁向他传讲新近信的激进派信仰，两人开始以嘲弄周遭传统派人士为乐。他俩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奥古斯丁描述当年的友谊说：“这份温馨的友谊比我有生所尝过的蜜还甜美。”

很不幸地，有一天弗拉得了热病，病况危急，倒在床上好多天，奥古斯丁就在他身旁细心照料他。有一天他得知朋友昏迷不醒，朋友的家人为他做了洗礼。“他们一定是急疯了！等到我朋友好了后，我俩肯定会大笑这件事。”当弗拉的病势好转些时，奥古斯丁就拿他受洗的事来逗笑。出乎意料，这位青少年朋友竟然变得很激动而且生气。多年后，奥古斯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霎时从我身边弹开，好像我是他的仇敌一样，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勇

气，他警告我说，如果彼此还要做朋友，绝不可再开这个玩笑。”奥古斯丁虽然心里痛苦不解，但他想等弗拉热病康复后，再与他讨论这事。很遗憾的是，那一天从未实现。

“我才不过出城两三天，”奥古斯丁懊悔地想，“才两三天！他就在我不在的时候死了。……失去他的伤痛让我逃到迦太基去。我以为我逃得远远的，就可以忘了心中的痛苦。”

排在奥古斯丁前面的那一位走过了帘门。亚吕皮乌对他笑了一下，他眼睛好像说，“下一个就轮到你啦！”

看到亚吕皮乌的脸，奥古斯丁登时又被喜乐充满。“我虽然未曾陪伴弗拉一同受洗，”奥古斯丁心想，“但是今天我却和亚吕皮乌一起受洗！有一天啊！老朋友。”他默默对弗拉说：“我们还有机会再来讨论洗礼这件事，只不过到时的对话，肯定会与我当年想和你说的大大不同。”

在帘门旁看守的人向奥古斯丁招了招手，他就走进了受洗室。室内只有他和安波罗修主教两个人，闪烁烛光映像在一个巨大的八角池面上，冷冽的泉水从洗礼泉中喷注在池里。奥古斯丁尽褪全身衣物，象征他从此弃绝旧的生命，然后跪在安波罗修前，让主教用油膏他，油从他头上流到肩膀、流到背脊。奥古斯丁站起来，转身向西面的墙壁，正式宣告弃绝撒旦及它一切的行径，再转身面向东面的墙壁，正式宣告相信耶稣基督。

安波罗修主教与他一同站在受洗池前祷告，然后用手划了十字，两人就一同走进了受洗池里。

“你信全能神、父上帝吗？”安波罗修主教问着，他的黑眼睛好像发出强光一样。奥古斯丁慑服不已，这么一位瘦小的人，居然有这么咄咄逼人的威势。

“我相信！”安波罗修按着奥古斯丁的肩膀，将他压入水里。奥古斯丁觉得刺骨的冷水漫过他的脸、他的眼睛、他的头发。

“你信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以及他十字架的大能吗？”

"我相信！"再一次地，奥古斯丁又全身浸入水里。

"你信圣灵吗？"

"我相信！"奥古斯丁最后一次浸没在水里。

他们由池里走上来后，安波罗修主教再一次用油膏他，然后温柔地为他洗脚。这个象征性的动作，当时只有米兰人才这么做。

奥古斯丁穿上雪白的袍子，穿过另一道门，往大殿走去。在那儿有一大群欢欣雀跃的会众等着欢迎他以及其他的"及格学友"。"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领圣餐，基督的圣灵在我里面！"

奥古斯丁闭上眼睛，默默地站着，身体还在不住发抖，一方面是冰冷的池水，另一方面是因为刚才的经历令他震撼不已。"我灵魂的屋子是这么的狭隘，怎么容得下你呢？"他祷告说，"求你拓宽它吧！"

他走进了大殿，看到母亲的脸在荫凉处发出天使一样的光芒。

8

母亲之死

在迦太基，我抛下她一个人，可是她从来不曾抛弃我。在她生病时，甚至感谢神赐给她一位忠心又关怀她的儿子。我何曾做过哪件事，比得上她对我的爱和为我作的祷告。

“听啊！闻吧！这永生的香气是借着圣礼的恩典吹入你里面的。”奥古斯丁洗礼后的讲道中，安波罗修主教这么对他们说。在随后复活节的几个星期里，主教也用心教导这些初信者有关圣灵、圣礼和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

奥古斯丁聆听这些讲道总觉意犹未尽，这些道理不仅前所未有地激动他的心，更激发他的思想。

“如今我们既已受洗，对自己旧生命的焦虑也就一扫而空。每当我默想你对整个人类救赎计划的深奥，就觉得无比甜美，欲罢不能。”奥古斯丁以初信的火热唱着弥撒书中的诗歌：“你的教会有甜美教诲让我深深感动！教诲流入我耳中，真理灌注我心房，让我的献身热情澎湃，让我泪流满面，却也欢欣鼓舞。”

依照当时惯例，受洗后的奥古斯丁、阿弟、亚吕皮乌都穿着特殊的礼鞋，象征他们从此是走在基督里的。“我想我可以穿着它们一路走进天堂。”奥古斯丁自忖。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诗篇 23：5）安波罗修主教说着。

奥古斯丁并不是每日沉醉在受洗后飘飘然的感觉之中。受洗前，他已写完了《论灵魂不灭》（De immortalitate animae），受洗后，他更着手开始写一系列包罗万象的教科书：数学、辩证学、几何学、文法学、哲学，以及雄辩学。这系列中的最后一本《论音

乐》(De musica),则要等稍后他到了塔迦斯特才完成。奥古斯丁希望借着这一系列教科书,导引他的读者们来到神那里,因为神才是所有知识的根基。

就在奥古斯丁受洗后不久,有一位曾任皇家秘密警察,名叫伊沃底(Evodius)的人,经过热切请求后住进了奥古斯丁的家里。他彻底厌倦了原来工作中的阴谋诡诈,决定受洗跟随基督,唾弃世上一切。他与奥古斯丁的对谈内容就成了日后《论灵魂之丰沛》(De animae quantitate)与《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两书的内容来源。

有一天傍晚,当他们一大家子人坐在凉泉旁休憩时,奥古斯丁说:"亚吕皮乌,我相信神改变我要待在米兰的想法了。米兰很好,到处都是教堂,而且充满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们在别的地方一定可以为神发挥更大的作用。"

"例如哪里呀?"

奥古斯丁怯生生地说:"例如……塔迦斯特呀!"

"你不是说过再也不会回到那"鸟不生蛋的鬼地方"吗?"

"奥古斯丁!"做母亲的恼怒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形容自己的故乡呢?"

"妈!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每一位青少年在年轻荒唐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子看他自己的家乡吗?"他瞪了亚吕皮乌一眼,狠狠地对他皱了皱眉头。亚吕皮乌却一副无辜可怜的样子,对他笑了笑。

"我根本不记得我小时候了,"阿弟说,"迦太基真是那么烂的地方吗?"

"当然不是!"做奶奶的斩钉截铁地回答孙子。"不过,"她话锋一转,对儿子说,"你真的慎重考虑重返塔迦斯特?"

"是的!"奥古斯丁说,"我的确想过。我每天向神求,求他显明他神圣的旨意。我相信,神对我们这一群人有一个特殊的心

意与安排。”

“我们会和你一同祷告的！”亚吕皮乌说，伊沃底也附和地点了点头。随着夜星逐一浮现，他们大伙一起唱了起来：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

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

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

——诗篇 119：33～35

接近年底，他们一行人前往距罗马 16 里之遥的欧斯提市（Ostia）。当他们走到外围市郊时，“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城市。”做母亲的说。以前这里是个蓬勃兴盛的港都，可是因罗马帝国境内的骚乱，使得贸易大受干扰，连带这城市的经济也大幅衰退。罗马贵族奢华的别墅和当地穷人的残破房舍参差比邻，无秩序的低层社会贫民拥挤在港区。然而一些尊贵的基督徒家庭却仍然坚持住在这城市里。大出奥古斯丁一行人意外的是，罗马首富阿尼奇（Anicii）邀请他们去住他在当地的避暑山庄。“大概是因安波罗修主教的关系吧，”奥古斯丁心想，“毕竟他是罗马帝国全境闻名的人物。”

奥古斯丁感激地接受了阿尼奇家族的大方接待。这一下，他母亲可以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住处，大伙也可以等风力变强，以便搭船回非洲去。从米兰一路下来的旅程将近 300 里，可真是让他母亲累垮了，而他自己也需要休息一下。

他们落脚的地方有一间很可爱的小沙龙间，四周墙上挂满哲学家的雕饰不说，还开了许多扇窗户，让人饱览花园美景。奥古斯丁他们很喜欢在此进行思想讨论。

“虽然秋天近了，还是可以闻到满园花香。”有一天他和妈妈坐在花园中晒太阳，深深吸了口气说。

“而且花色依旧缤纷灿烂！我常想，天堂里的花会是什么样子？”母亲说。

“我倒是常想得救的人在天上的样子。”奥古斯丁说。

奥古斯丁和妈妈舒适地坐在悠长的静默中享受美景，而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则让奥古斯丁终生难忘。母子二人的对话是有关基督，这属天完美的光。

“噢，主啊！你知道那天我们在谈，世上的种种事物所带给人的喜乐是那么的肤浅。”母子二人都同意一点，就是：这些喜乐是无法与认识神所带来的喜乐相比的。“我们先从具体有形的事物谈起，一路谈到宇宙天体万物。我们愈是往天上的方向谈去，就愈赞美神创造的世界，心中愈发感受无比的喜乐。”

当他们最后由这种极度喜乐的状态中出来时，他们的结论是：“一个人如果能静止血肉的激动，让内在的灵魂安静下来，不再由自身的角度去思考，……那么当这个人独自开始说话时——不是透过血肉与灵魂来说，而是自己独语时——这时他的话就不是出于血肉舌头或灵界天使，既不大张旗鼓哗众，也不假托艰涩的比喻，这时我们才能听到他的真心话。……我们才能在快速的思考中见识到那充满于万事万物的永生智慧。”

这荣耀的异象慢慢淡了下来，缓缓流动着，仿佛波光粼粼的地中海。“我们是在天堂里吗？”奥古斯丁自问，他也不知道。

耀眼炫目的下午慢慢进入薄暮，他和妈妈仍然坐在那儿，沉醉在他们刚刚敬拜神的经验中。

“这一天要是能化为永恒该多好！”奥古斯丁说。他这次品尝真智能的短暂经验，好像大啖整个宴席一般，在激动颤抖中仍不饱足、满怀渴慕。

“在这世上没有永远不死的。”妈妈说。她两眼平静地往大海看去，海天交际之处，是落日最后一抹余晖。“孩子，对我个人而言，我这一生在世已经没有什么未尽的欢乐了。如今我在世的愿

望都已满足，实在不知我还能要些什么？我也不知为什么还留在这世上？所有我想要的，神都已经给了我。你已受洗成了基督徒，也放下一切所有，开始跟从他了。”妈妈这种出自心灵最深处的喜乐满足，再一次地提升奥古斯丁的心情。

“如今，我预备好了，可以走了。”她语气中带着不耐烦，就好像是站在欧斯提码头边，身旁堆着行李，等船带她回非洲一般。

“我还需要你呀！”奥古斯丁欲言又止，“如今我已归向正道，我更加地需要你，阿弟也一样。”但是他只能坐在那里，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胸中盈满着对母亲的爱，以及刚刚尝过，对永生智慧的渴望。

“为什么我还在这儿闲晃？”他母亲问，“为什么我还待在这儿？”

“我们现在走不了，”尽管船长派人通知他，现在风势正适合起航，奥古斯丁却对送讯的人说，“家母正在病中，而且时局关系，这时起航出发也是非常危险的。”奥古斯丁说的是有位异教徒将军马克辛（Maximus），为了夺权而封锁了罗马诸港。“我们还是等下一班船吧！”

就在奥古斯丁和母亲经验到属天极乐的那一个下午，才没几天，母亲就感染了热病，卧病不起。一股不安的感觉浮上他的心头，立刻派人去叫同行返乡的弟弟纳威来。

“真高兴你与我们在一起，一叫就来了。”奥古斯丁紧紧抱着弟弟说。

“我也很高兴这趟我跟来了。”两兄弟静坐一旁，直到夜深时分。奥古斯丁抽空小睡了个把钟头，然后走进母亲的房间。她毫无血色地冒着冷汗，躺在那里，沉重而痛苦地呼吸着，她的眼睛

并没有因奥古斯丁进房来而睁开。

“快叫纳威来！”奥古斯丁急切命令守在她榻前的女仆。他抓起母亲孱弱的手开始祷告了起来。“噢，神啊，你难道就不再给我多几年有她的日子吗？我知道她想赶快回到你那里，可是没有她的日子我怎么办呢？”

一整天，两兄弟守在母亲的身旁。这时她已经陷入昏迷。阿弟的眼中满是害怕，不时到奶奶房中探视。奥古斯丁觉得自己昏昏欲睡，想起身到外面呼吸一些沁凉的秋天空气。

就在他起身往外走时，母亲忽地睁开眼说：“我这是在哪儿呀？”她的口气还颇轻松，好像上了一趟市集，找不着回家的路似的。

奥古斯丁和纳威连忙挨近她床边，哭得像两个小孩子似的。

看到他俩哭得那么伤心，她勉强坐起来擦拭他们的泪水。就算已到咽气时分，做母亲的依旧一如往昔般刚毅。她对他俩说：“就把我葬在这里吧！”

“可是你不是一直都说，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家吗？”纳威哽咽地说。奥古斯丁知道母亲在塔迦斯特父亲坟旁，也安排了她自己的墓地，以前她还常说很担心自己死于异域。

母亲疲累地叹了口气说：“我这肉身葬在哪里都可以，千万别为了这事多操心。我只要求一点，将来不论你们在哪里，在主的祭坛上都要纪念我。”

“我们一定会的，妈！”奥古斯丁切切地安慰她说。她合上双眼，又疲惫不堪地陷入昏迷中，从此没再醒来。

他母亲与热病挣扎九天后过世，享年56岁。

“你看，奥古斯丁都没什么悲恸的样子！”一位在送葬行列中

的女人偷偷对身旁的妇女说，“在他母亲死前，他们肯定有什么不愉快过。”

奥古斯丁站在坟旁，面孔僵硬不见泪水，阿弟脸上则挂着一颗接一颗的泪水，勉强想学他父亲的样子，可是他的心情却表露无遗。

“我听说呀，当他们在大殓时，他还能坐在那里讨论灵魂啊，和别的哲学问题。”又有一位妇人说。

“有这种儿子！这样子她早死倒好。”另一位妇女说。

“为什么我现在觉得那么可怜？仿佛被众人遗弃的样子？”奥古斯丁心想，“哲学家普罗提诺不是说，为死去的人哀恸是不理性的、无知的吗？我自己相信我们不该落泪或大哭，好像她不在我们身边一样。我的母亲毕竟是摆脱了世上所有劳苦啊！我们也知道她现在是与基督一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她咽气时，责备阿弟不要哭的原因啊！”奥古斯丁求神挪去他的苦痛，可是他内心的折磨却更加剧烈。

“在迦太基，我抛下她一个人，可是她从来不曾抛弃我。”奥古斯丁心想，“在她生病时，甚至感谢神赐给她一位忠心又关怀她的儿子。我何曾做过哪件事，比得上她对我的爱和为我作的祷告？……”

葬礼过后，不论奥古斯丁怎么祷告，多少默想静坐，都不能让他得着平安。他决定去浴堂里泡泡澡，因为希腊人认为这能驱散一个人心中的忧虑与压力。然而，他发觉一点用都没有。“就是这样，我也要宣告你的怜悯，‘孤儿的父’啊：我泡澡了，但是我的感觉却和过去没两样。因为这哀伤所带来的苦毒并没有从我心里蒸发出来。”

他回到家里，一头倒到床上睡。好几个小时后，他醒了过来，觉得恢复了力气。忽然有几句安波罗修主教的诗歌浮现脑海：

噢，神啊！我们的创造者，
你掌管天体星球运行，
你使白昼披上爱的光亮，又在夜晚赐人安眠。
你的恩典恢复我们软弱的四肢，让我们重新刚强做工，
你减轻疲惫心灵的哀痛，就是那最深处的折磨。

奥古斯丁回想起小时候坐在母亲腿上，她用双手拥抱着他，就像张温暖的毯子；他想到她在寒冷早上，为他们烘焙热腾腾、香喷喷的面包；他生病时，她温柔地看护他；以及她为他所做的无止息的火热祷告。这一切的一切在他脑海中浮现、闪逝，化成眼泪沛然而下，仿佛川流不息的河水，停也停不下来。奥古斯丁放声痛哭："在你面前哭泣，为她、为自己哭，为想到她、想到自己而哭，这些都是你给我的安慰，所以我就放胆大哭，让那些被压抑的泪水自由畅快地流泻出来，像枕头一样托住我的心。你的耳亲近垂听我，不像别人听到我的啼哭反倒责备讥刺我。若有人心中满有爱，就让他不要笑我，反倒与我同哭，因为我冒犯了你，在所有基督肢体里的父啊！"

母亲的过世，让当年 33 岁的奥古斯丁难过至极。他根本不知道马克辛的封锁更紧了，几乎所有的船都不能开航了。

"我们还是回罗马去吧！"他对亚吕皮乌说。他们的主人慰留他们，可是奥古斯丁非得暂时离开欧斯提不可，多待一刻，只会让他更加触景伤情。"我们可以在罗马教教书，等封锁的事过去。"

"也好，我们可以在回老家前去见一些在罗马的老朋友们，"亚吕皮乌说，"建立一些关系，将来等我们定居在远方的省份后，说不定大有助益。"

“希望不会在罗马等得太久。”奥古斯丁说，“狄奥多西（Theodosius）绝对不会容忍马克辛这种欺人行径的。”狄奥多西是控制康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将领，他已经率领大军前来罗马了。

但是奥古斯丁、亚吕皮乌、阿弟、伊沃底一行人却被迫在罗马足足待了一年。虽然在这段时间里，他还是深处丧母之痛中，但奥古斯丁已开始专注在他的学术上了。很多人欣见这位鼎鼎大名的米兰雄辩学教授来到罗马，都来拜在他门下受教。他同时开始撰写《论灵魂之丰沛》及《论正统基督教与摩尼教的生命之道》（De Moribus ecclesiae catholicae et de moribus Manichaeorum）两书，后者是他首度公开驳斥他旧时信仰的尝试。虽然此时他的著作中仍反映了许多新柏拉图主义的哲思，可是他已经愈来愈倚重圣经了。

388 年稍晚，消息传来了：封锁解除了！

“可以回家啰！”奥古斯丁说。过去五年来，他一直待在罗马帝国的文艺首都。虽然他深信塔迦斯特是他为神做工的地方，但对这些图书馆、文化圈子的人，以及意大利都会区的气氛，他却一生念念不忘。奥古斯丁一行人再次回到了欧斯提市。他漫步岸边，任凭地中海的海风徐徐吹来，撩动他的头发与长袍。还要多久，船才会载着他们一行人回到遥遥彼岸的北非呢？

“妈，我好想你，真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回家。”他心里说，“不过，虽然现在不能，有一天总是会的！”

9

重返北非

神还会用你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他，奥古斯丁！用你的口才和文笔来对抗摩尼教。或许，神带领你回到这里，就是要你拯救那些盲从邪说的无知之人。

"人来了！人来了！"奥古斯丁一行人快接近迦太基的大教堂时，路旁的小孩这么叫着，"从米兰来的神的仆人（servi Dei）到了，他们来了喔！"

几位站在一旁的路人向他们恭敬地鞠躬。

"神的仆人！"奥古斯丁心想，"噢，主啊，让我们真的能成为你忠实的仆人！"

公元第四、第五世纪时，有许多平信徒立志过着像修道士一样专注默想及祷告的生活，这些人被称为"神的仆人"，他们虽然不具备正式的职位，但是正统教会尊重并支持这样的献身行为。就在奥古斯丁一行人抵达迦太基后，立刻有一位富有的基督徒贵族提供住处给他们，而迦太基教区主教也会在第二天拜访他们。教区内的信徒往往要求神的仆人为他们祷告，而主教则会把他们的代祷事项转达给奥古斯丁他们。

"能再一次走在迦太基的街道上真好！"奥古斯丁心想，"可是阿弟却觉得这里像是外国，他依稀记得当年离开的海港，但是对童年时的玩伴和市集就完全没印象了。"

"奥古斯丁，看！你当初教我的教室！"亚吕皮乌指给他看。

奥古斯丁笑了起来。"那时看到你出现在教室门口，可真让我吓了一大跳。你父亲和我当时为了些事起争执，我从未想到你会出现在我教室，然而那一天，你来了……"

“刚巧听你反对竞技场的长篇大论，”亚吕皮乌话中带酸地说，“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冲着我来，专门说给我听的呢！”

“你怎么知道不是啊！”

“不过话说回来，我真高兴戒掉了这嗜好。”亚吕皮乌说。

“我也是，老朋友！”奥古斯丁说，“我也很高兴！”

“我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有时还有些争战，就像我维持禁欲独身一样。不过，神会帮助我们的。”有时候，他真的很佩服亚吕皮乌虔诚的程度。这小伙子可是完全离弃了从前的生活方式。记得有一回还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居然赤脚在雪中行走，用这攻克己身的行为来表达他的信心与委身。

“还要等多久我们才要出发到塔迦斯特去？”阿弟问道。他特别想去看看奶奶家里的亲戚，因为他还深深思念着奶奶。

“就这一两天了。”奥古斯丁回答说，“我得先和迦太基这里的神职人员谈一下。”

“虽然回去那里的路崎岖难行，”奥古斯丁自忖，“至少我们不必再坐船了！”

“阳光闪烁在北非的山岭上，”奥古斯丁对儿子说，“那是别处看不到的光景。日光，有人称之为‘万彩之后’，从山巅沿途向平原层层挥洒而下，覆盖着塔迦斯特的橄榄树。”说着说着，一股归乡的渴望开始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很快就会到家了，很快！”

“你本族的马尔库斯（Marcus）要求你为他的官司帮忙。”送话的人这么说，“他和他的对头明天一大早就会到司法官那里。”

“我会到的。”奥古斯丁说着，不禁叹了口气。他几乎都忘了，北非人是那么喜欢动辄与人兴讼。当初在卡西奇安昆退修的时候，他是完全不理这些俗事，就算在米兰大都会里，他毕竟是个外地

人，和当地没什么瓜葛，也不致与人有所牵扯。可是，在塔迦斯特就不同了，他的家族世代居此，所有亲戚、朋友，都巴不得抓紧与他之间的友谊，希望得到这位不仅是宗亲，更是神的仆人的帮助与支持。亚吕皮乌出身于法律背景，他倒是挺喜欢进出公堂的，可是奥古斯丁却把这种事看成是一种打扰，妨碍他研习圣经。

“虽然他们一直占据我的时间和精神，”奥古斯丁祷告着，“可是，神啊，我却非常感恩有这么一个大家庭。”姊姊一家，以及别的亲戚都欢迎阿弟，接纳他就像是自己家人一般，这多少帮助他由丧失祖母的悲痛之中早些恢复过来。

“幸好，阿弟的生母没有尝试和我们联系。”奥古斯丁也不盼望有这种联络。让彼此形同陌路，反倒使他们一行人可以很快地适应塔迦斯特的生活。只是，奥古斯丁的心灵与肉体仍不时渴望能再与她相亲。

此时，奥古斯丁、亚吕皮乌、伊沃底，以及阿弟都住在奥古斯丁父亲朴素的庄园里。直到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母亲对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有多少。现在他们得自己去买菜、烧饭、洗衣服。虽然姊姊有时会派些仆人来帮忙，可是有女人在全是男人住的庄园里，即使是自己的姊姊，也令奥古斯丁不太自然。慢慢地，这几位神的仆人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也训练了一两位男仆，他们自己也懂得在日常工作上互相照应。透过姊姊的示范，奥古斯丁现在也能按着妈妈的技巧来烘焙面包了。

“再怎么样，这面包还是比不上妈妈烘焙的好吃，也没有人能像她一样，一个笑、一个轻抚，加上一个祷告，就能安慰我的心灵。没有人能够！”

“亚吕皮乌，我昨天在市集上见到幽斯图（Justus）和西勒瓦

(Sylvanus)。”奥古斯丁说。

“真的？他们现在怎么样？”

“完全被摩尼教的教导欺哄了，根本不分辨他们所信的全是疯言疯语。”奥古斯丁眼里噙着泪水，“噢，亚吕皮乌，我当年怎么会做出这种傻事呢？我怎么那么自大、不成熟，居然会相信这种把神的完全大打折扣的荒谬理论呢？我怎么会以为我不必对自己的罪负责呢？我自己吞服这些思想毒素还不够，还拿这些毒药给身旁的人吃。噢，原谅我啊，我的朋友！噢，神，原谅我！”他年轻时候朋友的面孔一张一张在他脑海里盘旋不去，使他不禁放声痛哭。

亚吕皮乌轻搂着他，直到他哭声渐歇。“可是神也用你使我转回正道啊！”他说，“还有伊沃底，更不用说阿弟了。”

奥古斯丁听了，慢慢点了点头。

“神还会用你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他，用神给你的恩赐来对抗摩尼教，奥古斯丁！用你的口才和文笔来驳斥他们。在这儿，他们势力强大，远甚我们在意大利所见。或许，神带领你回到这里，就是要你拯救那些盲从邪说的无知之人。”

奥古斯丁听了，一言不发。那天晚上，亚吕皮乌发现他伏案而眠。稿纸的顶端写的是未来的书名：《论创世记并驳斥摩尼教》(De Genesi adversus Manicheos)。

“奥古斯丁，你现在立刻跟我走！”

他往姊姊脸上瞥了一眼。“很抱歉，”他对市府官员说，“我得立刻告辞！”

“发生什么事了？”跑回姊姊家时，他问，“到底怎么了？”

“阿弟，”姊姊喘着气说，“我已经派人去请医生了……”

“阿弟怎么了？”

“他先是抱着头一直大声叫痛，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噢，哥……”

奥古斯丁发疯似地冲进屋子，一把将儿子拥入怀里，可是儿子那双像透母亲的乌黑眼眸，已是空洞无神地看着空中。他那修长结实的年轻身子，像一尊人像躺在奥古斯丁的臂弯里。

“他死了，死了……我唯一的骨肉，死了。”奥古斯丁搂着孩子，整个人往下沉陷，听不见，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漩涡般的阴影在多彩多姿的北非阳光之外盘踞着，奥古斯丁的日子也是同样的阴暗。打从在卡西奇安昆起，阿弟和他之间一直有着精彩的思想对辩。“他的才华常常令我从心底产生对你的敬畏，因为除你以外，还有谁能够创造这么美好的才华呢？”奥古斯丁开始着手将他们父子之间的对谈编纂成书，称为《论导师》(De Magistro)。“我们把他当作同伴，仿佛他在年岁智慧上与我们相当。”惊讶于孩子的早熟，奥古斯丁曾想过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儿子的早夭，让奥古斯丁失去的不仅是他最珍爱的独子，更是一位朋友，一位想法相近的主内弟兄。在这一群神的仆人小小的居所内，再也听不到阿弟匆忙快速的脚步声了。

阿弟20岁早逝的阴霾在奥古斯丁心头久久不散，尤其是在儿子死后不久，奥古斯丁的好友内贝底也因病辞世。他们回到北非后，内贝底选择住在迦太基，未与其他人同住在塔迦斯特，但他和奥古斯丁之间一直维持着发人深省又充满友爱的书信来往。他在给奥古斯丁的信中说：“我珍惜你的来信，有若珍惜自己的瞳仁。……你的信不仅让基督的话进入我耳中，更教导我关于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哲学主张。”奥古斯丁曾经责备过内贝底，因他对新柏

拉图主义哲学的重视更胜过基督教思想。虽然如此，奥古斯丁依旧怀念他，就像失去了自己的兄弟一般。

“噢，神啊！我知道你是我唯一所需的。可是，可否求你不要让我变得孑然一身，不然我也会死的。”

亚吕皮乌决心不让奥古斯丁陷入自怜自艾的泥淖之中，他花更多时间陪着这位处于丧痛中的好友，想法刺激他去用脑子，鼓励他从事一些公共服务，连哄带激地要他重新提笔去驳斥摩尼教谬论。就在这几个月，奥古斯丁完成了《论真宗教》（De vera religione）。这是一篇直言不讳的小册子，是针对当时北非高层社会一些受过教育、喜欢搬弄摩尼教思想、却未入教的人所写的。同时，他也继续在写他的《对八十三项质问之答辩》（De diversis quaestionibus octoginta tribus）一书。这本书收录了他在北非头一年中，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向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回答。

慢慢地，奥古斯丁由丧子之痛的阴暗中走了出来，他现在能以喜乐的心来接受这些事实，因为儿子现在终于平安地与天父同在了。阿弟葬在本来要留给奶奶用的墓穴，奥古斯丁经常到家族墓地去，默默站在儿子坟前祷告。“主啊！阿弟深深地认识你。”奥古斯丁抹掉滴下的泪水，“与其说他是我的儿子，不如说他更像是你的孩子。我真的不必再为他担忧。”

有一天早餐时，奥古斯丁对亚吕皮乌和伊沃底说：“我想要去希坡（Hippo）皇城一趟。有一位叫奥林帕斯（Olympas）的人，一直想加入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可是他没办法来塔迦斯特。所以啦，只有我去啰！另外，我会顺便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希坡那里成立一所真正的修道院。”

“如果你觉得这事妥当，”伊沃底说，“那你就去吧！这位奥林

帕斯是什么样的人呢？”

“事实上，他目前的职位很像你当初还活在世俗中所做的工作。”奥古斯丁回答说，“他是一名秘密警察，可是他现在感受到基督对他的呼召了。”

“我希望他能加入我们。”亚吕皮乌说。他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奥古斯丁对未来的事做一些规划。“不过，你得小心喔，奥古斯丁！很多城镇都在积极寻找可担任主教或神父的人。努米底亚省的一些神职人员正在他们的会众当中散播你的著作，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你的大名了。你一旦在希坡的教会中现身，他们肯定会抓着你不放，要你出任这些职位的。”

“这我也知道。”奥古斯丁说，“不过，希坡已经有了一位主教，就是瓦雷瑞（Valerius）。我倒不觉得到那里去见他，或是出现在教会中，会给我添些不必要的牵扯。”

“那就好！愿神与你同行，弟兄！”

这事不久，奥古斯丁就骑着脚程健捷的骡子，沿着美捷达谷地（Medjerda）旁的陡峭山壁而下，往位于海岸平原的希坡而去。“如果土匪不来抢夺我们的旅队，这匹骡子也不把我先摔下悬崖，送我进入神荣耀的天堂，要不了多久我们应该就可以进城了。”奥古斯丁心想。他真恨透旅行了！“我想这是我变老的征兆了，”他自忖，“我今年已经37岁了，从今以后该可以过些平静的日子了吧！”

天晓得，他的想法可是大错特错了！

10

神职之途

「教义问答」课的学生人数增加得很快，主教有时还得把奥古斯丁藏起来，免得被私下挖角。多纳徒派和摩尼教也都开始提防这张新面孔……

“难道神的羊应当四处游荡、心怀畏惧、孤立无助，没有牧羊人来牧养他们吗？”瓦雷瑞主教带着浓浓的口音，用拉丁话急切地质问着。

“为什么罗马主教要任命一位希腊人当北非教区的主教？”奥古斯丁不耐烦地想，“瓦雷瑞几乎不会说拉丁话，更甭提他完全不懂本地人说的迦太基语了。”

“难道只因为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灵魂，他们就得灭亡？”老主教从主教座椅上责问会众，“应该吗？”

奥古斯丁开始坐立不安了。他完全没想到主教会利用晨间弥撒，就这么大剌剌地，明着来呼召人担任神父的职位。“拜托啊，神啊，让他赶快讲完。就算要我再骑着那头顽固的骡子，重回崎岖山路，也比听这没完没了的讲道要好！”

虽然时序依旧是冬季，一波波热气却横扫着整个教堂，会众挤满了希坡大教堂每一个角落的空隙。流着汗又骚动不安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压向奥古斯丁，本来喃喃同意的低声，随着主教讲道的持续，竟演变成不绝于耳的大声“阿门”。奥古斯丁试着一点一点往旁边的柱子靠过去，可是蜂拥的人群却把他往大教堂前面推挤过去，使他离门口愈来愈远。

“亲爱的主啊！这不可能吧？”

“奥古斯丁！”在他身后有人悄声叫出他的名字。会众很快地

跟着一声声地、念经似地呼着他的名字："奥——古——斯——丁！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一位在他前面长得结实的男子说。他转过身子对奥古斯丁露出森白牙齿笑了笑。"奥古斯丁！"这一次他可是用吼的，全场的人也开始叫了起来。突然之间，奥古斯丁发现他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只能任凭人潮推挤他往神父席及主教宝座方向过去。

"奥——古——斯——丁！奥——古——斯——丁！"

"难道我向你求过这种领导职位吗？不！主啊，我只求能在安静沉思中敬拜你！"

喧闹的群众嘶喊着他的名字，希坡的贵族则环绕在他四周，保护他走到祭坛台前。奥古斯丁实在分不出他到底是一位大明星，还是要被丢进竞技场去喂狮子的罪犯。"他们对安波罗修也是这样。"他心想。

"神向我们启示他所要的神父了！"瓦雷瑞主教宣布。他那慧黠的眼睛露出喜悦的光芒，"你愿意作神的仆人吗，奥古斯丁？"

眼泪从他双颊奔流而下，他哽咽地回答："我一向是神的仆人。"

顿时教堂内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人们狂呼着他的名字，在这声浪中，奥古斯丁在祭坛上被按立成为神父。

"他掉泪是因为他想当的是主教，而不是一个小小的神父而已。"有个男子对另一位这么说。

"不！我哭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真是愚昧。以前我嘲笑那些当神父的人，嘲笑他们的会众。如今，神开我玩笑，我也成了神父。"

瓦雷瑞主教笑嘻嘻地揉搓着双手，太阳已经下山，他的主日禁食也可以结束了。"给我倒一杯温热的酒来。"他命令仆人说。瓦

雷瑞主教坐在那儿，一边吸啜这辣口的酒，一边回味白天发生的事。他的老助手艾迪曼（Adimantus）按着惯例，在主日忙碌完后无声无息地进了房间，静坐在主教旁边。

“我们可以庆祝了，艾迪曼。”主教对他说，“神赐给我们一位精力充沛又有恩赐的人来对抗多纳徒派（Donatists）和摩尼教徒，在希坡的正统基督教会，将会再度占上风的！神在此地有了他的发言人了。”

艾迪曼点了点头。“如果我再年轻一点，”他心想，“我就可以继任瓦雷瑞的位子，领导希坡的正统教会。不过，他说得没错，我们的对头势力庞大，而且我们还是少数。”

多纳徒派是一群基督徒，他们强调教会成员及神职人员都必须绝对纯净，对于那些不遵从他们所订标准的人，就一概排斥。若是基督徒未曾按他们多纳徒派的规矩，重新洗礼过，这人就不得吃圣餐。多纳徒派也不承认正统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认为他们不圣洁，所以多纳徒派有他们自己一套教会人事层级架构。不论是北非城市或乡村中的有钱贵族与士绅，绝大多数都是支持多纳徒派的，市政官员也屈服于他们的势力之下。有一次，多纳徒派的主教甚至命令希坡所有的烘焙业者，不准卖任何货品给正统教会的人。

“你还记得上一次这批多纳徒派，不准正统教会的会众使用公共烘焙炉的事吗？”艾迪曼说，“这搞得我们生活大乱，妇女和孩子因为没东西吃而大哭，直到我们终于说服市政长官取消禁令为止。谁晓得这些多纳徒派下一次要搞什么？”

“我不知道。”瓦雷瑞主教说，“不过呢，这一次他们会发现，奥古斯丁可不是好欺负的！”

“可是他还不是主教！”艾迪曼忍不住地说。

“没错。”瓦雷瑞主教精明的目光在他助手的脸上巡梭着，“可是他会按着我的命令去做。别担心，艾迪曼。我只求神按着他的

怜悯，再给我几年时间，让我可以训练奥古斯丁。现在，主教仍然是我，然而我心中一点也不怀疑，是神在此时此刻兴起他的。”

“瓦雷瑞主教同意我们用教会的花园作为修道院？”亚吕皮乌不敢置信地问道。

“不仅同意——他还催我尽快把这件事办好。”奥古斯丁说，“他希望我们这群人可以增加。我一定会忙死的，因为我在休假后还得立刻开始教‘教义问答’课程。感谢神，主教允许我在被按立后，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静思及祷告。”

“我也很高兴他是用你真正的才华所在，而不只是叫你去调解官司、摆平纷争而已。”

“这些事也没少过！”奥古斯丁皱着眉头说，“完全是为了事奉神，我才同意每天听争吵双方的胡言乱语。”他把拳头一握，装出一副可怜样，模仿人哀求着他的口气说：“‘神父啊！叫我哥哥和我分遗产啦！’难怪基督根本不愿浪费时间在这种事上！只是，我是神的仆人，我知道这种事非处理不可，尤其是发生在那些不成熟的人之间。”他叹了口气：“不过，瓦雷瑞主教说，再过不久，他要我开始在晨间弥撒中讲道了。”

亚吕皮乌一听，瞪大了眼：“不可能的。没有哪个主教会让神父，更甭提是个新进神父，在弥撒时讲道的。”

“他常因病而苦，”奥古斯丁说，“我只有在他身体不行时才代替他一下，为他分担重担。”

“我有预感，”亚吕皮乌露齿而笑，“主教很快地就要说，他重感冒了，要不就是喉咙痛得不能说话了！”

“只有神知道。”奥古斯丁一本正经地说。

奥古斯丁“教义问答”课的学生人数增加得很快。整个北非的年轻基督徒知识分子，以及禁欲苦修的人，都知道这所修道院了。瓦雷瑞主教有时还得把奥古斯丁藏起来，免得从外地来访的神职人员私下挖角。多纳徒派和摩尼教也都开始提防这张新面孔，他们发现这位年轻神父精练又有创意的演说，真是前所未见，能感动各种背景出身的人心。

不过，多纳徒派和正统教会在某一点上的看法倒是一致：摩尼教这个异端对人们的影响太大了；他们能以花言巧语及高明的辩论技巧，将知识分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当瓦雷瑞主教提议让奥古斯丁这位前摩尼教徒，和摩尼教的选圣者浮禄图（Fortunatus）来一场公开辩论时，多纳徒派欣然同意，派员加入正统教会代表团一同去邀战。多纳徒派打的如意算盘是，浮禄图不可能辩得过奥古斯丁这位犀利的专业雄辩家，就算大爆冷门，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差，那多纳徒派反可坐收渔翁之利。

比赛的第一天是在公元392年8月28日。一大群人涌进了索西乌斯浴场（Baths of Sossius）来观看，这是奥古斯丁首度看到，希坡的多纳徒派与正统教会信徒这么大规模地共济一堂。当奥古斯丁出现时，他们都站起来为他加油欢呼。他突然开始兴奋、紧张了起来。“打从我改信基督教以来，已经好多年没有参加公开辩论了，”他心里想，“愿神赐给我谦卑的灵，但不是软弱，可以让我面对邪恶的势力。”

在场还有许多感兴趣的异教徒，其中有不少是当地的知识界领袖。“主啊！或许我可以斩断他们错误的观念，让他们能找到你。”

他往浮禄图的两眼直直盯了过去，而那位摩尼教的祭司也冷冷地回了他一眼。“难道当年在迦太基我和他真的曾经是朋友？”

奥古斯丁回想，“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那么景仰他，如今，我却想要彻底摧毁他所代表的一切。”

在场的摩尼教徒人数虽少，可是他们那股神秘高傲的气质，却使得周遭喧闹的人不由得静了下来。在屡屡禁食而面容苍白的祭司引导下，摩尼教徒鱼贯地进入了辩论会场。

浮禄图向他们示意，谢谢他们到场支持。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他的紧张，可是这位摩尼教在希坡的选圣者领袖，却巴不得自己身在千里之外。“我根本不想参加这场辩论的，”他自己对自己说，“哪个正常人会想要跟奥古斯丁辩论啊？当他还只是青少年时，就已经是个可怕的辩论家了。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带很多人改信摩尼教的原因。可是，其他的选圣者却不放过我，非要我出战不可。我非得全力以赴不可！全力以赴！”

亚尔迦丢（Arcadius Augustus）皇子与儒非奴（Rufinus）这两位执政官坐在辩论者身后的宝座上，点了点头，示意比赛可以开始。两位与赛者转身向他俩鞠躬，喧嚷的人群也安静下来。

奥古斯丁先发言：“以往我视为真理的，如今在我看来全是谬误。……这些谬误中最严重的就是，误以为我们一心渴慕的全能神是会受侵害、会被玷污，或是能被败坏的。……当一个人仔细按着摩尼教的思想体系去思想，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神是能被败坏的、会被玷污的、能被渗透的。……我认为你们主张全能神害怕那些与他为敌的种类，甚或主张他被迫必须让我们去受苦，这些都是不敬虔的主张。”

浮禄图回答：“我知道，因为你曾经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你曾经是遵行摩尼教主张而活的，所以才知道我们信仰的纲要。其实，我们现在真正应该谈的是我们的生活状态，你们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在这方面犯了罪，从而不当地对待我们。”

奥古斯丁回答说：“我曾在你们当中，没错，但是信仰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课题。我建议今天讨论的重点应是信仰问题。”奥古

斯丁说他无从得知，当选圣者聚会时，有无任何值得非议的行为发生，因为他在摩尼教中只是一名听道众，根本不够格参与选圣者的聚会。“你们选圣者当中所做的，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所以，老兄，就算可以讨论，也请你把有关道德方面的问题留给你们选圣者自己吧！你们过去教给我的信仰是我今天要驳斥的。这才是我们今天该谈的。你还是针对我的发言内容回答吧！”

奥古斯丁逼问他，全能的神怎么可能被与他敌对的邪恶势力所威胁呢？浮禄图不回答这个问题，反而顾左右而言他，说摩尼教徒的生活是纯洁的。当奥古斯丁进一步逼问摩尼教思想中的二元论时，浮禄图一口咬定说：“按着万物的道理我们就可推论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本质，彼此形名互应。其中一个是肉体的（称为‘恶’），另一个则是全能父神的永生本质，我们视其为神的本质。”

奥古斯丁接着申论，他主张邪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自己选择去犯罪，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要救赎人类。但是第一天的辩论，却因为浮禄图对奥古斯丁所做的反驳而被迫中断。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从灵来的就只是灵，从血肉出的就只是血肉。……‘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哥林多前书 15：50）

“他竟敢说这种话！耶稣当然是道成肉身的！”不论是多纳徒派或是正统教会都震惊不已。

“不是说好这次辩论要根据论证推理，而不是乱引经文吗？”在旁观战的异教徒也发牢骚，不满地说。

观众嘟囔的声音愈来愈大，两位执政官下令先暂停，让听众们私下讨论刚才所听到的内容。这一招似乎让现场人群安静下来许多，可是没维持多久，浮禄图又说了一句更刺激人的话，他说：“神的道已被禁锢于属黑暗的种类之中。”此话一出，整个会场登时怒气沸腾。浮禄图居然敢公然亵渎圣经！

“让我们今天到此结束，明天继续。”执政官儒非奴急急忙忙宣布。人群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解散，许多人还一边走，一边舞拳示威。

“我们得找一位公证人把明天的辩论记录下来。”亚尔迦丢皇子说，“这样子的话，若他们对所讲的有什么争议发生，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裁判。”

“好主意。”儒非奴说。

第二天的观众更多，现场更喧嚷。

“我的论点是，从全能神自己所生的没有一样是恶的，凡属他的也都是不能败坏的。”浮禄图一上场就这么说。

奥古斯丁答辩道：“我们的信仰是，神不是邪恶的源头，也不曾造出什么本质邪恶的东西。不过既然你我都同意神是不能被败坏的，并且是不能受玷污的，那么最适切的做法，也是最忠于信仰的态度，就是让我们辩论的焦点放到‘谁的信心更纯洁、更不辱神的威严’这个问题上。”奥古斯丁紧接着就说：“难道是那个主张神是‘能够被改变的、会受害的、能被败坏的、会受捆绑的’摩尼教吗？还是我们正统基督教呢？我们主张神是‘不论在任何方面都是不能被败坏的，恶之所以存在，是因神给灵魂自由意志，灵魂却选择了犯罪，恶才得以在世界中存在。’”

第二天的辩论就这样唇枪舌剑地展开。浮禄图坚持说，人犯罪是因为“受到那与我们自己为敌的另一个本质所迫”。

奥古斯丁反驳他所说：“若灵魂是被命令去悔改（译注：若得救得先悔改，悔改必须出自人深处的灵魂），那么罪就是出于灵魂，那么灵魂也就是出于己意地去犯罪。”“你少来了，浮禄图！你别想在这儿散播你们那害人的教义。过去那么多年，我被你们骗得不承认我得为自己的罪负责，反而找借口把责任推在那个什么‘永恒的邪恶’头上。”

“有一件事是显而可见的，就是：悔改是在救主降临之后给人

的，……好让我们的灵魂能在神的泉水中洗净一切污秽与罪恶，……重新回到它所出的神国中。”浮禄图说。

“悔改？我没听错吧，你说‘悔改’？”奥古斯丁质问他，“悔改只有在一个人为他自己的罪负责时才可能。如果这个‘恶’是我们犯罪的原因，神为什么还要命令我们人类去悔改啊？”

奥古斯丁反复不断地进攻摩尼教自相矛盾的教义，就是他们一方面说神是不会受伤害的，一方面却又说“恶”会对神产生威胁。奥古斯丁用他犀利的逻辑和捷思，像是两把锋利的剑，不断向对手进攻；浮禄图试着防卫自己的立场，但是这位正统教会的神父却打得他晕头转向。而一旁的群众也不甘寂寞，不断以喝彩或欢呼声打断他们的辩论。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位疲惫的摩尼教徒说。

“我知道，你什么都没得说！”奥古斯丁说，“甚至当年我还在摩尼教时，我就知道在这一个问题上，你们根本说不出个道理来。”

浮禄图认输地说：“我会把你质问我的问题，照样反映给我的上级。若他们也无法回答，……那我的打算就是来研究你向我建议并指教我的这些课题（毕竟我也希望我的灵魂能在有根有基的信仰当中得着释放）。”

“感谢神！”奥古斯丁大喊着说。说不定浮禄图也会拒斥摩尼教的邪说，回到正道上来。

“感谢神！”一旁意犹未尽、像暴民般的听众也响应着。他们大多数人等一下都会到酒吧中，在一杯又一杯的酒精助兴下，彼此辩论刚才听到的论点。

“感谢神！”两位执政官也松了一口气。幸好这整件事到最后没有变成一场暴乱，没弄得上级政府要来调查他们。

“感谢神！”瓦雷瑞主教激动地说。正统教会在希坡面临许多“歌利亚”，而今天，其“大卫”干掉了其中的一个。

11

转化北非

到后来，奥古斯丁的修道院晋身为神学院，训练出许多敬虔又有力的主教。他们带着广博的世界观，散布各省各区事奉基督，这是以往北非的属灵领袖一直做不到的。

“我又写了一篇诗歌反驳多纳徒派。”奥古斯丁对修道院的修士们说。

“请唱给我们听吧！”很喜欢音乐的伊沃底响应，其他人也大声叫嚷着要听。他们想这大概又是另一篇属灵的正统教会教义说明文吧！

谁晓得奥古斯丁唱出来的竟然是通俗拉丁文歌词，讲到有关多纳徒派与正统教会分裂的事，并且呼吁多纳徒派要悔改、和好。不仅歌词通俗，曲调好记，还很适合市井小民口味。一开始，这些修士张口结舌，不敢相信听到的是这么一首像流行歌曲的诗歌。但过不多久，他们就跟着哼了起来，到后来甚至大笑，为奥古斯丁鼓掌叫好。

“多纳徒派依旧拒斥正统教会，认为我们接纳那些在马卡瑞（Macarius）宗教迫害事件中立场不稳的基督徒是错误的。”奥古斯丁很严肃地对这些修士说，“没错，是有很多神父因拒绝把圣经交给那些不信的人，而在那场迫害中被杀了，多纳徒派很多的家庭也因而有人殉道。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不过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他们实在不应该排斥属神的子民，甚至要他们再受洗。他们不可以因为人的不完美，而否认正统教会圣职人员的权柄。教会必须合一，以慈悲怜悯为怀，教会不仅要接纳圣洁的人，也要接纳罪人。”

稍后，亚吕皮乌对他说："二十年前你写了一首古典的《剧院之歌》(carmen theatricum)，还因而得奖。如今你居然为市井小民写粗俗的流行歌曲？"

"多纳徒派在迦太基的主教帕尔门尼（Parmenian）也写歌反对正统教会啊！"奥古斯丁很平静地说，"为什么我不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又说："而且呢，我在这一方面还特别强！我只不过把副歌叠句部分唱二十遍而已！"他嬉笑地把合唱部分大声唱了出来。

"天啊！只要听过这首歌的人，想忘都忘不了！"亚吕皮乌一边遮住耳朵一边说，而奥古斯丁还在大声唱。"喂！你这每一段歌词都是按着字母次序开头的啊！这调子在我脑袋瓜里嗡嗡叫，就像一只讨厌的苍蝇一样！说不定连我睡着了都还听到呢！"

"如果你还睡得着的话！"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管是粗俗的劳工、在公共烤炉烤面包的家庭主妇、修道院的园丁，还是街头玩耍的小孩，都在唱着这首《反多纳徒派之歌》(Psalmus contra partem Donati)。亚吕皮乌也渐能忍受这怪腔怪调了。"至少人们从这首歌中可以学到一些事实真相。"

此时，奥古斯丁已在希坡大教堂固定讲道了。听他讲道的人，不论贫富贵贱，不论有没有受教育，都是全神贯注地听他用闲聊式的口气讲道，根本不觉得是在教堂里。虽然奥古斯丁在意大利待了许多年，当地人依旧当他是北非在地人。他用的例子生动活泼，浅显易懂，他也会用俏皮话、双关语来引他们大笑。他一下子说笑话，一下子又训诫他们，让他们惭愧地落泪。他讲道时，除了引用圣经的经文，否则是不用讲稿、小抄的。在奥古斯丁的讲

道中，深奥的属灵真理是这么自然平易，容易理解。一些被吸引来的异教徒知识分子，在讲道结束后也会思索良久，彼此讨论其中的深意。

虽然希坡的基督徒对瓦雷瑞主教让奥古斯丁讲道的决定，都是赞誉有加，但是附近地区一些保守的主教却不以为然。不过瓦雷瑞主教不理会这些，现在，他的教会不断成长，而他自己呢，也可以得到多一点休息。本来嘛，到了这年纪也配得多些休息的！

“奥古斯丁，迦太基主教奥瑞理（Aurelius）决定在希坡召开主教会议了，这可是有史以来希坡的第一次！希望从此以后，主教们能够定期聚会，而不要像过去几十年一样，想就开，不想就不开。”

奥古斯丁一听甚喜。早在奥瑞理于392年被任命为迦太基主教之前，奥古斯丁就认识他了，那时他是迦太基的一位执事。因为迦太基是地区首邑，所以迦太基主教的权柄是在其他主教之上的。“奥瑞理主教可不是一位懒散的人，他会以祷告和果决的心来领导我们的。他天生就是个领袖人才。”可是瓦雷瑞主教的下一句话，可把奥古斯丁从自顾自的思绪中震醒过来。

“奥古斯丁，我要你在主教大会上演讲报告！”

奥古斯丁张口结舌，愣在那里。主教，你不是开玩笑吧！非洲主教大会是决定教会诸多重大政策的场合，来自本地区的所有主教在会中必须辩论、确立或排斥一些教义主张。奥古斯丁知道他若真有在这会议中做报告的荣幸，肯定会让那些反对他的人大为愤怒的。“你没搞错吧，主教大人？”

“当然没错！”瓦雷瑞主教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主教虽然都很乐意事奉主，所付出的也很值得，但是很多人对于基本教义的认识其实相当肤浅，你的特长就是善于教导一群程度参差不齐的人。”

“如果这就是你所希望的，那我就遵命。”奥古斯丁回答说。

结果，393年的10月，奥古斯丁便向一大群教会领袖演讲。他的听众有的来自大都会区，像是希坡与迦太基，也有的来自远离罗马势力范围之外，说迦太基语的山村。虽然有的神父或主教的教育程度也只比他们的信徒稍微好一点点，但他们对这位希坡的神父多少有些怀疑。“这里有些最具影响力的主教是非常冷淡地看我走上讲台的，”奥古斯丁心想，“我得小心点，免得伤害或干涉了哪位主教的权柄。”

在他的演讲中，他提醒他们要提防那些外表像教会的异端，特别是摩尼教。与会的主教慢慢开始把他当作一回事地听他说了，他们知道浮禄图在他手下吃了败仗后，从此远离希坡不回。奥古斯丁的演讲谈到使无变有的神借着基督创造万有，也谈到道成肉身、三位一体，以及教会的本质。后来他把那天讲道内容总结成《论信心与信条》（Defide et symbolo），成为许多正统教会的指导模板。

奥古斯丁一向花许多时间在研读圣经与写作上。要不了多久，他就完成了第一本对新约圣经的释经集《论主的登山宝训》（De sermone Domini in monte）。与此同时，奥古斯丁也开始写《诗篇解说》（Enarrationes in Psalmos）。这本惊人巨著对一百五十篇诗篇逐节解释，总共花了他二十五年才完成！在他对抗摩尼教的战争中，他发现创世记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于是他开始着手另一本有关创世记的论文，《论对创世记的字面解释》（De Genesi ad litteram imperfectus liber），却一直没有写完，直到临终前不久才完成。

希坡会议结束后隔年，奥瑞理主教再度在迦太基召开主教会议。同样地，奥古斯丁又受命在会中演讲。这一次他主讲保罗的罗马书，内容后来记录在两本释经集中。同年，我们这位创作丰富的神父又写完了一本加拉太书的释经集，以及一篇讨论“说谎”的论文。纵然如此，奥古斯丁并非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术方面。身为神父，他可是从黎明忙到深夜。不仅成百上千的人们前来听他讲道，他和教区信徒的关系也日益亲密——除了讲婚姻与性方面

的教训时。这时候，他的听众就只会礼貌性地姑且听听，但没有人真能体会他讲道的内容：一个人属灵生命到了一个进程后，他爱敌人的程度，就像他在婚姻关系中爱妻子的程度一样。

"神父哪知道婚姻的事！"会众私下议论。

有一回，奥古斯丁真是捅了个马蜂窝，因他反对当地的"喜乐宴"风俗（laetitia）。"喜乐宴"就是在殉教者周年纪念日的庆祝行为。北非人大肆铺张地在殉道者的坟旁，摆起宴席大吃大喝。"就连我母亲当初也是因为安波罗修主教下令禁止，她才停止烘焙圣徒糕饼的。"奥古斯丁回想着，"不过，此地'喜乐宴'的风俗实在是太过分了。"北非人会点起成百上千支蜡烛，在温暖放荡的夜里游行。节奏强烈的音乐把整个城镇的人都吸引到街头，拥挤地跳着煽情的舞蹈，男男女女乘机假装没结婚或没发誓守贞，淡酒、烈酒到处有得喝，整个希坡城全都喝到醉倒，而这一切行为的理由居然是"纪念圣徒"！

"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吗？这是为放荡找借口，而不是真正的宗教活动！"

基督徒，不论正统教会或多纳徒派，在这样的行为上与北非的异教徒实在没有两样。奥古斯丁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给奥瑞理主教，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一起反对这项风俗。

随后的主日崇拜中，奥古斯丁讲道反对"喜乐宴"这种风俗。会众不敢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怎么他们最敬爱的神父会反对一年当中最快乐（而且次数还很多）的节庆活动？这种节庆早在基督徒到达北非之前，他们的先祖就是这么庆祝了！

一位靠近讲台的妇女开始哭了，紧跟着其他人也哭起来了。眼泪也一样从男人风尘满布的脸上流下，哭泣仿佛传染病似地传遍整座教堂。甚至小孩子也觉察出有什么不对了，扯足了嗓门哭叫起来。奥古斯丁也哭了，他讲道讲得更大声、更快。"我深深为他们流下的泪水所感动，自己也克制不住地跟他们一样哭了起

来。"为了避免被这群感伤易怒的群众攻击，奥古斯丁决定采取拖延战术。他就一直不停地讲道，一直讲到群众听得疲惫不堪，没有力气反对他为止。

"万一这也不行，那我只有效法以西结了，为了他们的罪，我要把我的袍子撕裂！"

所幸，那一天奥古斯丁熬胜了他的听众。他以为他在"喜乐宴"这个问题上说服了他们，但是，他想要彻底禁止这个地方风俗的争战，还要继续再打十年之久。

在极短的时间内，迦太基的奥瑞理主教成了北非最有权力的教会人士，奥古斯丁也持续地争取他的支持。奥瑞理主教对奥古斯丁的修道院尤其关注，他特别设法供应奥古斯丁足够的经费，以教育那些迫切想学的青年。几乎每天都有年轻人来到那里，想跟这位作品流传全罗马帝国的学者学习。他们成为奥古斯丁朋友圈中的一员，而像亚吕皮乌、伊沃底、普罗弗徒（Profuturus）及塞维鲁斯（Severus）等人，与北非诸省及意大利的权贵人士都建立起了关系。

亚吕皮乌与皇室的关系尤其能为修道院争取到大力支持，他与诺拉（Nola）的保利努斯（Paulinus）的关系更是在财务上、属灵上深深影响奥古斯丁的修道院；因为保利努斯不仅是一位敬虔的意大利人，更是当时最古老、最有钱的家族。修道院到后来因此升格为神学院，训练出许多主教，许多敬虔又有力的属灵领袖；他们虽然散布各省各区事奉基督，但是都有广博的世界观，这是以往北非属灵领袖一直做不到的。

395年，在瓦雷瑞主教很技巧地安排下，奥古斯丁正式接掌了希坡主教，亚吕皮乌也被授任为塔迦斯特的主教。

“你明天就得走了？”他俩结束晚祷，走出教堂时，奥古斯丁问他。

“黎明的时候。”这一次，亚吕皮乌找不出话说。

“你就这样子把我丢给这一批会众？这一批靠占星象、挂护身符、求异梦——偶尔也靠《圣经》——来指引他们生活的人。还有一批连彼得、保罗都分不清楚的修士？更别提这一批人数多得足以覆盖全欧洲，却全挤到希坡的多纳徒派分子！”

亚吕皮乌试着让气氛轻松点。“至少你不像我得到塔迦斯特去。只要我一到，我在那儿的每一个亲戚都会去登记打官司，每一个人都指望我会帮他们打。”

“你是律师，这本来就是你喜欢的事。”

“其实跟你当初在塔迦斯特时，对这种事的喜欢程度一样，奥古斯丁。我们像兄弟一样在一起已经十二年了，我们每天都无话不谈。”

“我知道。”奥古斯丁喉咙一紧，“主啊，没有亚吕皮乌，我怎么办？只有为了你，我才愿意放我最好的朋友远去。”他俩紧紧拥抱彼此，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神与你同在，亚吕皮乌。”

“神与你同在，奥古斯丁。”

不久，伊沃底被派到乌扎利斯（Uzalis）任主教，普罗弗徒及塞维鲁斯也被授任为附近城镇的主教。他们及其他新进的修士，和奥瑞理主教间发展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圈子，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影响力，不仅遍布北非城乡，更是达到地中海彼岸，甚至整个西罗马帝国全境。

12

牧会风云

为什么我在你面前重新数算这些事？当然不是要让你透过我来知道这些事，却是要用这些事来激起我自己，以及读者对你的爱，好让我们说：「伟大的主，他的伟大配得歌颂！」

“主教大人，请来和我们坐吧！”奥古斯丁在修道院的助理利努斯（Linus）说，“晚风由海面直接吹来，花园景色宜人，而且他们年轻人正等着你在许多难题上教导他们呢！”

奥古斯丁叹了口气。教堂中庭的喷泉淙淙的响声，也好像在邀请着他。处理这些无止境的行政业务让他觉得非常疲累，要恢复过来，看来非得和这些年轻学生，来上几个小时令人愉悦的纯神学对谈不可。

奥古斯丁感激地对他的书记点了点头，表示今天到此为止。“感谢主，给我这些书记人员。没有他们帮忙，我不可能完成这么多工作的。”有时候，必须要两三位秘书一起工作才能记下他所讲的，偶尔他们还得为他做口录，直至深夜。“神一定会奖赏这些忠心尽职的工人！”

“晚安。”奥古斯丁说。穿着跟他一样朴素黑袍的修士们，迅速站起来欢迎他。“晚安，主教大人。”他多么怀念那些老朋友，但如今为了事奉神，大伙却是分处各地。然而这些年轻、热切向学的眼神盯在他身上，又多少为他带来一抹笑容。

“我们有些人还是不太了解保罗在《圣经》罗马书第五章说的是什么意思。”波西迪（Possidius）热切地说，“你可不可以为我们解释保罗所说‘罪借着亚当进入这世界’是什么意思？”

奥古斯丁开始讲解了，学生们则细细聆听他说的每一个字。

“比我儿子当年用心多了，”他心里想，“波西迪有时还真是让我回想起阿弟。”

稍晚，当这些孩子们都休息了，奥古斯丁一个人坐在花园里，细细呼吸着夜晚馨香的气息。“我当修士时真是不了解自己是何等蒙福，能过着那么单纯的生活：早早起床，长时间祷告，在日常琐事中事奉神，用好几个小时去默想神以及他的真理！”奥古斯丁现在理解到，神凭着他自己全然的智慧，赐给他好几年的时间，让他能在卡西奇安昆和塔迦斯特得着属灵的成长与发展，然后才让他担起教区神父的担子，以及后来更重的主教重任。

“话又说回来，当主教的头几个月，我的工作实在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奥古斯丁皱着眉头想。好几个地区的主教坚持反对他的任命，其中一个是卡拉马（Calama）的梅嘎利（Megalius），他是努米底亚省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教。有好一阵子，他拒绝承认奥古斯丁的按立，说他是披着羊皮的摩尼教徒，甚至指控奥古斯丁送春药给一名已婚的贵族妇女。

“我根本没做这种事！”奥古斯丁想到这仍然有气，将脚趾连着拖鞋狠狠插入犹有余温的沙地里，“我只是把一块圣饼碎片送给诺拉的保利努斯夫人，这居然就成了我的爱情韵事？有那么多人轻率指控我一些子虚乌有的事，弄得保利努斯最后给我的信中，语气也有些疏远，都是这些胡说八道的事造成的。”

幸好，这些上任初期的风波已逐渐平息，现在可让奥古斯丁专心在其他更迫切、更重要的事上了。“我要面对的挑战已经够多了，实在不需要这些捏造的事来耗费我的精力。”

原本只需牧养修道院内为数无几的修士，如今他的责任已膨胀到得照顾好几百位修士的灵性培育工作。奥古斯丁有时想到他在神面前事工的责任，就不禁胆怯起来：辅导调解、教导、讲道，还有主持圣礼。而介入会众之间的私人官司，更是占据他每日许多宝贵的光阴。

奥古斯丁家族在塔迦斯特广为人知且深受敬重，但是希坡城的人向来不是很欢迎外地人，更不用说一位年轻的基督教主教。希坡城是一个罗马古城，城里到处可见以往异教信仰留下的遗迹，像规模宏伟的剧场、公共浴场，以及各种罗马神祇的寺庙。希坡的正统基督教堂——外表普通实用，谈不上富丽堂皇——坐落在城市边上，而市中心的反而是异教的神庙与公会裁判论坛。自从康士坦丁大帝在公元 4 世纪初成为基督徒后，罗马的异教信仰在政治上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有影响力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可见异教的影响力笼罩着希坡。

在希坡占绝对优势的是多纳徒派，而不是正统教会。只要跟着掌权的教会走，就能帮助一个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发展，所以希坡的贵族、富人都和多纳徒派保持亲密的关系。正统教会的基督徒也常借着与多纳徒派的家庭联姻来取得权力，甚至在打官司时，让法官知道你是多纳徒派，就足以让你打赢官司。若说多纳徒派在行政与司法体系的影响力在城中渗透广泛，那在乡下只能用“无所不在”来形容了！地方上的大地主都是多纳徒派，虽然奥古斯丁因着个人风采及对地方文化的留心尊重，很快就成了这些人的朋友，可是奥古斯丁心里清楚，一旦有事，他们会去找多纳徒派的神父，甚至异教官员，而不会来找他。

这也难怪，没有哪个地主愿意破坏他和佃农及其他劳工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些人是他的生财工具嘛！乡下人根本不认同罗马的制度，正统教会也算是其一。他们世代都是死硬的多纳徒派，对于外地人说的一些信仰概念，充满了厌恶感，尤其是一群有如吉普赛浪人的多纳徒派激进分子，人称“巨棒莽勇”（Circumcellions）。他们成群结队肆虐乡下地区，在殉道者的坟上开狂欢宴，又随意攻击正统教会与村落，凡所到之处就任意烧杀破坏。

“正统教会的神父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采纳一些妥协的、稀释过了的神学立场来自保，他们的职位只是用来保护个人利益

而已。有些主教甚至比属世的行政长官更像异教徒，忙着把教会财产拿来建设个人的王国。”奥古斯丁想到这，真想一口痰往地上吐去。

然而，他必须承认的是，有太多事不得不和那些出身背景不同却有势力的人保持良好联系。为了见一些权贵人士，他常常得坐等数小时。“这比米兰的宫廷还糟！”他气得都要冒烟了，“当年在卡西奇安昆和塔迦斯特时，我能培养与主的友谊，又能与几位所拣选的人结成好友，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经历！如今，为了帮助我的会友，达成神的目标，我却必须去做一些平常避之唯恐不及的事，像是刻意‘经营’友谊之类。魔鬼就是要在这样的事上来攻击我！”奥古斯丁心想：“人们会说‘做得好！太棒了！’，然后让我不知不觉想去赢得更多人的赞赏，而非以神的赞赏为念。”日后他就写下这么一段话：

“在人类社会中，有些职位本来就是要让那些坐在位置上的人，得到人的景仰与顺服，……正因为如此，我们往往自我陶醉在这种景仰与顺服中，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而是这种陶醉取代了你。”

奥古斯丁深深叹了一口气，两眼凝望星辰满布的夜空。一位疲惫又困惑的主教，要到哪儿去寻得真正的安息呢？他笑了笑，闭上眼睛。“*无论如何，主啊！我们是你的小鸡。怀抱我们，伸展你的翅膀覆盖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翅膀下寻得避难所吧。你是我们的荣耀。愿我们因着你的缘故被人爱，让我们从心底敬畏你的话语。*”

“何诺瑞（Honorius）大帝击败了基勒兜（Gildo）伯爵，主教大人。”报讯的人说。

“感谢主！”奥古斯丁兴奋地说。基勒兜是北非摩尔裔的军事

领袖，在398年时兴兵，想夺取他那一省的绝对控制权。想到他如果得逞，北非会乱成什么样子，就令奥古斯丁挂虑在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基勒兜是偏向多纳徒派的。“那么，基勒兜的朋友，就是多纳徒派在亭迦德（Timgad）的欧帕图（Opatus）主教呢？”

“被逮捕了，主教大人。”

“他可是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嗯，基勒兜肯定会被处决的，但是欧帕图嘛，很可能会被释放！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绝对不行！”

奥古斯丁立刻坐下来，动笔写另一篇反多纳徒派的小册子。自从被按立主教以来，他写了许多篇类似的册子，例如《驳斥异端多纳徒派之书信》（Contra epistulam Donati haeretici）。

在奥古斯丁服事初期，他和多纳徒派的主教丢孔尼（Tyconius）来往过，因为他俩都对使徒保罗的书信有兴趣。他也曾会见一位年老的多纳徒派主教，突布鲁西（Tubursi）的弗尔图尼（Fortunius）主教，也是相交融洽。他曾对弗尔图尼的同侪说，在多纳徒派中很难找到像他那样敬虔的主教。奥古斯丁曾几次与多纳徒派的主教谈和，可是多数的多纳徒派主教对此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们无法淡忘正统教会早先所用的一些暴力手段。304年，正统教会的迦太基主教孟苏瑞（Mensurius）和执事凯奇利安（Caecilian），下令攻击一大群被关在牢里的多纳徒派。一些年长的父母、亲戚或朋友，送饭给关在牢里快饿死的人吃，他俩不但派私人卫队蛮横地鞭打他们，还把送来的饭都扔给狗吃。还有一次，迦太基一所多纳徒派教会的会众，全部被皇家部队屠杀殆尽。这些萦绕不去的记忆，使多纳徒派的主教根本不信任奥古斯丁，以及他大胆的和好措施。稍后，多纳徒派在奇鲁塔（Cirta）的主教佩替利安（Petilian）拒斥正统教会举行会谈的提议，说：“你们口蜜腹剑！”

奥古斯丁发现政治情势很危急，因欧帕图有可能在狱中假装求和，他便用尽一切文笔的力量，去揭发被多数人视为叛徒的基

勒兜，和主教欧帕图之间的暧昧关系。如今，奥古斯丁的努力终于见到了效果。

“亭迦德的主教欧帕图被处决了！”在希坡与迦太基的正统教会信徒，深感庆幸这一位权势极强的多纳徒派主教终于下台了。奥古斯丁的挚友，米磊城的主教塞维鲁斯将取代欧帕图，成为属灵领袖，管理皇帝新任命之军事长官。

平定基勒兜叛变后，皇帝何诺瑞——这位非常虔诚的正统教会国君——开始转移精力，处理当时在罗马帝国境内依旧兴盛的异教信仰。他下令关闭所有异教的庙宇，并在399年派员到北非强制执行。这些特使完全没有预期到后来的遭遇：愤怒的异教徒开始攻击这些皇家特使，逼得他们不得不动用罗马的北非部队来保卫。同时，成群结队的正统教会信徒也开始攻击大地主自建的异教寺庙。诡异的是，多纳徒派的“巨棒莽勇”也加入正统教会的攻击行列。在这场暴动中，光是迦太基南方的舒菲镇（Sufes），就死了六十名多纳徒派和正统教会的基督徒。

虽然奥古斯丁与其他主教悼念他们死去的教友，但是迦太基人却沉浸在扫除异教信仰的快乐中，奥古斯丁也对他们做了一场胜利讲道。

“打倒假神！打倒拜假神的异教徒！”他们高喊着口号。正统教会信徒尤其高兴，因为在这一次胜利中，皇上明白地表示，正统教会的信仰才是北非基督教的正宗。

小时候在塔迦斯特怕被老师鞭打，大了在米兰看到威胁母亲生命的御林军而发抖，这样不喜欢暴力的奥古斯丁，却因为对神的敌人动武，居然也跟着暴民一起庆祝。

“为什么我在你面前重新数算这些事？当然不是要让你透过我

来知道这些事，而是要用这些事来激起我自己，以及读者对你的爱，好让我们说：‘伟大的主，他的伟大配得歌颂！’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说，我是为要得着你的爱才做的。”

397 年到 401 年之间，奥古斯丁写了一本革命性巨著《忏悔录》，这是一篇极长的祷告，书一出版就引起整个罗马帝国文化知识界的瞩目。奥古斯丁在本书中所用的文学格式——将哲学问题陈述给不知名之神垂听，手法并不稀奇，因为希腊人向来也有这么做的。历史上许多平信徒及神职人员，也有将个人的属灵历程写出来，甚至多数人还期盼以殉道作为结束（古人视此为最快乐的结局）。但是奥古斯丁年届中年写下这种极其露骨的自传，却是令前人著作难以望其项背。

“他何必把他这一生的故事昭告全天下呢？身为一名主教不应该做这种粗俗的表白吧！”一些教会的同工忍不住地抱怨：“如果这么一位顶尖的神学家，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示在会众面前，那我们还能得到会众的尊敬吗？他还说自己依然在性欲上有争战。拜托！他可是主教！”

但是大多数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理解他那由衷的诚实。他坦白地说出年轻时的放荡，曾在哲学上走进岔路歧途，甚至到现在依旧在与罪争战。“我们将我们的情感在你面前赤裸裸地摊开，借着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困窘，认明你的怜悯，好让你能够彻底释放我们。”

“毕竟，”奥古斯丁心想，“耶稣也祝福虚心的人。”

“为什么奥古斯丁会容许他的推理过程被这些强烈的个人情感所污染呢？”他在哲学界的一些朋友质疑他，“他文章的风格及其中的洞视依旧极其卓越。可是，他若不单单专注于哲学上，他的品格又怎么能提升呢？”

“我不再相信单单靠着知识就可达到更高层的属灵境界。”有一次在花园晚讲中，奥古斯丁这么对他的修士学生说，“我在卡西

奇安昆和塔迦斯特时，曾是那么执著地相信那条途径！可是，这几年当神父和主教的日子，却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现在认为，若没有神的帮助，没有人能在灵里成长的。就像我和好友辛普利奇互勉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 2：12～13）。’”

“只有基督才能真正洗净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奥古斯丁说，“只有他才能让我们在他里面蒙悦纳。”他环顾着这些修士，直视他们眼底深处。接着，他跪倒在夕阳余晖之中，众修士也立即与他一同跪下。“噢，主啊，我的神！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心，改变我所行的，不是为了我的缘故，而是为了我所挚爱的众弟兄们。”奥古斯丁祷告说。

读奥古斯丁《忏悔录》的人会看到他从襁褓时期开始谈自己，讲他调皮捣蛋、屈从朋友压力的童年；讲他为了爱而爱的青少年；又讲他成为一名激进派青年，反叛他的信仰传统。在这些鲜活的描述当中，穿插了神学及属灵上的问题探讨，像是：当婴孩饿了，哭着要吸母乳时，他们犯罪了吗？是什么因素使孩童时的奥古斯丁去偷他不想吃的梨呢？当他母亲死时，他可以因她的死而哀伤、哭泣吗？一般的吃喝与贪婪暴食的区分何在？

在每一项哲学讨论、每一件轶事中，奥古斯丁数算着神对他这位老牌浪子的无尽慈爱。“我爱你爱得太慢了！噢，全然美善的神，亘古又常新的神！我爱你爱得太晚了！你一直在我里面，我却向外寻找你。……我行了让你不喜悦的事，我毫不检点地一头栽入你所创造的美物中。你一直与我同在，我却不与你同行。……你呼叫我，为我哭泣，又大力打开我的耳聋。你的光芒闪亮照耀，将我的盲目一扫而空。如今我渴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尝过那甘甜，我如今饥渴切慕你。你碰触我的生命，我为你所赐的平安兴奋如焚。”

奥古斯丁到了晚年时，回首检讨他所有的著作，并不停积极地修正。他把这些订正都收录在《再思集》（Retractationes）中。他觉得《忏悔录》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本书。“我的《忏悔录》一书……是要刺激人的思想与情感，让他转向神。至少就我个人来说，这书中所描述的一切，真实作用在我自己身上，当初写的时候如此，现在再读的时候依然如此。人们要怎么看这本书，那是他们的事，但我确知的是，本书为我的弟兄们带来许多乐趣，直到如今亦复如此。”

13

内忧外患

奥古斯丁不断提醒正统教会中报复心强的教徒，正统教会应作为表明神的教导与恩典的工具。一如过往，他自己设计出一套方法来教育希坡的多纳徒派会众。

“奥古斯丁！”亚吕皮乌嘶哑地叫着，“奥古斯丁！我们在巴盖依（Bagai）的主教卡西（Cassius）遭到攻击了！”

“是谁？”奥古斯丁急问，“谁会攻击神的仆人呢？”

“他自己的多纳徒派会众，哪还有谁！当卡西悔改并加入正统教会后，他的会众诅咒他，还把他从教堂中拖了出去！”

奥古斯丁缓缓合上眼，问道：“他还活着吗？”

“活是活着，但那酷刑，不死也半条命了。”

奥古斯丁的胃一阵翻腾，愤怒在血脉中贲张，太阳穴也一鼓一鼓地跳着。

“我一听到消息，立刻从塔迦斯特赶来通知你了。奥古斯丁，这次你一定得采取断然手段了。否则，像这样无法无天的行为，迟早会毁了我们的教会及家园。”在亚吕皮乌眼中现出的是律师的敏锐，而不是那主教的温柔。

奥古斯丁有些犹豫。“多纳徒派直到现在都还传说，我们仍在进行多年前由马卡瑞伯爵开始对他们的迫害，”他说，“我们不能集体用武力对付他们的。我可以敦促军事长官去搜捕并严惩个别的恶徒。不过，我不能要求皇上派部队攻击所有的多纳徒派。”

亚吕皮乌摇了摇头。“这迟早是要做的，奥古斯丁。愈早做，就愈少正统教会的主教和神父被凌虐得像是丢给狗吃的碎肉。”

“这事我们以前已经谈过了。”奥古斯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来亚吕皮乌并不了解他不主张采取全面武力对抗的顾虑。

用强硬手段逼迫多纳徒派放弃他们的信仰，只会制造出新的问题。近来有一大群人为了个人安全，才由异教“改信”基督教，奥古斯丁单单处理这些人已经够头大了。而这批人又把许多异教风俗带进了教会，像是在死人坟旁大设宴席，使得奥古斯丁过去十年来的努力毁于一旦。难道教会还能承受另一大批多纳徒派的会众加入吗？这些人不仅怒气填膺、心怀苦毒，又高举律法主义，却又自我矛盾地在每一个圣徒纪念日都喝得酩酊大醉才肯罢休。

但是巴盖依的主教后来的待遇，使这两位好友意见不一的情形获得解决。当那位主教复原得差不多时，他立刻上书朝廷，控告多纳徒派对他施用残酷私刑。令人震惊的是，皇上居然采取强烈手段，在405年颁布“合一令”（Edict of Unity），在法律上定位多纳徒派是异端，所有用在异教徒上的刑罚也适用于多纳徒派。

这条法令并不强迫多纳徒派改入正统教会，不过却解散了多纳徒派的组织架构，并剥夺多纳徒派主教及所有神职人员的一切权利。结果，正统教会没收了多纳徒派的教会产业，多纳徒派的会众被强制驱散各地。自此，在城市中多纳徒派的信仰被迫走入地下化。

“你怎么可以迫害你的基督徒弟兄呢？”多纳徒派领袖的抗议在于，“圣经上的教导是，神给人们自由意志去选择他们的属灵命运。如果我们没有误解你在驳斥摩尼教的论著时所说的话，那你也是相信这一点的呀！你怎么可以把这种神赐的选择权从我们手中拿走呢？”

奥古斯丁的响应是，神有时也得管教走入歧路的孩子，就像做父亲的有时鞭打他所爱的孩子，为的是保护他们。当他年轻刚当神父时，他以为透过教育和阻挡那些会诱生邪恶的事，他的会

众就可以由属灵上的化外之民，逐渐地成长为更成熟高等的程度。如今，他牧养教会已超过十年，他反倒深信一点，就是人之所以回转向神，是因为他们敬畏他。

奥古斯丁也知道，在北非的多纳徒派人数与正统教会人数是不相上下的。如果他做出某种妥协的话，那反倒会减弱，甚至摧毁正统教会。

“神借着皇上下达的法令，将多纳徒派再带回到他身旁。”奥古斯丁说，“若他们真的爱神，就会顺从这些法条。”

早在皇上颁布“合一令”之前，奥古斯丁就已经写了大量驳斥多纳徒派的论著。他虽然无法与多纳徒派在康士坦丁（译注：即奇鲁塔）的主教佩替利安当面辩论，却借着通信和对方展开激烈笔战，这些信件后来结集成册，即为《驳斥佩替利安信件集》（Contra litteras Petiliani）。类似的论文亦可见于他的《驳帕尔门尼信件》（Contra epistulam Parmeniani），以及《致多纳徒派文法学者科瑞斯科的信》（Ad Cresconium grammaticum parties Donati）。

在他写给同派主教的《致正统教会成员信》（Ad catholicos fraters）中，他也驳斥了多纳徒派强烈的分离主义观点。多纳徒派自认只有他们才保存了圣经的纯洁性，因为他们的前辈宁可牺牲性命，也不曾把圣经交给迫害他们的人烧掉，反倒是许多正统教会的主教妥协了。奥古斯丁反驳说，神期望他的教会是能够普世化的教会，而真教会是不会自外于众教会团契的。孤芳自赏、骄傲地反对与其他教会来往，是不能推广基督的公义与博爱的。这也是奥古斯丁首度在他的著作中，认同使用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并矫正社会成员的偏差行为。许多主教也用《致正统教会成员信》作为驳斥多纳徒派的标准依据。

奥古斯丁针对多纳徒派重新受洗的教义也做了详细的驳斥。这些论著包括了《论洗礼》（De baptismo）及《就单一洗礼驳斥佩替利安》（De unico baptismo contra Petilianum）。

“我一定要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对抗这种律法主义，这种对神权柄的抗拒。”奥古斯丁发誓，他愿意把握每一个机会，面对面也好，打笔战也罢，来和多纳徒派辩论。他在理论战场上孜孜不倦，力图击败多纳徒主义；在实际行动上，他也支持皇帝“合一令”中的严厉手段，希望多纳徒派会众能从异端思想中悔改，重新加入真教会。

多纳徒派的信徒不能再从事公职，也不能将他们丰厚的财富遗留给下一代。如果正统教会的人上法庭与他们相争财物，他们也无法胜诉。这些现实生活上苛刻的压力，逼得许多富有的多纳徒派信徒，纷纷放弃了固有的立场，转而投入正统教会。

奥古斯丁不停地提醒正统教会中那些报复心强的教徒，正统教会应作为表明神教导与恩典的工具，而不是报复的工具。一如过往，他自己设计出一套方法来教育希坡的多纳徒派会众。

“跟我来，波西迪，”奥古斯丁指着一堆海报说，“把这些扛起来。”

波西迪才刚刚回到希坡的修道院，正想名正言顺地好好休息几天，听奥古斯丁这么说，也只有一副后悔不该回来的样子，笑了笑，把那些海报扛了起来。奥古斯丁有时会忘了，波西迪现在已经是卡拉马的主教了。他待波西迪的方式，好像他还是当年在教会花园里跟前跟后的小修士。不过，波西迪倒不介意回来探望奥古斯丁时，突然又回到从前的岁月。他扛起这一捆重物，跟在这位希坡主教的后头。“你要我把海报放到哪里呢，主教大人？”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他们两个往希坡皇城的主要区域走去，不一会儿便到了那宏伟的多纳徒派大教堂的前面。教堂的窗户全封上了，雕花大门也是紧闭的。奥古斯丁从怀里掏出两把小锤，递

了一把给波西迪。"喏，这给你！把这一捆海报给我，你拿另一捆。把这些海报钉在墙上，这样的话，当那些多纳徒派死硬分子，坚持要回他们自己的教堂时，就可以读读这些海报了。"说着，他就开始起劲地钉了起来。

街上的玩童们眼里满是好奇，晃晃荡荡地过来看这两位大主教在干啥。奥古斯丁逗着他们玩，还让一两位比较大的孩子，也帮他钉那么一两下钉子。然后，他就开始唱那首《反多纳徒派之歌》给孩子们听。刚开始，有两三个孩子也跟着唱了起来，要不了多久，一群孩子全都唱起这首容易上口的歌了。

波西迪注意到，这些海报上写的，全是奥古斯丁对多纳徒派最新的驳斥。"看来，他又发现另一条途径来发表他的看法了！咱们这位主教大人可真是善于宣传自己理念的大师，甚至连街角顽童都不放过。"

他俩几乎用了整个早上才把海报全钉好。正午的烈阳晒着波西迪，他的黑袍紧黏在身上，汗水流得更多了。

"完工了！"奥古斯丁用胜利的口吻说。孩子们都回家吃饭去了，一边走还一边唱着歌。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颗像孩子一样乐于受教的心，"奥古斯丁说，"我宁可用歌曲，胜过用文字来教导人。"他脸上的笑容带着一抹哀伤："谢谢你，波西迪！或许有些多纳徒派信徒读了这些海报，能够回转到神的正道上。真是盼望我们的一些同工能了解，正统教会不是要多纳徒派死！我们要的是他们悔改，而不是永远堕落在地狱里。"

奥古斯丁在他自己的辖区内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对那些当年吃过多纳徒派的苦头，现在一心报复的主教们，他却无能为力。有一位主教把他那多纳徒派的对头关在牢里一年还不够，还想法子杀他。别的主教干脆杀了那些多纳徒派的领导人物，因为他们以前毁了正统教会的教堂、杀了神父。很多庄园地主逮到侵

入地界的"巨棒莽勇"，也考虑过是不是要再教育他们，但到头来，还是把那些人就地正法了。

"为什么我们还在送一些新鲜的殉道者给多纳徒派，让他们有更多'缅怀先烈'的机会？"奥古斯丁问。他在408年把这些死刑案例上报给非洲地方总督，却得不到下文，事情不了了之。

虽然多纳徒派教会在皇帝的法令下，受到空前巨大的压力，却没有因此就被消灭；多纳徒派的主教与神父们反倒逃离大城镇，四散躲入郊区乡下，因为在那里，多数人还是支持多纳徒派的。这些原本睡软床、穿华服、生活在上流社会圈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神职人员，突然得和粗野无礼，只会说地方土语，一句拉丁文也不会的山民们同住了。在这些窜逃的非法神职人员领导下，催生了一群又一群的"巨棒莽勇"，继续展开他们的游击战。他们对所用的棒子昵称为"以色列"，代表这是打击邪恶最好的武器。他们会把正统教会"不纯洁"的墙用白漆覆盖，并且砸碎祭坛。他们还会攻击正统教会信徒，甚至把他们打成残废，尤其是那些擅闯地盘的正统教会神职人员。

与此同时，异教信仰依旧威胁着正统教会信徒。有一次波西迪试图去执行皇帝的命令，却惹来一群暴民的攻击，而他的会友们居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受苦。

"波西迪怎么可能会引起暴乱呢？"震惊的奥古斯丁大声地说。

"他试图阻止一场沿着卡拉马大街的节庆游行。"那镇上的地方官内克塔瑞（Nectarius）前来求见奥古斯丁，商请他帮忙劝阻罗马兵报复当地产生的暴动。"像这样的游行我们已经做了好几代了，我们根本都忘了这原来是从异教信仰来的。"

"那波西迪呢？他现在人在哪里？"

"士兵把他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小房子里，暴民们把他践踏在

地上。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能再清醒过来，不过医生说他应该可以复原。”

“难道人群中都没有人站出来保护他吗？”波西迪那张热切向学的面孔在他脑海里浮现。“他那么爱慕真理！每一次讨论圣经时，他总是带头第一个。”

内克塔瑞没有吭气。

“那他的会友们又在哪里呢？”奥古斯丁的声音由弱转强，他高大的身子站在这渺小的地方官前面，像是风满雷盈的厚云，他的眼中发出的光芒宛若闪电，“难道没有人为他说话，甚至只是一个字？”

内克塔瑞见到主教忿怒的样子不禁胆寒。“许多波西迪的会众早就觉得，他干涉游行一事过于频繁，这一次他们忍不住了。”他终于说了，“不过，我想他们不是要置他于死地，只是波西迪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家乡传统。奥古斯丁，你也是从那个地区来的，你应该能理解我们的心理。我们对于维护家乡城镇的忠心，甚至高过我们对自己父母的爱呢！”

奥古斯丁盯着他看，用反讽的语气说：“倘若波西迪对他天上的城市忠心，而造成贵镇极大的不便，那还得请您多多包涵！”

“如果你不运用你的影响力替我们求情，这件事‘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麻烦。”内克塔瑞求他说，“我是来表达我们最诚挚的道歉，我和我的同事会尽最大的努力，不让类似的事件重演。就算让兵丁把镇上一半的人都杀了，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要让妇孺们尝到丧父、丧夫之痛吗？”

“我不是要报复。”奥古斯丁说，“不过我绝不容忍这种无法无天，恶待我主教同工的事。”

“我们也不会的。”内克塔瑞求着说。

“好吧，”奥古斯丁说，“我会尽力而为的！只是我不能给你任何保证。你镇上的人可能还是得为他们干的蠢事，付上沉重的代价。”

“谢谢你，主教大人。”内克塔瑞鞠躬致谢后，退了出去。奥古斯丁看着他走出去。“噢，神啊！求你在今生来世都能以怜悯对待卡拉马。”

14

修院纪律

奥古斯丁在教导时，深知对神和他的子民有一份极大的责任。他知道必须引导他的会众走向永生。神已将他们的灵魂交给他照顾，想到这样的托付，他就敬畏而战栗……

在奥古斯丁中年时，四处各地都是一片混乱。整个四十来岁期间，他和支持者一直在与北非的多纳徒派抗争。这些多纳徒派为了报复，就采用游击战的方式，不仅是实际武力上如此，在笔战上也是如此。在别的地方则有汪达尔人（Vandal）入侵了帝国最西边的高尔区，罗马城本身也在奋力抵御那不断威胁帝国的哥特人。虽然这些动乱使得日常牧会工作更加不易，不过奥古斯丁却很乐于事奉他的同胞。

他也很喜欢花上好几个小时，与修道院的学生以及神职人员在一起。别的修道院总给人一种阴郁空洞的感觉，而奥古斯丁却能使他的修道院一方面令人感觉愉悦，一方面又能谨守次序。奥古斯丁不认同自由派人士对神父职位的观点，他要求来到修道院的修士，都得放弃财产、婚姻，以及其他属世的追求。他的修道院虽然纪律严谨，却是举世闻名的进修中心。

在安静的花园中，不管教育程度高低，每个人都可以尽量阅读，并与其他学生充分讨论，深入祷告。清新的海风不仅为炙热的夏季带来凉意，更是带来由罗马来的船只；它们不仅满载着信件与新闻，更是带来世界各地的访客，来和住在奥古斯丁家中的人分享讨论彼此的观点。不论是修道院的修士，或是来访的宾客，都喜欢他们主人知名的魅力性格、敏思急智，以及属灵洞见——尤其是用餐的时候。

除了到迦太基的时候，奥古斯丁是严格的素食者。他厌恶毫无节制的吃喝，但是在餐桌上讨论内容之丰富，却足以令每个人如啖美味大餐。如果有哪位教育程度不高的人说了一个很好的见解，奥古斯丁和其他神职同工也会很专心地听；如果哪位贵族在逻辑上犯了错误，奥古斯丁也会毫不犹豫地指出来。因此在主教家用餐时刻，也就成了另一种学习的机会。

奥古斯丁对用餐的规矩也很用心。他规定只能用普通瓦器盛食物，却可以用精致的银制刀叉汤匙，他用这种方式教导吃饭的人学习在各样情况下都能知足。每人只准喝一杯酒，要是哪个人说了脏话，那就连这杯酒也不准喝；他更憎恶蜚短流长，为此，他特别写了一首诗，并刻于餐桌上，提醒每个人注意他们所说的。

凡是有人自以为是，
朋友背后说长道短，
不配同坐此桌共食。

有一天，基布巴（Gibba）的主教里欧（Leo）来访，席间讲到他教区内有一位拥有极大庄园、新近丧妻的鳏夫，决定放弃再婚，以便专心追寻属灵真理。

“他一向对教会慷慨奉献，不过与教会的关系总维持着一段距离。他那过世的太太却是非常敬虔，她一生对教会的献身实在令人敬佩；所以他决定独身，倒真是令我们吓一跳。不过我们想，可能是他太太的影响终于表现出来了。”里欧说。

奥古斯丁在一旁有一口、没一口的啜着他的酒，脑袋里正在回想最近写的一篇驳斥多纳徒派的小册子。突然一阵哄堂大笑，把他的注意力拉回现实，也让他听到里欧接下来说的话。

“谁想到，费利克斯（Felix）正经八百的妹妹，会让人在这种情况下给发现了。她‘真是’漂亮！可让人搞不懂的是，他瘦得

皮包骨，而她竟然……”

“她‘怎么样’？”奥古斯丁把话掐断，“你在说谁？”

整个餐厅霎时一片死寂。

“怎么了，主教大人？我说的是库依库（Cuicuh）的主教费利克斯。”里欧说，“我刚才不是全说了吗？我底下的一位神父去探访这位新近决定独身的鳏夫，结果发现他俩在床上……”

“你令人作呕地把这事又抖出来，是有什么属灵方面的教导吗？”奥古斯丁一脸不高兴地说。

“当然啦，主教大人。我，呃……”

“你最好讲得头头是道，因为费利克斯和他的妹妹都不在这儿，没法为他们的家族名誉辩护。”

里欧结结巴巴地讲了一堆关于罪的理由。

“罪，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奥古斯丁说，“例如，讲流言就是可憎的罪。”他猛地把酒杯往桌上一掼，并把餐巾往旁一摔，用手指着刻在桌面上的字，“要嘛，把这些字刮掉。要嘛，我回房去自己一个人吃。”

“主教大人，你不需要离开。”里欧说，“我为我轻率讲话由衷地忏悔，我绝不会再说了。”

“你最好确信你不再犯。”奥古斯丁环视桌子一圈。“你们哪一位对这个故事还有话要说的？我发现刚才你们每个人都觉得这故事很有趣，是不？”没人敢吭一句话。

突然之间，奥古斯丁的脸一变，变成了他平常那充满魅力的笑脸。“或许，里欧稍后可以为他教区中犯了罪或有需要的教徒做一些祷告。”

“这是当然，主教大人！”里欧迫不及待地回答。

奥古斯丁接着提出一个关于诗篇的问题，很快地，餐厅里又恢复那种愉悦的低声讨论了。

“你们好吗，姊姊？”奥古斯丁带着温馨的笑容说。

姊姊报以一笑。“我们都很好，谢谢你。”她自动往修道院的花园走去，她知道，弟弟是不会请她进主教官邸的。

他姊姊一向喜欢这个向奥古斯丁报告的机会。自从丈夫过世后，奥古斯丁派她担任希波的修女院副院长。她的工作就是确保那儿有与修女身份相称、安静敬虔，又可以刻苦工作的环境。虽然她个性上比母亲及弟弟都安静些，但在为人妻及为人母的这段岁月中，她学会了如何有效地管理人事与各样资源，她几乎从不需要弟弟介入帮忙。

她很喜欢他俩在花园轻谈的时刻，有时候，奥古斯丁那嘲弄的笑容，会让她想起这位顽皮的弟弟小时候的诡计。奥古斯丁或许偶尔会忘了他已是主教，但他从不忘记姊姊佩儿是女性这个现实。

虽然他能理解她献身给基督，但他从来没想过，她也遗传了父母敏锐的智力。她也能掌握他与修士们高深讨论的片段，她喜欢听他讲道，她问的问题，他也很乐意回答——因为这些是女人可以问的问题。奥古斯丁有一次这么说，女人主要的功能就是生孩子——不然，神为什么要造她们？但是他与当时的人不一样的是，他对她们，不论贵贱，都是一样彬彬有礼，充满尊重。奥古斯丁常写信给一些贵族出身又虔诚的妇女，提供她们属灵上的指导，视她们如同好友一般。

当然，这是说只要她们懂得与他保持距离。

“信来了，主教大人！”助理利努斯说，“今早上来的船送来伯利恒主教耶柔米（Jerome）的来信。另外，送信的人带来伊沃底和亚吕皮乌两位大人的信。”

奥古斯丁闻言大喜，不过，他却叹了口气拿起耶柔米的信。“先办公事再享乐。”他自言自语。他真希望和这位赫赫有名的神学家之间的友谊能更好些。

奥古斯丁先前曾写信给耶柔米，向他要一些由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重要圣经批注。可是耶柔米不予回复，因他认为这些批注的主要作者俄利根（Origen），已不再具有正当的基督教权威。从此之后，这两位各持己见的主教就像山羊斗角般——僵在那里。

奥古斯丁知道他年轻好斗的思辨能力威胁到对方，而耶柔米毫不偏差的直觉，老是让奥古斯丁自觉狭隘与无知。两个人信中都说自己是谦卑又有怜悯的基督徒，但随即又在信中写些触怒对方的话。

奥古斯丁一方面来回踱步，一方面口述一封有礼却不客气的回信，反击对方满是客套实为污辱的信。“立刻把这信交付送信的！”奥古斯丁说。他巴不得这封信能插翅飞离他的书桌。

“感谢神！我和诺拉的保利努斯的关系好多了。”奥古斯丁心想，“现在他终于不再相信我的敌人在我就任神父之初，散布关于他妻子和我的谣言了，我们彼此也可以享受知识上惺惺相惜与属灵上的弟兄团契了。虽然仅仅透过信件笔谈，但我们依然可以像别人一样享受彼此的友谊。”奥古斯丁一直想找机会与鼎鼎大名的耶柔米见上一面，可是他们终其一生未曾碰面。不过，这倒也不令奥古斯丁有什么遗憾的。

伊沃底和亚吕皮乌的来信映入眼帘，奥古斯丁迫不及待打开

来看。噢，我真怀念我的好朋友！他喜欢殷勤好学的年轻修士抓紧他讲的每一个字，也乐于见到会友对他坚定的爱与尊敬。然而，奥古斯丁和好友们都牺牲了他们小圈圈的亲密，分别在希坡及邻近的城镇担任主教，牧养教会去了。

“只有当你亲自面临，才能真正体会我的锥心之痛。当偏远地方的教会征召你所教过，又与你最亲的朋友——那曾与我紧密同在、愉悦相处，如今却不在我身边的人——唯有顺服。”奥古斯丁写信给他一位年轻的神职同工时这么说。

在当时，虽然只是短短几里路，但对一个人的时间、精力，乃至于安全都是极大的挑战。这是因为努米底亚省的地形及多变的气候所造成的，甚至常见一般毛贼及“巨棒莽勇”的攻击，更是使人不愿外出旅行。亚吕皮乌、伊沃底、塞维鲁斯、波西迪、普罗弗徒等人，会借着出席北非首席主教奥瑞理在迦太基召开的主教年会，设法到希坡与奥古斯丁会合，一同出发。

这群志同道合的好友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卸下职务重担，像朋友出游一般单纯。一路上，他们会讲些别人听不懂却寓含神学的笑话，用圣经中的一些数目难题或哑谜来相互挑战；也会模仿彼此讲道的样子，或挖苦对方的陈年往事来互相嘲弄。奥古斯丁虽然像是他们一行人的领袖，但是亚吕皮乌可不会让他忘了他深夜离城，躲避母亲的往事。他们也会花上很长的时间，进行满有收获的讨论与祷告。往往在这些时候，他们可以卸下灵魂中的重担，谈一些他们不能在各自的会众面前谈的事。“我们企盼常有这样的相聚，却是不能常有。”

亚吕皮乌的来信中，一开始先是一段诙谐的问安，紧接着就是一长串会众中出现的麻烦：有男方新郎家长控告新娘家的，因为新娘决定出家做修女了；有一位修士偷偷地隐藏他继承的遗产；还有一位在塔迦斯特乡间巡回讲道、四处煽风点火的多纳徒派分子。不仅如此，亚吕皮乌居然还指出奥古斯丁最近一篇论文中的

错误。

“好家伙，亚吕皮乌，你什么时候变成保罗书信的专家啦？”奥古斯丁的双眉紧蹙，有些不悦地读着信。不一会儿，他立刻又自顾自地笑了起来。“没错，亚吕皮乌说得很对，他立刻看出我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我已经习惯别人的称赞了，可是只有那些真正爱我的人，才有勇气指出我的错误。”

亚吕皮乌信中剩下的尽是一堆财务及法律上的细节。“对不起喔，我跟你唠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亚吕皮乌写道，“我知道你对它们是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也有同感。不过，我们得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免得到时问题变得更大了。”

“我知道，亲爱的老友，我知道。”奥古斯丁叹着气，“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讨论，而且讨论的内容全是关乎神自己，而不是这些烦人又占据信纸篇幅及时间的属世问题。”

“‘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马太福音 5：22）奥古斯丁对他的会众念着圣经的经文“‘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雅各书 3：8），人可以制服野兽，却制服不了自己的舌头；人制服了狮子，却无法勒住他的言语；人能制服其他的一切，却制服不了他自己。”

一如往常，奥古斯丁坐在主教宝座的高台上向他的会众讲道。会众很有耐心地站着听，男的站一边，妇女和孩子站另一边，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如果他讲的是他们不喜欢听到的，他们就会变得不安分，有时还可以听到他们抱怨。不过大多数的时候，奥古斯丁的讲道能紧紧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也以地道北非的传统方式来为他喝彩。

对那些要忍受听没有口才的主教讲三小时道的人，奥古斯丁的会众会洋洋自得地说：“没有人能像我们主教这么会讲道的。”还有谁，除了奥古斯丁之外，能够借着会众日常在栏厩中、竞技场中（奥古斯丁会说，“很不幸地”）所见到的动物，来安排他的讲

道？“马不能制服它自己，骆驼不能制服它自己，大象不能制服它自己，毒蛇不能制服它自己，狮子不能制服它自己，它同样地，人也不能制服他自己。可是马、牛、骆驼、大象、狮子、毒蛇却可以被制服，如果它们寻求人的话。”奥古斯丁顿了一下，然后打雷似地大声说，“所以，让神也被人寻求吧！这样子人自己就可以被制服了！”

根据圣经，谈到信徒在基督翅膀荫庇下的平安时，奥古斯丁在讲道中提到“福音的母鸡”，温柔的母亲会凶猛地攻击威胁小鸡安全的敌人。他用蛋来比喻盼望，用鱼来比喻信心，用尾带毒刺的蝎子来比喻撒旦——奥古斯丁会用他想象得到的一切画面，去使那些程度参差不齐、差距很大的会众牢记讲道中的教训。

奥古斯丁极少从讲道事工中休个假，连在迦太基的教徒都要求他讲道。每次当他拜访别的城镇或乡村时，当地的主教都会应会众之请，而要奥古斯丁特别开课教导。有时单单一个主日，他就得讲好几场。

奥古斯丁在教导的时候，深知他对神和他的子民有一份极大的责任。他知道，他所说的话必须引导他的会众走向永生。神已将他们的灵魂托付给他照顾，想到这样的托付，他就敬畏而战栗。

不过，他是真的喜欢讲道。他所受的教育都是围绕着雄辩术，而讲道给了他继续操练这项恩赐的机会。在奥古斯丁之前，演讲技巧一直不为世人所看重，但是，因着他的讲道，许多教会开始重视这些事了。

在写文章驳斥多纳徒派这件事上，奥古斯丁从来就不曾停笔。不仅如此，他也写了极多反驳摩尼教的文章。并且，他对异教信仰的作战也是从未停过，例如408年，他写了《反异教信仰六问》（Quaestiones expositae contra paganos VI）。此外，在《论基督徒教导》（De doctrina Christiana）一文中，他列出讲道的方法以及以圣经为中心的讲道原则。奥古斯丁之所以撰写他那经典巨著《三位

一体论》(De Trinitate)，一则是为了驳斥亚流派的主张（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比父神略低一等），二则为纠正不承认三位一体教义的其他派别。不过上述几样作品真正完工，是在他晚年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些神学生和神职人员根本等不及让他把简册或书写完。

"可是，这只是我要写的书的初稿啊！"奥古斯丁对一群来访的神职人员说："你们是从哪儿弄到这一份的？"

"对不起！"其中一位主教说，"我们不知道有人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把这个拿出去了。我是从迦太基的一位书商那儿买的，他还向我保证这是你最终版本。那我当然迫不及待地想做第一位读者啰！我甚至还拿给其他同事看了。"

奥古斯丁很不舒服地摇了摇头。"如果要我准确答复你们所提出的圣经问题，那就得给我时间来完成我的书啊！"他带着怜悯地笑了笑，心想："不过，至少他们对有关神的事情感到有兴趣。"

整个北非，甚至远到地中海彼岸，不论是平信徒或神职人员，对奥古斯丁关于神的著作都充满了兴趣。有些作品主要回答人们对圣经的问题，例如：《关于福音书的问题》(Quaestiones evangeliorum)以及《对马太福音十六问》(Quaestiones XVI in Matthaeum)，这两本书都是在399年至400年间完成的。而另一本极有名的圣经批注，《论对创世记的字面解释》中，他谈到了创世、试探、人的堕落，以及乐园。这本书大概是401年开始写的。在这段时间，他也开始对约翰福音做了一系列很长的讲道，同时还对《约伯记》写了一本批注。此外，他还口述了许多关于婚姻、禁食、恶魔，以及修道士生活的论文。我们可以发现，奥古斯丁的工作习惯是同时在好几本新书中忙来忙去的。

"奥古斯丁，你得多睡一些！"亚吕皮乌说，"这样子会让你累垮的，你要是再不好好照顾自己，会病得更重的。"

突然来的一阵咳嗽，让奥古斯丁好一会儿不能回亚吕皮乌的

话。他疲累地笑了笑，说："我知道。可是人们等着这些答案，他们需要辅导咨询，他们需要打官司时有人为他们说话，还要有人向政府当局说情，他们……"

"他们需要你，奥古斯丁。可是你如果不听我的劝，他们反而会失去你的。"

"有时候，我真希望我能过一个与世隔绝、专心思考的日子，就像诺拉的保利努斯一样。但是，我知道，神呼召我去为他的子民服务。"不等亚吕皮乌反驳他，奥古斯丁先投降了，"好啦，我会设法在今年冬天到乡下去的。"

他没食言，那年冬天，他果然待在希坡乡下一位朋友的别墅里。自从与亚吕皮乌的一番对话后，奥古斯丁学会偶尔放下工作，寻个休息的机会。

但是，休息也没多长……

"主啊！在事奉你的当中，我有美好的日子，很忙、很紧张的日子，但至为美好。"

在 410 年忙碌的夏季里，奥古斯丁很难得有了一个完全独处的机会，他计划好好享受。他前一天才刚抵达迦太基，把平常在希坡的公务全丢在脑后，隔天，他在黎明之前就起床祷告，正陶醉在八月清晨的爽朗清新中。他吟咏着诗篇的经句：

>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诗篇 1：1～3

“主教大人！主教大人！”

助理利努斯的高声大呼划破了清晨的温柔宁静。“到底又有什么事？”可是一见到助理的表情，心中的烦厌感就给压了下去，“怎么了，利努斯？”

“阿拉利（Alaric）攻陷了罗马城！西哥特人（Visigoths）还放火焚城呢！”

从利努斯口中好像听到太阳从天上掉到地上一样，留下天空一片漆黑，大地却在熊熊烈火中燃烧。

奥古斯丁不禁跌跪在地。

15

反扑势力

奥古斯丁站在远处，看着多纳徒派这支威风凛凛的队伍。他穿的还是那件简单的黑袍子，走在迦太基的街上，一点也不起眼。然而，在他冷静的凝视中，反映出不寻常的决心。

过了几个月后，迦太基主教奥瑞理对奥古斯丁说："迦太基的行政官取消对多纳徒派的禁令了。"

奥古斯丁不敢置信地张口结舌，定睛看他。"怎么会这样呢？"等他终于回过神来，问道，"他们怎能不顾皇上的法令？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此时此刻，皇上根本顾不了北非的事。"奥瑞理说，"他必须集中军力，试着把阿拉利和西哥特人赶出意大利去。感谢神，这些西哥特人没有拿下当今皇都拉温那（Ravenna）。可是在迦太基的行政长官们了解，没有了军队，他们无法贯彻皇上的命令。他们觉得那还不如取消算了，说不定这种示好手段，可以降低北非诸省的多纳徒派和正统教会之间的敌意——至少短时间如此。"

"结果只会恰恰相反。"奥古斯丁很肯定地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证实他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不仅地方官员废止了反多纳徒派的法令，就连皇上何诺瑞也下令一年内暂不执行"合一令"。那些被奥古斯丁全赶了出去的多纳徒派主教，又在大批支持者的簇拥下，回到了希坡。结果，正统教会信徒开始担心在他们当中的前多纳徒派"改信"者，就开始不做他们的生意，且不与他们来往，而多纳徒派却反而张开双手，欢迎这些被排斥的人回来。自从405年起凋萎的地下教会，也如凤凰由灰烬中再生一般，展开反扑，而正统教会信徒只敢躲在家里不出门，仿佛身

陷围城一般。正统教会的神职人员甚至开始担心自身的生命安全。

“主教大人，我求求你，此刻千万不要外出远行。”奥古斯丁助理额上的皱纹正显示出他深切的顾虑，“只要你待在主教官邸，或是只在公共场所出现，我相信多纳徒派不敢攻击你，毕竟你有太多的支持者了。可是，如果你出了城墙，他们就会想法子要你的命。”

“我很清楚他们邪恶的念头，”奥古斯丁说，但他还是继续打包，“可是我这次非去儒西卡地（Rusicade）不可。那里的主教在多纳徒派的压力下，已经胆怯畏缩了。我如果不去为他和他的会众打气鼓励，他们很可能会屈服在多纳徒派的威胁与勒索之下。”他笑着回答这位关切他的年轻助理说：“而且那里离这儿也不是很远，不要为我担心，利努斯，神与我同在的！”

“如果你的保镖能陪你去，那我倒可以稍放些心。”利努斯说。

奥古斯丁心底完全同意他这么说，但是他尽可能不露出自己的顾虑：“迪米崔（Demetrius）生病了，没法子去。他族里的弗比斯（Phoebus）答应为我领路到儒西卡地去。他虽然还年轻，不过迪米崔说他是位可以信得过的人。”

“希望如此。”利努斯说，“我会日夜为你祷告，直到你回来的。”他慎重地发誓。

虽然弗比斯是好意，可是竟带他们一行人走错了路，走进了崎岖的山路，这使得他们花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抵达时，奥古斯丁疲惫透顶，几乎病倒。等到他重回希坡，他发誓，就算上市集买东西，他也不要弗比斯跟着。一直到他走进家门，这位大主教才晓得，原来走错路这件事，反而救了他一条老命。

“‘巨棒莽勇’本来设计要杀你的！”利努斯奔向奥古斯丁，抱着他说。

“我知道，但是因为你的祷告，他们没杀成。”奥古斯丁安慰他说。其他许多修士也都围了上来，他试着一把将他们全拥入怀里。

“我们听说，他们埋伏在通往儒西卡地的十道旁等你。”其中一人说。

“照说你现在应该被杀，横尸山野了。”另一位说。

“借着弗比斯的失误，神保存了你的生命！”利努斯感谢地说，“主教大人，你现在要更加谨慎，多纳徒派的领袖肯定是觉得被羞辱了，一定气得冒烟。谁晓得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奥古斯丁自己也是一肚子火，跑到门口对外大吼，存心要让多纳徒派分子听到：“你们吓不倒我的！是神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不是你们多纳徒派！靠着神的帮助，我还是会继续寻找那些迷失的羊，就像我的牧人所做的一样，不论是上危险的高山，还是下死荫的幽谷！”

多纳徒派与正统教会的内斗持续不止，到了411年，皇上下令召开“清算会”（Collatio）。命令双方各派代表，互陈立场、委屈，由仲裁官马尔克利（Flavius Marcellinus）做断定。马尔克不仅是朝廷命官，巧的是，他也是一位虔诚的正统教会信徒。

“真是感谢神，我们有这么一位皇上！”奥古斯丁拥抱着亚吕皮乌说，“北非实在不能再这样子搞下去了。我们正统教会一直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好让我们得到官方认可，并为帝国全境所接受，现在皇上终于给我们这个机会了。”

“你认为这一次审判能改变得了多纳徒派分子？”亚吕皮乌歪着嘴笑着说。

“当然不！这世上没有哪一个清算会可以说服那些多纳徒派的领袖。不过，我们的说明内容，至少可以说服一些原本对两派属灵差异不甚了解的人。同时，这一次也可以澄清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这下子你的口气倒像一位律师了。”亚吕皮乌笑着说。随即他又恢复正经的口吻说：“奥古斯丁，千万别低估这批多纳徒派分子。毋庸置疑地，他们一定会在审判时，诉求于一般民意。他们一定会仗着他们人多，动员他们几十年来在北非累积下的群众力

量。难怪他们人数增加！他们专找我们里面根基浅薄的教徒去参加他们的喜乐宴，他们的人数几乎‘天天’增加。”

“我绝不会低估多纳徒派分子的！”奥古斯丁说，“不过，大众意见是无法改变事实真相的，它也不会影响马尔克利的。他这个人的操守好得没话说，又通晓法律。就算他不是正统教会信徒，我也一样有信心，他会做出公正的裁决。或许这整件事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困难，亚吕皮乌。”

“我希望你说的没错。”

“他们来啰！他们来啰！”

在一个五月的早晨，这样的呼声响遍了整个迦太基的市集。人们暂时停下，不谈橄榄油的价格，也不聊上一场竞技赛如何如何；妇女也停了叽叽喳喳的蜚短流长，纷纷把孩子拉拢到自己身边；青少年纷纷往城门口跑去，想看看是什么造成了轰动，连乞丐们也尾随在后。

一列华美的队伍蜿蜒走进城里来。来自北非各个文明角落的284位多纳徒派主教，肃静地骑着昂首阔步的骏美大马，两两成行而来。多数的主教身上，依稀可见当初在法律边缘求生时饥饿受苦的痕迹。不过为了这一次攸关生死存亡的清算会，他们尽可能买了最好的衣服穿上。主教帽虽见残破，但颜色仍旧鲜艳，绣满基督教的一些象征符号。他们头抬得高高的，整个队伍稳健地向前行进。拥挤在前的人群慑服在这阵仗下，纷纷自动让出路来，好像红海在摩西面前分开一样。康士坦丁的佩替利安主教是领头的，他的脸如朝阳般容光焕发，乌黑的眼睛仿佛要喷出火来，丝毫看不见妥协的意愿。

奥古斯丁站在远处看着这支威风凛凛的队伍。他穿的还是那

件简单的黑袍子，走在迦太基的街上，一点也不起眼。然而，在他冷静的凝视中，反映出与佩替利安一样的决心。

"'正统派'一口咬定他们才是真教会，"佩替利安说，"可是，他们是吗？他们何曾拿出过证据支持他们的说法？他们岂不是辜负耶稣基督的名吗？在这场审判中，他们既然是原告，就让他们拿出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指控。我们没有指控任何人，就像我们的主当年一样，如今我们也站在彼拉多前面，我们唯一的罪就是爱我们的神。"

皇上的特审官马尔克利站在那里，就像前两天的审判中，整天站着一样。通常，他和裁判席的其他人会在一开始就坐着。可是，除了七位指定的多纳徒派领袖出列站立，剩下的两百七十七位多纳徒派主教也都站立在他们后面，阴沉地看着整个程序。正统教会也不甘示弱，他们的代表后面也是站了一堆主教。马尔克利是一位善体形势又懂得进退的平信徒，所有的主教都站着，那他当然不能坐着，于是这位疲惫但有耐心的特审官，也就跟着人家一起站着听佩替利安的申论。汗水从他脸上不停滴下，因为这所古浴场已经挤得人都快上天花板了，而且愈来愈热。

佩替利安一如过去两天，不断地进攻正统教会的神学立场。第一天他还指控说，正统教会根本找不到足够的人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他们这么一小群人！和神的真教会比起来，岂不是相形失色吗？"他带着笑意问道，"他们主教一览表上的主教，有的是教区里一个教徒都没有的。"

被激怒的正统教会立刻到迦太基的市集上，点名召集他们的主教来驳斥佩替利安的指控。不过，多纳徒派也集合了一大批的主教，来向正统教会挑战示威。同一个地方来的两方主教们彼此

挥拳相向，争吵对骂就爆发开来了。在逐一唱名的时候，每当一位主教的名字被念出来时，总有敌对阵营的人会揭发在那人手下吃过什么不公义的苦头。

“涂利乌斯（Tullius）应该认得我吧！他巴不得杀了我。不过，虽然最后只能把我丢进牢里，他也甘愿。不但如此，他还威胁我的家人。”

“提图斯（Titus）绑架了我的侄女来要挟我，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逼我否认我的信仰了！”

逐一唱名的程序到后来几乎变成了暴动。

多纳徒派最后赢得特审官同意暂缓审判，因为他们提议检查书记官对早先议事的记录。“有何不可！”奥古斯丁说。这是他在这场审判中，第一个简单的发言。

波西迪靠近他的导师旁边，此时是一脸的不高兴。“亚吕皮乌和我已经说得比我们该说的还多了，可是奥古斯丁居然什么话都没说。”

“尽管请便，他们需要多少时间都没问题！”奥古斯丁说。

“主教大人，你为什么要同意这种事呢？”波西迪稍后问道，眼中仍闪烁着早先争论时的火爆，“难道我们不该为了人民的缘故，彻底把这些事给解决了？”在辩论的激动情绪下，波西迪的口气和用词皆带着不逊，不耐烦地质问他的导师：“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明我们的立场呢？”

其他主教目瞪口呆地看着波西迪，不相信他敢这么说。

“你看看！奥古斯丁，”亚吕皮乌心想，“这就是当年你年轻时的样子！”

“孩子，忍耐！”奥古斯丁回答他，“他们愈是拖延，对我方就愈有利。我答应你，我很快就会说的。”

多纳徒派和正统教会双方人马，其实很高兴可以从浴场煎熬多日的痛苦中，得到这么一个休息的机会。马尔克利也是一样，他

利用这段意外的自由时间去祷告及默想。五天后，清算会重新召开，大家都恢复精力了，准备彻底做个了断。

然而，炎热的天气再度使会场变得像蒸笼地狱一般。议事辩论无精打采地拖拉，佩替利安根本就是把前些天说过的论点又拿出来讲一遍。

终于，奥古斯丁站起来了。他完全不用讲稿，开始一点一点地从神学的角度驳倒多纳徒派的论调，全场像着魔似的听他说。

“主教大人，我非常尊重你在属灵方面的论证推理，”马尔克利恭敬地说，“可是我并不是主教，我更没办法从神学的角度来决定哪个观点是对或是错，皇上只是要我从法律的观点上来判定哪一派高过另一派。”

“我完全了解你的立场。”奥古斯丁很自然地说，“在你面前的是我带来的一些文件，我相信这些文件可以证明正统教会才是罗马帝国的真教会，因此，也就是北非的真教会。”

马尔克利听了，眼睛一亮。终于有了一份可以让一丝不苟的罗马行政官僚检视并评估的具体事证了。

“康士坦丁大帝他自己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对我们今天的争论就做出裁决了。”奥古斯丁大声宣布，“当正统教会和多纳徒派第一次分裂时，是你们多纳徒派——不是我们正统教会——要他决定哪一派才是正式官方教会。他当时做出了决定，宣布正统教会才是罗马帝国的真教会。”

奥古斯丁抹了抹额头的汗水，举目环视这个热死人的辩论现场。“然而，就算有了这样的判决先例，我们居然在此时此地，花了好几天做毫无助益的争论，又听了一大堆跟眼前症结毫无关系的胡言乱语。目前的关键是，到底康士坦丁大帝有没有做出这样的裁定？我们今天所提交的文件可以证明他做了。”话一说完，奥古斯丁就坐下了。

人们在会场低声交谈的嗡嗡声，很快地就变成愤怒的嘈杂声。

多纳徒派分子彼此面面相觑，希望能从别人脸上找到一些乐观的希望。

马尔克利示意要大家安静下来。“我会仔细检查这些文件的，”他立即说，“然后，当我要做出判决的时候，我会叫你们来的。”显然，马尔克利觉得这一次清算会已经浪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了。次日黎明初醒时分，他派人通知多纳徒派和正统教会代表团的领队主教，叫他们到此刻空无一人的会场去。

“这些文件支持正统教会是正式官方教会的主张，”马尔克利说，他盯着佩替利安和其他几位多纳徒派的主教，“奉皇上的名，从此停止你们掩盖真理的行为。”

继何诺瑞大帝颁布“合一令”后，多纳徒派的教会基本上是被强制解散了。如今，在马尔克利的裁定下，皇家政府代表开始积极地逼迫多纳徒派分子。这些官员认为他们即是神的工具，也是皇帝的仆人，平信徒若拒绝改信正统教会，就会被课巨额罚金。多纳徒派分子仍然不能任公职，或把遗产留给下一代，而且，若多纳徒派的主教坚持固有的宗教活动，政府就会逮捕他们入监，甚至加以处决。他们先前的会众因为害怕，没有人敢收容包庇他们。

这种大环境使得多纳徒派分子感到绝望。多纳徒派在亭迦德的高登飞乌（Gaudenfius）主教曾是努米底亚省最有钱有势的人，当皇家官员要进入他的城市时，他把自己和大多数的会众都锁在那座宏伟的大教堂里，扬言宁可烧掉教堂，也不会把它交给迫害他们的人。至于那批“巨棒莽勇”，没了主教也就没了领导，连带地灰心丧志，加上有钱人不再继续用金钱供应他们，他们的日子更苦了，一股疯狂的自杀浪潮就在他们当中爆发开来。

虽然这些绝望的疯狂行为令奥古斯丁很难过，但是他并不因

此改变他的看法，也不因此就不要求皇家官员执行任务了。多纳徒派分子漠视神与人的律法已久，如今他们尝到的是当得的苦果。

16

政教纷争

罗马帝国沦陷一事不仅震动全境，更是让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怀疑与害怕的洪流冲击之中。会众屏息凝神地听奥古斯丁讲道，好像每一个字都与他们的呼吸扣合在一起。

“这么多的新移民，我们怎么办？”利努斯无计可施地双手向天一摊，“每天都有人从罗马逃来，他们什么都没有，却得吃、得穿、得有地方住。我们上哪儿去找钱来供应这些开销呢？”

“神和他的子民会供应这些不足的，”奥古斯丁说，“我们会众当中，甚至最穷困的人都毫不犹豫地来帮助这些陌生人了。别忘了，利努斯，很多所谓的‘难民’，其实是带着大笔银钱来的。很多基督徒贵族，只是带着全家来北非庄园别墅避避风头，等到罗马平静了为止。他们有很多是真正跟随基督的人，还在意大利时就在银钱上慷慨施与了。我相信，就算到了北非，他们也会在慈善工作上大方地奉献的。”

艾碧娜（Albina）和她的女儿美拉尼雅（Melania）、女婿庇尼安（Pinianus），是从罗马来到塔迦斯特的虔诚基督徒贵族。他们的到来，已为地方上的人带来一些惊喜。此时距 410 年罗马沦陷已两年了，这一对年轻贵族夫妇，卖了他们在意大利的土地，将所得的大部分银钱都给了塔迦斯特的穷人。

奥古斯丁写了封信给他们，一方面欢迎他们来到北非，一方面向他们致歉，为无法离开手边工作去看他们。“神所交付给我牧养的希坡会众，绝大多数是很软弱的基督徒。就算很小的压力，也很容易影响他们属灵上的成长。特别是现在，他们所遭受的无比

苦难，就是属灵刚强的人，都很难承受。尤其是我最近稍离片刻再回去时，所见到因我不在而出现的一些危险状况，让我自己都很震惊。”奥古斯丁请他们为他多祷告。

“这真是令人失望！我一直想要听听鼎鼎大名的奥古斯丁讲道。”美拉尼雅对她先生庇尼安说。

“他那些饱学的作品，不仅对我、对全罗马帝国的人都是很重要的。”庇尼安回答说，“如果奥古斯丁不能来塔迦斯特，那我们就去希坡皇城拜访他。”

“那就赶快安排，以便立刻出发，”艾碧娜也附和说，“我相信这会是一个让我们终生难忘的经验。”

“庇尼安！庇尼安！庇尼安！”

希坡大教堂充满着奥古斯丁会众的叫声。扭曲的面孔、尖叫的声音，他们如同暴民，推挤着已吓得面孔发白的一个男人，往教堂的后殿而去。

“我不会按立庇尼安为神父的！”奥古斯丁大吼。那一群聚在大教堂前的希坡长老们，拼命竖起耳朵来，想听清楚他说的话。“我——不——会！”奥古斯丁使尽力气大吼，“我不会违背他的意愿，强迫他当神父的。我答应过他的，绝不会食言。你们再用法子逼我，我就不做你们的主教了！”讲完，奥古斯丁转身走回主教宝座去，坐了下来。

“说不定另一位主教会为我们按立他的！”一个男人的声音从人群后面大叫着。这又挑起一阵附和之声。

“没有我的许可，你们休想！”奥古斯丁吼了回去。

“都怪那混蛋亚吕皮乌，他想把他有钱的教友留在塔迦斯特！”另一个声音大声说。

“对！对！全都是亚吕皮乌！”这群乱无章法的会众充满了愤怒，又开始像野兽般大叫，“打倒亚吕皮乌！打倒贪心说谎的人！我们要庇尼安！”

当群众的叫喊开始时，亚吕皮乌就离开了主教席，挥舞着手臂，愤怒地跟这群暴民争执，奥古斯丁根本听不清楚他说的。当庇尼安要离开现场时，群众的喧闹就更大了。有一位长老走到奥古斯丁身边，对他说：“庇尼安说，如果他们强迫按立他，他就会干脆离开非洲。”

奥古斯丁合上疲累的双眼：“我压根儿没想过会有这一种移民问题。”奥古斯丁对长老们做了个手势，大伙就移位到教堂中一个比较不吵的地方。他们开始辩论争吵着庇尼安刚传过来的一个口讯，那就是，如果没有人强迫他当神父，他就愿意留在希坡。

“安静！安静！”奥古斯丁怒吼着。心想：“连续讲了三个小时的道，我的喉咙已经痛得很了，等到这一场丢人现眼的闹剧结束后，我肯定好几个礼拜不能说话。”终于，人们安静了下来，奥古斯丁便宣布庇尼安的决定。

出乎他意料之外，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讨论起他说的事。“如果他们只是要他的钱，那他们肯定会接受庇尼安这个让步的。”

“请问，主教大人，”一位长老说，“他们想知道，庇尼安愿不愿答应，如果他要当神父，他只会在希坡当神父？”

从庇尼安传回来的话是，他愿意做出这样的许诺。当群众听到宣布的人这么说时，便爆出一阵欢呼。可是负责宣布的执事又开始念一些附带条件，这些条件列出庇尼安可以离开希坡的情况。例如，蛮族打来了，或是他妻子健康状况需要他时。人们听到这些附带条件，先是一阵生气的呢喃，接着转成了一波又一波愤怒的吼声。

“谎言！叛徒！”人们尖声叫着。

奥古斯丁从后门走出去，到了庇尼安暂时躲藏的地方。“他们

认为你是故意设计骗他们。"奥古斯丁很担忧地说。

"我才没有哪！"庇尼安义愤填膺地说，"我去跟他们说，不过，你得陪着我。"奥古斯丁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庇尼安紧握着奥古斯丁的臂膀，两人往回走到了教堂门口。

"希坡人啊！"庇尼安大声说，"我从没有想过要欺骗你们，我是守诺言的人。如果那些在特殊情况下我可以离开的附带条文，让你们不高兴的话，那我就将它们取消好了！"

他话一说完，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终于，疲惫的会众在这一整天的胡闹下，几乎立即散去，只有一两位还在与亚吕皮乌激烈辩论。

这时侯，一直与妇女会众在一起的妻子与岳母，也回到庇尼安的身旁。他和太太立刻转身就走，但是他岳母顿了一下，回头给奥古斯丁一个冷峻的眼神。"我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想到在你的教会里会有这种混乱发生。"她发白的嘴唇在显示内心的害怕与愤怒，"如果庇尼安不是被迫做了让步的话，他们会杀了他的。"

第二天，天还没亮，庇尼安就离开了希坡。"他就像你我一样是属于希坡的，"奥古斯丁对那些不知所措的民众说，"我们住在这里，可是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当然，庇尼安也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就像我们一样。"

奥古斯丁脚步沉重地回到他的屋子里，坐下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向艾碧娜和她的女儿女婿道歉。"我心里有数，会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奉献大笔的钱给希坡的。"

在罗马失陷后，基督徒难民不论贫富都逃到了北非。可是许多异教徒也一样，他们也逃到迦太基、希坡，以及努米底亚省的其他城市。他们把罗马沦陷一事怪罪在基督教的头上，他们说如

果罗马是对原有的众神忠心不渝的话，罗马就会繁盛。很多像这样受过高等教育、为人正直的异教徒，因为对未来毫无盼望，只能浪漫地抓住罗马的历史传统。不用多久，奥古斯丁就与这些人建立起新的友谊。他也很高兴，因为过去二十年来，奥古斯丁每日所接触的，绝大多数是一般市井小民，而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跟一些对古典学术有丰富素养的人互动，思考一些很深的哲学问题了。

“只可惜他们看不出自己的爱国心及宗教观是因为绝望才形成的。”奥古斯丁心想。他拿起马尔克利的来信，又读了一遍。“重要的是，对于这些（由异教徒提出的）问题，必须立即做出充分、彻底，并能启人愚蒙的回答（毋庸置疑地，阁下大人的解答一定广受欢迎）。……因此，我并不是忘了你说你会，只是我坚持要见到你答应的事（具体实现），所以我恳求你针对那些问题写些论文，相信这对教会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刻。”

奥古斯丁叹了口气。他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向这些有需要的人分享他的信仰，可是，59 岁啰！他不再有当初年轻时的精力，他的时间表塞满了其他的工作责任，现在真的无法抽空来写一些大块文章了。

“我本以为先前给马尔克利的信，已经足够答复他朋友们所提出的问题了。看起来，那不过成了开胃小菜，现在他们的问题更多了。”不过，这倒是令奥古斯丁怀念起当初在罗马及米兰的日子。“噢，我的神啊！我是那么地渴慕你！我像是在无垠的沙漠，不吃不睡地寻求，却不知你才是我渴望的。直到安波罗修开始将你那清凉更新的真理活水，倒入我干渴的喉咙……”

“如今，这些人需要一份完整写下来的答案，我能拒绝他们吗？”

于是奥古斯丁坐了下来，并始动笔写《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这一部博大精深的论著共有 22 册之多，直到 426 年他才完成。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对古典历史及哲学家们

广泛的认识。

奥古斯丁首先对罗马神话做详细的解析，指明其中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他更指出古典罗马根本不像当代异教分子说得那么高贵。奥古斯丁说，事实上古典罗马内在充满了腐败、叛逆与暴力。在批判罗马贪婪的扩张主义时，奥古斯丁引用一位海盗的批评，提到俘虏他的亚历山大大帝"当皇上问他凭什么可以把在海上掠夺的东西据为己有时，这海盗骄傲大胆地回答：'凭的就是像你掠夺城池，据为己有一样的道理。只因我靠的不过是一艘船，人们就称我是强盗，而你呢？你靠着一整个舰队来做，人们就称你为皇帝。'"

"这些异教徒怎么能说，罗马失陷都是因为政治领袖转向基督了呢？"奥古斯丁质问。在《上帝之城》一书中，他举出早在基督教之前，历史上就有许多帝国走上灭亡的。"当这些古代帝国因战败被毁灭或改朝换代时，基督的名字根本还未传扬到那些地土上。就算在一千两百多年前亚述帝国灭亡时，基督徒关于永生天国的信息，已经传到了亚述，……那么当亚述国灭亡时，那亡国的愚民是否也会说，国祚绵延的国家会亡，没别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丢弃原来的信仰，改信基督教而造成的？"

"如果我引用历史来对照罗马的沦陷，能够把异教徒从盲目的假设中震醒，或许他们就不会再紧紧抓住不可能的盼望，而回转拥抱福音的真理了。"奥古斯丁自忖，"如果他们能了解属天的城池、国度，与属地的是大大不同，他们就能找到众多古人想要得到的真智慧了。"

"我们一定得为马尔克利祷告！"惊吓中的奥古斯丁对他修道院的修士说，"我刚刚得到消息，他被迦太基当局逮捕了，他们指

控他是一名腐败不守节操的官员。这根本是胡说八道！只有白痴才做得出来！他和赫拉克连（Heraclian）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此时正统教会正式掌握了北非的政治与宗教权力，但这种优势地位并不能保证他们平安无事，因为每一艘抵达希坡港的船只，都带来蛮族在欧洲横行的噩耗，努米底亚省本身也免不了暴力事件。而皇家部队必须镇压多纳徒派的反抗，以及其他的政治动乱，已不胜负荷。北非伯爵赫拉克连也策划了一场叛变，所幸很快就被稳定。事后，皇家政府便四处搜捕他的同党与朋友。

“他们居然指控马尔克利操守不良！要不是目前情势严峻，我可真会笑掉大牙！”奥古斯丁说。自从参与多纳徒派的清算会后，他与马尔克利经常书信往返。奥古斯丁愈是与他通信多了，愈是佩服这一位平信徒对神的敬虔以及内心的纯洁。“我一定要尽一切力量来释放他！”奥古斯丁说。身为主教，他曾搭救过许多身陷囹圄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帮助马尔克利最好的方法。

他立刻派了一位代表到皇都拉温那的皇家法庭去，代表他辩护马尔克利的案子。或许皇家官员可以推翻迦太基地方官员的决定，虽然他也知道在当前动荡的时刻，皇室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大不如前。他和每一位他想得到，能够影响当地官员释放马尔克利的人联络，他也经常去拜访马尔克利的朋友，并且代他向狱卒交涉，使马尔克利受到比较人道的待遇。

当送信的人说马尔克利在413年的圣居普良节庆之前，已经迅速审判结束了，奥古斯丁毫不怀疑他马上就可以听到大好消息，因为特赦通常都是在圣徒纪念日当天宣布的。

“主教大人！马尔克利被处死了——是砍头！”

“什么？”奥古斯丁瞪着他的秘书，整个人都傻了。“你刚才说什么？”“我肯定是听错了！我现在老了，听错了。”

那人憔悴苍白的脸在他面前飘荡，好像奥古斯丁童年恶梦中的鬼魅。“马尔克利死了！主教大人。”

“这个世界怎么了？没一件事有道理，没有！马尔克利操守不好？腐败？被他所服事的人砍了头？”

“主啊！我不想再活在这世上了！我只想住在你的城里，在你天上的城市不会有这等的凶残……”

“你们为什么惊惶？是因为地上的王国会毁灭吗？所以，应许给你们的是属天的王国，好让你们不致与地上的国一起灭亡。……你们等候再来的主已经告诉过你们，‘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奥古斯丁讲道说。

罗马沦陷一事不仅震动整个帝国全境，更是让罗马帝国每一个角落，都陷入怀疑与害怕的洪流冲击之中。奥古斯丁的会众屏息凝神地听他们主教讲道，好像每一个字都与他们的呼吸扣合在一起。虽然过去几十年，动乱不断增加，他们却理所当然地认为，罗马帝国在神的手中保护下，会永远长存。如今，北非居民每天都可以听到从意大利逃来的难民的亲身经历：他们听到征服者西哥特人非人的尖叫声，看到亲戚朋友被杀害、妇女被凌辱强暴、饥饿的烈火吞噬掉象征帝国永恒权力、地位与文化的城市。礼拜天的早上，不论贫富，不分意大利人或北非当地人，全都站在教堂里，紧紧倚靠着对神的信心，也彼此相互倚靠，听着奥古斯丁传讲关于永生天国的道理。

“当我们眼见这世界已经被上下翻转过来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心思意念放在这世上呢？那说‘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路加福音1：32）’的神必再来。那些用同样的话应许地上王国的人，不是被真理引导才说的，而是为拍马屁而说的谎言。就像是这类人当中的一位诗人，他写犹皮得神（Jupiter）对罗马人说：

“‘我赐他们无疆帝国，皇祚绵延无尽期。’

"我们可以确信一点，出于真理的是不会这么说的。……神所造的这些东西，将来都要过去的。更何况罗母路（Romulus 译注：罗马创立人）所创立的，岂不要更快地过去吗！"

"若说，我是向这些人说的，实在是我说给自己听更多。"那个周日傍晚，当奥古斯丁享受着花园中的安宁时，他心里这么想。他也一样，曾视罗马帝国是神的工具，用来使全世界接受基督。罗马沦陷一事对他的打击，就像对他的会众打击一样多。在努米底亚省持续不停的动荡中，奥古斯丁自己也一样陷入争战。这省里狂妄无德的政客，居然会杀了马尔克利！然而就算这些灾难巨变丛生，他察觉自己愈来愈把焦点放在将要再来的世界上。

"亲爱的马尔克利，"奥古斯丁心想，"在《上帝之城》的前五册，我试着去回答你那些异教朋友的疑问。当我继续一系列地写下去时，我也会继续这么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我要谈的是，对所有寻求真理的人而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神的城，那属天的城。从那儿发出的光令世上的城无可比拟，因世上的光无法永恒持续。我们在世上的国民身份，若与我们在新耶路撒冷的国民身份相比，当然是相形见绌。"

奥古斯丁默思那暮薄西山的夕阳，他不禁哀伤地苦笑着，"马尔克利啊，我猜想，现在你对这一点的认识肯定是远超过我的。"

在《上帝之城》最后十二册书里，奥古斯丁同时从属世的角度与圣经的角度来描述两个寓言城市。一个是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忠心的天使，与得救赎的人类一起事奉神；另一个是巴比伦，那里住的是魔鬼和它的手下，以及受它们奴役的人类。

"虽然这世上有许多国家，其中很多可称为伟大的国家，其风俗、仪式、言语、武器、衣着都迥然不同；然而，根据我们的圣

经，人类的社会不外乎两类，姑且称之为两种城。一个是由那些追求肉体所居住的，另一个则是由那些追求灵命所居住的。因此，这两个城也是被两种爱所形塑，属世的城是被‘爱自己甚至可以轻看神’的那种爱所形成；属天的城则是由‘爱神以致宁可轻看自己’的那种爱所形成。”奥古斯丁说，该隐属于一种城，亚伯属于另一种城；他也拿罗马的创立者罗母路与理模（Remus）来分别比拟这两种城。

就像主耶稣比喻中的稗子与麦子，这两种城市的居民是一起生长的，但是，奥古斯丁宣称，在最后审判时，耶稣基督会把他们分别出来，耶路撒冷的居民会站在基督的右手边，巴比伦的则在他左手边。当属天的耶路撒冷居民还住在世上时，毋庸置疑，他一定会觉得好像是住在外国土地上的陌生人，就像当年被掳的以色列人住在巴比伦时一样。

有一位和奥古斯丁有过许多深度讨论的贵族朋友达奇图斯（Tacitus）说：“我的家族居住在迦太基已经超过两个世纪了，我们当基督徒也差不多就那样久，然而，只有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我才突然觉得好像我不属于这里。”他非常困惑地看着奥古斯丁。

“为什么会这样？”奥古斯丁问。

达奇图斯耸了耸肩说：“我那些异教朋友把罗马的沦陷归咎于基督教。以往，我们能彼此辩论得很愉快，可是现在我却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看法有一种公开的敌意。他们说，只有我们基督徒回头接受道地的罗马生活方式，一切才会好转。”

“换言之，如果我们膜拜没有知觉的偶像、庆祝放荡纵欲的农神节（Saturnalia）、观赏血淋淋的竞技比赛，以及淫荡色情的戏剧表演，罗马就可以重得往昔的荣耀了？”

达奇图斯一听就笑了：“你下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辩论，好不好呀？”

“非常乐意。”奥古斯丁说。

“我真是希望基督徒都能了解，我们真正的国民身份不是在地上的，而是天上的城。”奥古斯丁心想。此后，他开始一逮着机会讲道，就讲有关新耶路撒冷的事。

他也试着去帮他的会众处理他们的苦难，面对世上不确定的未来。他告诉他们，困境能在他们生命中带来成熟与坚强。神的管教必会产生正面的结果，就好像他们压榨种在山坡上的橄榄，会产生又多又有用的橄榄油。现在已是末后的日子，他们还期望什么吗？“你看到世界败坏，就感到奇怪了？奇怪这个世界怎么衰老了？这世界好像一个人出生、成长、变老……而且充满困苦……不要选择恋栈这个会衰老的世界，不要不愿在基督里成长更新。因为基督告诉过你，‘天地都要毁灭，要渐渐老去，要逐渐坏去，要因老年呼吸沉重而悲伤。不过不要怕，你必如鹰返老还童’。”

17

教义辩证

整个北非只有无奈地等情势改变时，奥古斯丁却没闲着，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文字反驳战。他写了许多反驳伯拉纠派的简册，大量散发至罗马全境。

“马尔克利在死前告诉我要当心伯拉纠（Pelagius）这个人及他的想法。”奥古斯丁对前来小住的亚吕皮乌说，“他担心伯拉纠的一些说法会使新教徒心里迷惑，不过，我读了一些伯拉纠的作品后，觉得他说的非常刺激，逼使人不得不去思考。他写的东西不论是在实质内容或文笔上，都是一流的；当前有许多作者在这两方面都不具备，而他却令人耳目一新。很显然，他受过极优秀的教育，而且似乎可作基督徒过敬虔生活的榜样。我想马尔克利可能是过虑了。”

“我的印象是，马尔克利从来就不是一位信口开河、空口无凭的人。”亚吕皮乌应声答道。

“没错，”奥古斯丁说，“这太不像他的为人了！或许是一些语意学上的问题，他很可能误会了伯拉纠。”

“我怀疑是这样了，”亚吕皮乌说，“我在罗马访问时就听了很多关于伯拉纠的事。传言这位修士刚到罗马时，不过是一位不列颠省区督修（provincial），但是当我们忙着处理咱们这一小块地方上的问题时，他已经成了罗马最具影响力的非神职人员了。”

“要不是忙于驳斥多纳徒派思想，消耗掉太多精力，我们或许就会对帝国内其他地方的事多注意一些了。”奥古斯丁说，“而且，如果罗马的一些主教们能早一点通报我们，有关罗马沦陷前恶劣的政治与宗教态势，或许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掌握这件事了。”

他眉头一皱，然后想到与目前谈话主题有关的一件事。“伯拉纠这个人的操守有没有问题？”

“他的操守倒没有人怀疑过。他在北非的门徒凯雷斯提（Caelestius），也同样有着令人佩服的品行，虽然那小伙子个性顶鲁莽的。凯雷斯提抛弃了他的财富与地位，献身成为‘神的仆人’。不过，我倒是听说，他曾质疑人类是否真的继承了亚当的原罪；另外，他也批评婴儿洗礼的必要性。”

“这些我知道。”奥古斯丁说，“我也听说了，所以我在写《论罪之得失及赦免暨论婴儿洗礼》（De peccatorum meritis et remissione et de baptismo parvulorum）以及《论精意与字句》（De spiritu et littera）时，想到的就是他。可是奥瑞理以及迦太基其他的官员并没有立刻查禁凯雷斯提，所以我也就去忙其他更重要的事了。米兰的保利努斯是首先发难，拒绝按立凯雷斯提担任迦太基的神职；谁晓得东帝国的主教们，居然在以弗所按立了他。”

“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人查禁伯拉纠，”亚吕皮乌说，“有人说他过于强调人类有能力使自己臻于至善，还说他对那些不愿意向基督全然献身而活的人，可是一点耐心都没有。”

“在这一点上，我倒能同情他。”奥古斯丁有时也疲于对付那些吵闹不成熟的会众。“亚吕皮乌，那‘你’对伯拉纠的看法呢？”

亚吕皮乌想了好一下子，说：“我也不确定，奥古斯丁。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也亲自听过他演讲一次。他对神真诚的献身，以及表达观点的天赋才能，的确让我印象深刻。不过，我认为，伯拉纠太过于只听自己说的。”

“幸好，我从来没犯过这一种罪。”奥古斯丁咯咯地笑着说。

“喔？当然啦，你没有——”亚吕皮乌露齿而笑，不过很快地，眼中闪烁的慧黠光芒就消逝了，“伯拉纠让我感觉他的热诚里面有一种冷漠，我不信任他，奥古斯丁。”

“哟，怎么的？我们两个吃醋的老头，对他的才干、活力，以

及对高层的影响力，有了不信任的感觉？别的姑且不说，诺拉的保利努斯以及卜萝芭（Proba）和她的家族，可是全力支持伯拉纠的。”罗马沦陷后，卜萝芭全家来到了北非，奥古斯丁就是这样认识她的。她的亡夫是全罗马帝国最富有的人，而她则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常和奥古斯丁书信来往。

“我知道，我的血气不喜欢他的杰出表现，”亚吕皮乌承认说，“为此，我恳求救主原谅！不过，奥古斯丁，我认为还是得对伯拉纠仔细调查一番。”

“我真希望当时他过境希坡前往迦太基时，我没有出门在外，那样我就可以和他谈一谈，也可以多了解他一些；同时，他也可以多了解我一些。”奥古斯丁说。

“以及畏惧你。”亚吕皮乌心里默默地加上一句。奥古斯丁一向保持着他的魅力，他能吸引各种年纪、背景的人。可是与多纳徒派的斗争过程，免不了在他身上留下一些痕迹。如果奥古斯丁在某人讲话或著作中察觉到异端论调，这位头发花白、吸引人的主教，立刻就会变成一位愤怒的斗士！

“我会多留意伯拉纠和凯雷斯提的主张，也会和迦太基的奥瑞理主教讨论一下这个情况，并请他同样留心一下。虽然我没有具体理由去质疑伯拉纠对圣经的解读是否正确，不过，你说的对，提高警觉是好的。”奥古斯丁说。

“我希望到最后证明我们对伯拉纠的疑心是错的。”亚吕皮乌说。

“我也是。配得赞美的主知道，我们手头上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 5：48）

“伯拉纠怎么可以用耶稣自己的话去摧毁神的教会呢？”奥古斯丁大惑不解，“然而，多纳徒派我都见识过了，这又有什么好让我讶异？连撒旦都利用圣经去达到它的目的了！”

奥古斯丁这时才完全相信伯拉纠说的不是出于真理。他开始拼命地写，愤怒地驳斥在他看来对基督教最阴险的威胁。当他知道伯拉纠在415年12月，要在巴勒斯坦与耶柔米及其他德高望重的主教碰面时，他就派遣一位跟他有同样顾虑又敢做敢为的神父阿若修（Orosius）前往巴勒斯坦。尔后，当他取得那一次碰面的会议记录后，奥古斯丁便将整个过程收录在《论伯拉纠会谈纪录》（De gestis pelagii）中。

“伯拉纠……写道：‘人，只要愿意，就能不犯罪’，以及‘人就配将手高举向神，本着他美好的良心向神祷告倾诉说：噢，神啊！你知道我向你张开的双手是圣洁的、无害的，是极为纯洁的，没有行过伤害、不法与暴力的事。你知道我向你哀求的双唇是公义的、纯洁的、没有欺诈的，我求你赐怜悯给我。’”

“亚吕皮乌，你觉不觉得这好像是记载在福音书中法利赛人的祷告？这种沾沾自喜的人也敢站在神的面前？”奥古斯丁愤怒地说。

“难怪一谈到这个人，我们心里就没有圣灵给的平安！”亚吕皮乌也点头同意。

奥古斯丁的书中还记载了更多的记录，例如：“对这一切（质问），伯拉纠的回答是：‘我们主张一个人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无罪，也能够守住神的诫命。因为这种能力是神给的……一个人若从罪中转变出来，就能靠着自己的努力以及神的恩典而使自己没有罪。……至于别人指控我们还做了其他的主张，其实那些主张在我们的书中根本找不到，我们也从未写过或讲过那些事。’”

“当时在场的主教怎能忍受这种胡言妄语？他们根本没有仔细看过他写的东西！在那场荒谬可笑的会谈后，我透过主里一些弟兄的慷慨相助，取得了伯拉纠的一些作品。在那些作品中，他明

明就说了那些‘在众主教面前说他没说’的话！”奥古斯丁哼着鼻子说。

其他一些被认定是伯拉纠写的有关教义立场的文章，也很令奥古斯丁担忧。例如：“婴儿就算未受洗礼就死了，也一样有永生；有钱人就算受洗了，除非他们放弃所有一切，要不然，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好事，也都不会记在他们身上，他们也不能得着神的国。”不只这样，奥古斯丁还认为伯拉纠不相信原罪这个教义。

“我还一度以为他是学习保罗教导的人！”奥古斯丁看着刚由耶路撒冷会谈回来的阿若修，问道：“他这辈子到底有没有读过保罗的罗马书呀？”

“显然没有，主教大人。”阿若修回答，他根本没想到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回家来。

“这家伙是怎么玩弄十四位主教——甚至耶柔米——让他们觉得他不是什么危害？”

“首先，伯拉纠先否认与凯雷斯提本人或他的言论有任何关联。”阿若修说，“这么一来，他在众主教面前就比较可信了。其次，就是语言上的难题。我不会说希腊语，两位从高尔区来的主教需要翻译，而伯拉纠又不知怎么地让其他主教相信，耶柔米、你和我只是心胸狭窄，在文字语义上对他吹毛求疵。”他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伯拉纠在拉拢所需要的支持这方面，简直就是大师。”

“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奥古斯丁面容可怖地说。

“伯拉纠后援会”是由一些有组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的。他们把他的作品寄送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也把他写给蒂咪翠（Demetrias）的信件副本公开流传。蒂咪翠是卜萝芭的侄女，也就是西方世界最富有的女继承人，而她决定要当修女了。伯拉纠借着这黄金时刻，大肆强调他与精英分子的良好关系，并且鼓吹他在“使人完全”及“放弃财富”方面的看法。他的支持者们也广为流

传他的著作《本性论》(On Natur)，书中强烈反对奥古斯丁毫不妥协的观点，就是神的绝对主权与人在罪中的无助。

“我非常了解他作为一名政客及宣传家，是有超人一等的能力。”奥古斯丁低沉地说，“但是，当那些不义的教导危害到基督信仰时，伯拉纠会发现我奥古斯丁是‘从来不’屈从的。”。

他站起来说：“今天将是忙碌的一天，阿若修。我要你去见奥瑞理主教，明天我们一起在大会上发言。”

“什么大会啊？”阿若修问道。

“北非三百位主教大多数都已经来到了迦太基，要讨论当前这个情况，”奥古斯丁说，“其他没有来的，也很快会和我和亚吕皮乌在米磊城碰面。你以为对于这么一件紧急事件，我会浪费一分一秒吗？”

在很短的时间内，北非主教们无异议一致通过谴责伯拉纠的决议，并且搜集大量相关文件，送给罗马主教依诺森(Innoc-ent)。这些文件包括了两份反对伯拉纠主义的详细论文；一封很长的说明信，是由奥古斯丁、奥瑞理及亚吕皮乌三人连署签名的；加上另一封指名给伯拉纠的信(其实这暗指他不肯与奥古斯丁公开辩论)。

北非的主教们问依诺森到底了解不了解，伯拉纠宣称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臻于完美，这种说法会深深斫伤正统教会辛苦得来的权威与合一？这些追求自臻善境的圣徒根本就不必再听主教的了。这样一来，教会又怎能在拯救人类灵魂的工作上继续有效用呢？

毋庸置疑地，像这种毁灭性的观念必须予以查禁！依诺森主教是这么回答，可是，它们是不是已经渗透到主流思想中呢？这一点他还要再调查。他会命令伯拉纠与凯雷斯提到罗马来，表明并辩护他们的主张。

整个北非教会体系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不料，在预订会见他俩之前，依诺森主教却在417年3月死了。接

任他的祝西美（Zosimus）主教是一位只求方便容易的人。他确实询问了凯雷斯提，可惜并不彻底，因为凯雷斯提的个人魅力与强烈的性格，使祝西美眼花意茫，到头来他认为凯雷斯提并没有超越重要教义的界限范围。然后他又邀请伯拉纠来见，结果他深深为伯拉纠的信心所折服，反倒回过头来斥责奥古斯丁及一干北非主教，怎么可以诽谤这种人。他说伯拉纠的敬虔程度，让他感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祝西美宣称，虽然奥古斯丁是一名绝顶聪明的人，但这一次，他是假借宗教之名吹毛求疵。

当整个北非只有无奈地等情势改变时，奥古斯丁却没闲着，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文字反驳战。他写了许多反驳伯拉纠派的简册，大量散发至罗马全境。

他也写了一封冗长又情绪激烈的信给诺拉的保利努斯。他又试图争取达尔达努（Dardanus）的支持。这人担任过高尔地方的提督，同时也是一位富有又敬虔的基督徒，在帝国远西一带极有影响力。

他也恳求犹利安娜夫人（Juliana），要她“躲避抵触神恩典的意见主张”，以及“不要听那些借着有害的文章来败坏我们圣洁信仰的人所说的话”。这位犹利安娜夫人不仅是位有钱的意大利贵族，也是蒂咏翠的母亲。但是奥古斯丁热切的请求并没有打动她，她和她敬虔的全家以为，异端只是不相信三位一体论的亚流派。

犹利安娜和卜萝芭以及其他许多尊贵的基督徒家族，认为奥古斯丁是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方神职人员，过于强调恩典与自由意志在神学方面的问题，以致思想狭隘，到处抱怨。

“不容忍人？我？不容忍人？”奥古斯丁义愤填膺地说，“伯拉纠，跟多纳徒派是一个样，都是想把神的恩典局限在一个完全遵守律法的精英基督徒身上——当然，这又是由他伯拉纠来决定什么叫完全遵守，但这菁英终究也只是渺小的人而已。只有‘他们’才配得神的恩典？只有修士和修女才是神接受的真基督徒？

对于那些基督自己在寻找，软弱迷失的羊，他根本毫无胃口！到头来，他只会把所有富人基督徒送进地狱去的！”愤怒、挫折的奥古斯丁把《本性论》狠狠地往墙上砸了过去。“我根本该把他恶心的作品全烧了，”他大声叫着说，“只是我现在还需要用它们来反驳他！反驳他，就是我现在要做的！”

另有一位年长的神学家很赞扬奥古斯丁对伯拉纠所进行的反驳，他也展开对抗伯拉纠的个人战争，而且就像奥古斯丁一样的火热。他，就是耶柔米。除了对抗异端的战争外，没别的事能使奥古斯丁与耶柔米走到一起的。奥古斯丁的书中收录了他写来的信说：“靠着坚固信心所生出来的火热，你在暴风雨中屹立着。如果这由得你，你其实宁可蒙搭救离开险境的……加油！祝你成功！你的大名远播全世界，所有的正统教会信徒都视你为旧有信仰的恢复者——这个代名词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荣耀，说明了为什么异端分子那么痛恨你。他们也以同样的恨意来迫害我。”

伯拉纠并不是要脱离教会，他和他的跟从者是想要改造教会，把众多基督徒生活中显露出来普存于教会中的不冷不热彻底清除掉。他指控在邪恶临到时，奥古斯丁的被动，以及奥古斯丁强调的肉灵之争，都在反映出令人不悦的摩尼教思想。但是他也透过夹在两人当中已经迷糊了的共同朋友，如艾碧娜、庇尼安，以及美拉尼雅，向奥古斯丁表示愿意止斗修好的讯号。他们说伯拉纠强烈责难那些轻忽恩典的人，“那些人或是脑中想、或口里说：‘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拯救罪人’所根据的神的恩典，不仅不是我们时时刻刻所需，也不是生活中一举一动所需。那些试图去废除恩典重要性的人，应当受永远的刑罚。”

庇尼安把这个信息送给奥古斯丁，希望他能待伯拉纠如同基督里的弟兄一般。

奥古斯丁的答复却是一篇两大册的论文《论基督的恩典与原罪》（De gratia Christi et de peccato originali）。事实上在这本书中，

他指控伯拉纠在神学上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如今，任何人听了这些话，或是漠视（伯拉纠）在他诸多著作中明明白白表达的看法，……就会以为他的观点是完全符合真理的。但是，只要留心他在那些书中的公开宣称，一定会对这些声明起疑心的。"奥古斯丁说，伯拉纠虽然同意是神的恩典救赎了人，并将神的律法教导人，可是伯拉纠也主张人一旦得救了，人就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完美至善之境。"简单一句话，"奥古斯丁说，"这就是异端！"

在奥古斯丁对伯拉纠展开无情斗争的同时，他还写了其他的著作。这包括了《对亚流派一篇讲道的驳斥》（Contra sermonem）以及《上帝之城》中其他的几册书。他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

有一晚，奥古斯丁睡不着，深夜起来在花园中祷告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诗篇 13：1）"没有人像我这么深信神的主权了，可是每一天我都经历比得胜更多的失败。有的时候，我根本没法子拖着这把疼痛的老骨头下床来。伯拉纠派宣布他们已经得胜，或许他们真的赢了。安波罗修当年曾抗拒过包围教堂的部队，士兵们会不会也向我的教堂迈进了呢？"有的时候，当奥古斯丁在祭坛上进行事奉时，仿佛可听见士兵沉重的呼吸，以及刀剑碰撞的声音，"伯拉纠派的人会把我拖到罗马法庭受审，让我受羞辱，然后放逐我吗？"

毫无警兆地，耶路撒冷爆发了暴动，而这暴动似乎是受了伯拉纠派的煽动；随即，在罗马也突然发生暴动，伯拉纠派的人攻击了一位身分显赫的退休行政官。愤怒的暴民吓坏了这两城的居民，却没有人知道这两场暴动的动机与缘起，伯拉纠派与奥古斯丁派双方互相指控怪罪对方。不过，何诺瑞大帝却裁定是伯拉纠与凯雷斯提的错。他下令立刻将他俩放逐，还命令相关当局整肃任何支持他们思想的人。虽然罗马主教祝西美一开始支持他俩，现

在也很快地同意皇上的判决，并查禁他俩的思想言论。等到其他主教也在伯拉纠的定罪书上签字后，伯拉纠主义就从此正式被禁绝于罗马帝国全境了。

奥古斯丁和他的支持者为这突如其来的胜利欢欣不已！

但是这场争战还没结束。祝西美在418年死了，伯拉纠的徒众开始诘难攻击他生前的判决。在伊克拉农（Eclanum）年轻杰出的主教犹利安（Julian）领导下，一群意大利主教上诉皇家法庭。他们坚称伯拉纠主义是支持神造世的内在卓越性，以及人的高贵性。人是神所造的，而且经上记载着神赐人自由意志，所以法庭当局不可以认同并采取奥古斯丁那荒谬又压迫人的预定论。

但是奥古斯丁知道在何时找何人帮忙的奇特本领，这时就显出作用来了。华利瑞（Valerius）是皇家将领，也是一位敬虔的正统教会信徒，他非常不喜欢异端分子；因着他的阻拦，使得伯拉纠派无法将案子送进在拉温那的皇家法庭。他也动员手下精锐忠心的骑兵队军官，整肃那些同情伯拉纠派的主教们，迅速利落地贯彻完成上级的信念。当然，亚吕皮乌答应送给他们八匹努米底亚骏马，也有一定的鼓励作用在内；亚吕皮乌此时一如既往运用他对宫廷内部运作的理解，负责在北非与罗马之间做协调与沟通的工作。

他们的意大利对头们根本不敢相信有这种事。一位属神的人怎么可以动用政治力与武力，而不是用知识与属灵上的优越性，来强迫他们接受他的想法？但是对奥古斯丁而言，伯拉纠派的信条认为人能够也必须自力臻善，却是对所有基督徒的一大威胁。他必须竭尽一切方法来匡正这种致命的错误。谈到该不该向他的伯拉纠派敌人伸出友谊之手时，奥古斯丁说：“我们若不是真心为一个人好，就没办法真诚地去爱一个人。问题是那个人若不从所怀的敌意中脱离出来，他是不可能变好的。”他又对另一位不再支持伯拉纠的西克斯都（Sixtus）主教说，他有义务“使严厉的惩罚临

到那些胆敢公开多嘴，传讲错误且对基督徒之名深具危害的伯拉纠主义者的头上”。

虽然伯拉纠、凯雷斯提和犹利安都被放逐了，但伯拉纠主义并未就此消逝，而奥古斯丁要消灭它的努力也就无法停止。“我绝不会保持沉默，只要神给我一口气、一张纸以及一支笔，我就会为目标而战。”

18

服事终点

他年迈的双眼闪烁着泪水，会众每一张脸清晰地映在脑海中。他们想都没想过，奥古斯丁居然会有不是希坡主教的时候；当他们还是婴孩时，他就为他们施洗过了。

"孩子，你是从哪儿来的？"奥古斯丁温柔地问道。

这吓坏了的年轻女孩，拼命往后缩，好像被人打了似的。她遮掩脸庞的双手，颤抖得像是飞蛾的翅膀，而从双腕上垂下的链子也发出阵阵刺耳的声音。奥古斯丁非常想要安慰她，但又怕更吓着她。

长得就像头熊的奴隶贩子，从客栈门口走了过来，准备好好揍一顿这位胆敢干涉他财产的黑衣瘦老头。奥古斯丁虽然年近70，可是他那硬邦邦像铁一样的眼神，朝那男的一瞪，就像把他钉在墙上。若有人伤了当主教的，这奴隶贩子知道，神很可能立即治死那人！他嘴里嘟囔两声，又走回客栈去喝他的酒了。

"他走了！"奥古斯丁说，"你现在可以放心地说了。"

"她知道，待会儿他回来后，他会揍我们的。"旁边一位十来岁的男孩说。像这女孩一样，男孩的手也被铐在客栈外的柱子上。他的拉丁文说得很不流利，声音平直，不带一丝情感。

"我或许能帮忙！"

这男孩一句话都没说。当奥古斯丁往他脸上看去时，忍不住地打了个寒战。奥古斯丁本以为在这孩子的眼神中会迸出一些出于本能的愤怒，或是一些郁积的讥嘲，可是那双眼睛回盯过来，里面却是一片空洞，像是雕像的眼睛。

这时，女孩却开口了。开始时有些犹豫，然后就迫切地以迦

太基土话说着。她那瘦削又创伤满布的脸似乎活了过来，像要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

“我只能片片段段地了解几个字而已！”奥古斯丁心里充满了挫折。小女孩不停轻扯着那男孩碎烂的衣袖，他微微地耸了耸肩，便开始翻译了。他们来自维杰塞拉（Vegesela）附近的一个农庄。一个礼拜前，她和她母亲在园子里工作，穿着外国衣服的陌生人，骑着高头大马从小山上怪叫着冲下来，好像是恶鬼一般。其中一个抓起她，大笑着将她横放在马鞍上。另一个，将她那位犹存襁褓中的弟弟从她母亲背上夺走，她母亲尖叫并用手指抓这匪徒的眼睛时，他一拳将她打倒在地，然后这些匪徒就放火烧了她家。当房子在烈焰中塌下来时，他们还高兴地大叫。

女孩的声音一下高、一下低，一下哭泣、一下细不可闻，男孩跟着她直译每一句。奥古斯丁请那男孩也说说他自己在那一天的可怕经历。他说，他和父亲及哥哥正在收大麦的时候，这些匪徒出现了。他们杀了其他所有的人，还把所有的谷物都抢走，却把他活活俘虏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杀他。

“他们是从南方来的蛮族吗？还是从西边来的？”汪达尔人已经占据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奥古斯丁预计，不知哪一天就会听到他们在北非海岸登陆的消息。

“不是南边来的。”那男孩说，“我也从来没听过远西的语言。”

“他们说的是拉丁话吗？”

男孩点了点头。“有人说的就像你一样，其他人讲话的口音很像我在希坡码头上听到的。”

奴隶贩子这时又出现了。“他们得有些水喝和吃的东西。”奥古斯丁说，在这两位稚嫩的奴隶旁边坐了下来。奴隶贩子发出怒气声，可是他还是乖乖从小贩那儿弄了两大块面包，并从马背上拿了两个脏杯子，盛了水递了过来。奥古斯丁一直陪着他们，直到这两位青少年狼吞虎咽地把每一丁点的东西全吃喝下肚了。

"请把那个水壶递给我，我要给他们两人再倒一杯水。"奥古斯丁说。这奴隶贩子如野兽般发出不满的吼叫声，他的眼中射出一股危险的光芒。"如果你把你的商品给损坏掉了，你还想赚钱吗？"奥古斯丁冷冷地说。"生意人是不会虐待他们要卖的好马好牛的，况且，"他很坚定地说，"你在天上还有主人哪！他们的血要算到你的头上！"

虽然奴隶贩子腰间挂着一把怪刀，但是他在这赤手空拳的老主教面前也不禁胆怯起来。"不要怕！"奥古斯丁对这两个孩子说，"神是无友之人的朋友，是孤儿的保护者。他不会忘记你们的。"就在他转身离去之前，他见到那一丝感激的闪光出现在男孩本已没有生命的眼中。

"他们对这事根本就袖手不顾，亚吕皮乌！"奥古斯丁气得快爆了，"这些船长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奴隶船停在港口里，一列列的奴隶像牛一样被棍子赶上船，而整个希坡的官员好像没看见一样！"

"肯定他们都事先拿了钱装瞎！"亚吕皮乌说。

"毫无疑问，肯定如此，"奥古斯丁说，好像被重重戳了一下似的，"前天晚上和昨晚，我又梦到那一位奴隶小女孩。不知自从我离开后，那个奴隶贩子还有没有欺负过她？她有东西吃吗？"他拼命想把那印象从脑海里抛出去。"在那男孩没说之前，我就知道那些杀人土匪不是沙漠游牧民族。我敢确信有一部分是本地的流氓混混，帮着奴隶贩子把一些健康强壮的北非劳工送往欧洲。野蛮人摧毁了意大利和高尔的大部分农场，大地主们需要大量的奴隶帮他们重新站立起来。真方便呀！他们想都不去想，那些贱价买来的'奴隶'，其实都是自己帝国的合法公民哪！"

"到目前为止，希坡的基督徒已经赎出了一百二十名被掳的

人。”亚吕皮乌说。

“至少这一大批人中，少数幸运者不必在田里工作到死，或是被卖去当妓女。”奥古斯丁说着说着，那奴隶小女孩紧张的脸庞再一次浮现他脑海……

“码头港务当局告我们的官司，现在仍卡在法庭没动静。”亚吕皮乌说。

“看来，到目前为止，他们的邪恶行径是暂时受挫了。真是可悲啊！当神职人员伸手搭救那些无助的人，却反遭藐视神的人控告！”奥古斯丁说。

亚吕皮乌沉重地点了点头。“此时此刻我实在乐观不起来，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有哪些相关法令可以用来对付他们。”

“那你得去找出一些法令来，亚吕皮乌。”奥古斯丁说，“在皇家法令方面，你比我强太多了。你去找出一些适用的法条，然后我来写诉状送到罗马去。”

亚吕皮乌用力点了点头，脸色就像他好友一般果决。忽然，一抹笑容从他稀疏白胡的嘴角旁露了出来，“别人怎么挡得住我们两人的天分加在一起的力量？”

奥古斯丁响应：“这些绑匪及奴隶贩子，根本是一点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奥古斯丁转过身子，疲惫地走回主教官邸。虽然他一向喜欢与年轻修士们相处，今晚他只想一个人静一静。“要做的事太多了，”他心里想，“神仆的工作负担，并不会因一个人年过70而稍有或减，反而，这担子更重了。”

不说别的，虽然何诺瑞大帝已经让伊克拉农的犹利安受到唾弃，并将他放逐了，但此举却无法停止犹利安对奥古斯丁的激烈

斗争。犹利安逃到了东罗马帝国境内，那里的教会很能接受他的观点，而他也可以从一个安全的远处，用文笔流畅又具说服力的论文猛攻奥古斯丁，反对原罪论与预定论。犹利安是一名年轻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伯拉纠派贵族，他高抬人类，并宣扬人有能力自我努力以臻善境。他虽在东帝国内，却有办法使他的主张在西罗马帝国境内一直清除不去。奥古斯丁很快地发现，他的对手和他一样，是个很能写的多产作家。

为了消除伯拉纠派的影响，奥古斯丁写了《信望爱手册》（Enchiridion ad Laurentium de fide spe et caritate）这本基本教义导引。他也写了《论婚姻与肉欲》（De Nuptiis et concupiscentia）这本书，为的是要回答那位曾促使伯拉纠被放逐的华利瑞将军所问的一些问题。华利瑞的朋友们指控奥古斯丁是伪装过的摩尼教分子。他们说，奥古斯丁认为性方面的事是肉体上的，因此是邪恶的；这种论点与摩尼教徒的说法一致。奥古斯丁为了澄清这方面的混淆，再度强调婚姻的实际价值。不过，他也说性欲，就算是在婚姻关系之内，也是亚当原罪的产物，而婴孩，虽然是在婚姻内合于经文本义所创造的，依旧是败坏的，因为他们遗传了原罪。

犹利安已结过婚，而他那简单、模仿伊甸园式的婚礼，是由诺拉的保利努斯所福证的。他立即对奥古斯丁的神学主张迎头痛击，他的驳斥论文足足写了四册。奥古斯丁的还击则是在《论婚姻与肉欲》一书中再添加一册，同时还出了一套六册的丛书，书名就叫《驳犹利安》（Contra Julianum）。

“现在这小子又写了8本书，企图破坏神的真理！”奥古斯丁心想，“这个像苍蝇般挥之不去的浑小子，从来没有人敢像他一样，不断试探我手下留情的限度。”奥古斯丁这一下子决定彻底击败他的敌人了。他继续扩增那大部头的《驳犹利安，未完成著作》（Contra Julianum opus imperfectum），一直写到他咽气为止。

“在这场斗争中，最令人沮丧的就是犹利安有许多空闲，可以

用来专心对付我。”奥古斯丁心想，“有钱人支持他，让他住在稳定又繁荣的地方，而我还得牧养被汪达尔人给吓坏的人民。”

还有其他事也烦扰着奥古斯丁疲累的脑袋瓜子。他和许多的修道院与修女院都维持书信往来，常常得处理一些神学上及实务上的问题。奥古斯丁的预定论立场，在某些修道场所，引发了不顺从的事件。在哈得入美屯（Hadrumetum）一所北非主要修道院的修士曾这么问说：“如果神不管人的信心或献身程度为何，而凭着他自己的意思拣选人，那我们为什么要放弃结婚和成家生子的乐趣？为什么要远离我们所爱的人，过一个苦修的生活，如果神不会以他的同在来奖励这种献身？”有些修士干脆拒绝下田，有的不遵从领导的纠正。“如果神掌管所有的事情，那么院长不需要监督我们，神会改变我们的。”这些反抗的人说。而在其他地方的修士甚至说，他们可从奥秘的方式了解圣经，不需要学习或受教育。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奥古斯丁说，“简直是白痴！”他着手整理出许多的经句，告诉人们正确与错误行为的严格标准。

奥古斯丁也得排解神职人员之间的纠纷，当然这也包括了他姊姊过世前所管理的修女院里，修女彼此的抱怨。他命令她们要听从院长的话，将大家的财富资源合起来分享，不要计较，也不要比较。他要她们多关切属灵的事，而不是属世物质上的事。尤其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像是衣着，不要诡辩。真不知她们怎么都在抱怨穿的衣服太难看了？

“当你们为彼此身上所穿的衣服争吵时，想想看，此刻你穿在心里的那一件圣衣，早已变得不足以遮羞了！”奥古斯丁劝告她们，不要执迷于衣服或身体的洁净，“免得沉溺于追求一尘不染的衣服，却造成内在灵魂上的污点。不要老是洗澡或是上浴室蒸泡，而要按着安排好的时段去做，每个月一次。”

“我想她们有这些问题，其实也没什么好诧异的。只是，和永生相比，这些事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想到这里，他不禁为了一位

感恩的笔友送他一件精工织绣的袍子，而咯咯窃笑起来。一个发须斑白、腿瘦如柴的老头，怎么穿得出这华服的美？可是为了友谊的缘故，他还是把它留了下来。不过，只要他一死，他交代助理就要把这袍子卖了，卖得的钱拿去周济贫穷。

“圣洁主啊！我尽我可能地做，”奥古斯丁心想，“可是我有时也会犯错的，尤其是在任命安东尼努（Antoninus）为富斯撒拉（Fussala）主教这件事上。”奥古斯丁当初让这位年轻人担任距希坡50里之遥的小镇主教，主要是因为他能说流利的地方话，可是很快地，一些可怕的谣言就传回他耳中。上了年纪的奥古斯丁现在更不喜欢旅行了，可是他还得长途跋涉到富斯撒拉去亲自调查；安东尼努剥削并虐待他的人民，甚至偷人家房子的石头，拿来盖自己华丽的主教巨宅。奥古斯丁当面质问安东尼努的行径，而他根本不理；奥古斯丁知道待他返回希坡，他得立刻透过上级单位，撤了这年轻人的主教身份。

“感谢主！像这种大麻烦在我任期内极少发生。”奥古斯丁心想。不过，他却为了在安东尼努这件事上所犯的错误，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地的人民又愤怒又怀恨，把一切的错全算到奥古斯丁的头上。因为他们只说地方土话，奥古斯丁不知道要怎么向他们解释并道歉。有一个主日早上，当他正要开始做教导课时，全部的会众，包括修女，都转身背向他走出教堂。更糟的是，有好几个礼拜，奥古斯丁根本找不到向导带他们一行人回希坡去。他就这样被困在这又破烂又充满敌意的小镇上，直到后来，有位能说点拉丁语的商人因为同情他们才救了他们。

一回希坡，奥古斯丁立即着手进行撤换这个自私、傲慢的年轻主教，可是，安东尼努却上诉意大利的当权人士保护他。结果，奥古斯丁再一次卷进丑陋激烈的争执之中。“谢谢你，主啊！新上任的罗马主教色勒斯丁（Celestine）相信我的话！”奥古斯丁盼望

他再也不要碰上这种事了。

"好在我不须仲裁每日的诉讼案了，我不知浪费多少年在遗产和农庄、动物的讨价还价当中！"奥古斯丁心想。

几年前，426年9月，一个温暖早晨的弥撒中，他已经正式地将主教职位交给了伊拉克利（Eraclius）。那天人们挤满了希坡的和平教堂，很多人是站在门口与窗上的。

"我了解，所有教会都不希望在他们的主教过世后，为了继任者的问题而被各方野心与争竞所搅扰。我想我有责任来采取一些措施，免得我们这一个教区陷入这种苦恼当中，……我希望我的继任者是伊拉克利长老。"

"感谢神！赞美基督！"会众开始吟唱这句话二十三次；"噢，基督啊！垂听我们。愿奥古斯丁能长寿！"他们大声说这句话十六次；然后吟唱"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主教！"这句话八次。

"愿那将他差来给我的神保守他！保守他安全，保守他无可指摘。他在我活着时，带喜乐给我，也愿他在我死后，接任我的位子。"奥古斯丁说。

"感谢神！赞美基督！"会众同声吟唱这句话三十六次。"噢，基督啊！垂听我们。愿奥古斯丁能长寿！"他们大声说这句话十三次。在奥古斯丁整场讲话中，会众就一直这样大声宣告。

奥古斯丁年迈的双眼闪烁着泪水，但他们每一张脸都清晰地映在他脑海中。大多数教区信徒根本不知道，他居然有不是希坡主教的时候；在他们还是哭叫扭动的婴孩时，就为他们施洗过了。近来，他开始为他们的孙辈们施洗了！虽然很多人因为着迷于占星术、魔术奇迹及异教节庆，以致让他极为生气，对属灵的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也让他深感挫折，但是他们对他火热的忠心，仍使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很欣慰。他爱他们，竭尽他所有的一切去爱他们、去服事他们。他相信指定继任人，也是他服事他们的一件要事。

奥古斯丁那天的证道词有这么一段话："我们都是会死的，而哪一天是世上的最后一天，则是所有人都永远无法确知的。"

三年后，他仍然不敢相信，他任神职几乎满四十年了——他的事工也快临到终点。"我还在学习如何将管辖的权柄交给伊拉克利，不过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奥古斯丁把他现在多数的空闲用来研读圣经。多少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能整天默想思考这宏伟、奥秘，但又有无限实用性真理的圣经！现在他终于可以这么做，再也不会有烦人的小事来干扰他了。

他也开始为他收藏广泛的个人图书，做那细琐的建档归目的工作。"神赐给我去与人分享的真理，绝不可在我手中湮没了。"他仔细检阅他的著作，并将修正的地方收录在一巨册之内，名为《再思集》。

奥古斯丁虽然很珍惜这段宁静安详的日子，让他可以专心读书、默想及写作，但是他清楚，这种日子无多了。果然没多久，汪达尔人在北非的远西海岸登陆的消息就传到了已经被吓坏的希坡皇城。

"终于来了！"奥古斯丁心想，"汪达尔人来了，这下，只有神才能拦得住他们了！"

19

属天之城

靠着神的帮助，我现在可以搁下写这本巨书的义务了。让那些认为我说得还不够或说得太多的人，都能原谅我，也让那些认为我说得不多也不少的人，能和我一起来感谢神。阿们！

“我们不能，天使也不能像神一样地了解，什么是神自己所喜悦的和平。”

“这安息日，我的证道主题是和平。”奥古斯丁一边说一边想，凶残的汪达尔人正日日向我们的城市逼来。

他的会众们，不论贫富，全都以一种不寻常的肃静站着，他们空洞的眼神乞求着能有些盼望作为安慰。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这个异象是为我们所保留的，为的是奖励我们的信心。就像是使徒约翰所说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那位狡猾又富谋略的汪达尔国王成射锐（Genseric），向来是不择手段地夺取财富。在他率领的八万人大军中，许多人是信奉亚流派信条的，他们认为旧约中好战的神支持他们的目标。成射锐和他的部队在几乎未受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横扫位于西边的毛瑞塔尼（Mauretania）地区，如今开始肆虐努米底亚省了。

奥古斯丁命令他辖下的主教，在敌人来袭时要留下来与教徒共存亡，但是他却收到从邻近城镇的神职人员送来的恐慌信函。一封来自主教何诺拉图（Honoratus）的信说：“对于要求我们留守在教堂里这件事，我真看不出这对我们自己本身，或对教友有什么好处，反倒是让我们目睹男人被杀、女人被辱、教堂被烧毁，而

我们自己也在敌人为了套取情报的酷刑下，折磨至死！”奥古斯丁完全不认为何诺拉图的顾虑是过于夸大，因为他已经接到信息说，有两位主教已死在酷刑之下了。

但奥古斯丁继续向会众传讲有关乐园中的生活。“在那里，不再有匮乏，反倒有完全、确实、稳定又永恒的幸福。”

当汪达尔人攻陷卡拉马城时，主教波西迪就逃到希坡。待他喘过气来能开口说话时，他说：“简直就像是最后审判的日子，奥古斯丁。就算是地狱之火也比不过汪达尔人放的火那么猛烈。他们强暴城里的女人，甚至连修女也不放过……”

奥古斯丁很怜悯这些年轻人，连寿命将尽的他都还畏惧饥饿、烈火，甚至是被杀害！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被杀的话，肯定是又慢又痛苦的折磨。但是，奥古斯丁这一生已经历过太多的风暴了。他会将性命交给他称为“真生命”与“不变的甜美”的神，而神会带领他进入他在证道中说到的这个属天之城。

这是何等的乐园啊！虽然奥古斯丁因为生病与年老而颤抖，但他的声音在讲道时依旧强而有力。“神就是我们渴慕的目标，我们可以永远见到他，……一直赞美他而不疲累……到那时，在那城里就会有自由意志，所有的市民都有，而且不能被分割；每个市民都免于疾病，被全然美善所充满；享受不能废弃的永生喜乐；不再有罪恶，不再有苦难，然而却不会忘记一切，以致对救赎主不存感恩的心！”

“噢，主啊！我是多么渴慕进入那座城啊！”

“把它们贴在这儿。”奥古斯丁用他衰弱的手指了一指。

那如今也是头发斑白的忠心助理利努斯，把好几篇大卫的诗篇贴在这位老神父的床顶上。奥古斯丁开始照着念这些悔改的诗

句，眼泪由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

“有什么事我可以做，帮你减轻些疼痛吗，主教大人？”利努斯问他。

“孩子，只要为我祷告，我的尽头快到了。”一丝若有似无的淘气眼神，在他凹陷的眼底闪了一下，“这场热病，说不定骗得过汪达尔人懒得来杀我。”

此时，汪达尔人已经封锁了希坡港，围困希坡城达一年多之久。消瘦见骨的希坡人，已经算定汪达尔人随时会破城而入。

“有一些你的朋友坚持要看看你，可是我跟他们说你病得实在太重了，不能见他们。”利努斯说。

“我真希望亚吕皮乌在这里！”然而，奥古斯丁最亲密的朋友已经先他两年而逝了。“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奥古斯丁说，“可是我希望我死之前，能自己单独地祷告。他们可以在医生看过我后，等我吃完了饭，再进来见我。除此之外，我只想一个人独处。”

“我知道了，主教大人。”利努斯回答说。

奥古斯丁转面向墙，开始吟诵这些诗篇。他就这样祷告了十天，在430年的8月28日，这位76岁的老主教就溘然长逝，并由他哀恸的会众埋葬了。

大约一年后，汪达尔人攻陷了希坡城，一如众人所担忧的，他们掠夺并烧毁这城里的一切。波西迪从这惨遭蹂躏的城里逃了出来，身上带着奥古斯丁给其他主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之后，汪达尔人继续东侵，波西迪又回到奥古斯丁当年事奉所在，如今却是一片废墟的希坡。

“奥古斯丁的图书室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大破坏中幸存下来呢？”凡是波西迪视线能及之处，全是一片焦黑残迹。但是，奥古斯丁

的图书室，以及其中大量的古典著作藏书，奥古斯丁自己的九十三项著作和成捆成捆的信件与证道稿，居然奇迹似地逃过了这场大毁灭。波西迪发现这些作品全都被仔细地收藏在各自的小柜子中，就像奥古斯丁当初留下时一样。

“这里恐怕有不下千页的文字！”波西迪心想，“不对！恐怕是成千上万页那么多！哪有人可能在一生当中读完这么多的东西？更不用说把它们写出来了！不知他有没有哪些书遗失了？”

波西迪开始建立一份清单。他一页一页地翻过这些浩繁卷帙，连带地勾起许多关乎于这位老斗士的回忆：他温柔又聪明，向来不怯于任何神学上的争战！日后，波西迪会写一篇他导师的传记追念他。

“他真是位伟大的人！”波西迪赞佩地想着，“有时候我不禁怀疑，没有他的存在，我们能活得过来吗？我们是那么地依靠他！每一位哲学家、神父或学生，只要登门求问，就一定会得到要找的答案！每一封给他的信，也一定会得到详细的回复！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神眼中是蒙悦纳的！”

奥古斯丁曾对他的会众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心里的真喜乐，就是了解属天的粮是甜美的。凡是能行得出爱的人，就能体会到我说的。凡是企盼、饥饿、行走于荒野中又干渴切慕永生家园泉水的人，就能了解我说的是什么。”

“奥古斯丁，你当之无愧。”波西迪心想。眼泪由他脸上滴了下来，他立刻小心地用手保护著书，以免被泪水滴湿了。“你是一位和你的神彼此深深相爱的人！”

当波西迪在整理《上帝之城》这本庞然大物时，脸上不由得地露出一副苦脸。他还记得，当年这本巨著曾带给奥古斯丁的装订商极大的麻烦。即使他俩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然而他导师高不可攀的知识，依旧令波西迪深深地敬畏。奥古斯丁本人对他当时

的世界，不论是异教徒或基督徒的、西方或是东方的，都是一大挑战。这十几个世纪以来，他在教义上的论文依旧冲击影响着罗马天主教、新教，以及东正教基督徒。成千的神父与牧师依旧在研读他的批注，期盼从中得着属灵的指引。神学研究上的一些伟人，如早期的比德（Bede）、多马·阿奎那（Thomas Aquinas）、马丁路德、加尔文，甚至现代学者哈纳克（Adolf von Hamack），以及毛瑞斯·布兰特尔（Maurice Blondel），也都在他们追寻真智慧时，非常倚重奥古斯丁的著作。

波西迪一向对奥古斯丁的天分打从心底深处的尊敬，但是奥古斯丁学术成就的重要性，在回忆中却比不过波西迪对他导师在日常牧会工作上的温馨回忆，尤其是他自己现在也为这些日常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依然记得奥古斯丁对生病教友的照顾、对困乏者坚定的慈善，以及他在花园中教导年轻修士时的耐心。“他为什么要忍受我们的无知？我们当年肯定是搞得他要发疯了！”波西迪大略浏览过《上帝之城》的最后一页，一抹笑容浮现于他的嘴角。这最后简单的一句话，真是最适合奥古斯丁不过了：“到最后，你毕竟是一位‘神的仆人’！”波西迪心想，“你真是神的谦卑仆人！”

“我想，靠着神的帮助，我现在可以搁下写这本巨书的义务了。”奥古斯丁写道，“让那些不论是认为我说得还不够，或是认为我说得太多的人，都能原谅我，也让那些认为我说得不多也不少的人，能和我一起来感谢神。阿门！”